

两个日本汉学家的

中国纪行

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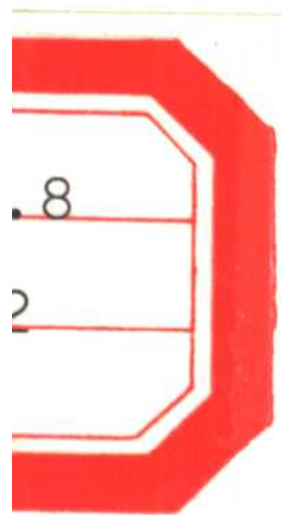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内藤湖南
青木正儿

王青

译 著



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

《燕山楚水》	(日)内藤湖南	著
《江南春》	(日)青木正儿	著
《竹头木屑》	青木正儿	著
	王 青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行记/(日)内藤湖南.(日)青木正儿著;
王青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9
ISBN 7-80145-191-0

I. 两… II. ①内… ②青… ③王…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2974 号

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行记

(日)内藤湖南 著
青木正儿
王 青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83169254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4.75 字数 12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45-191-0/G·105

定价:10.00 元

前 言

一、关于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年)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内藤家原是日本德川时代后期南部藩的武士,他的祖父和父亲汉学素养很高,所以内藤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中国文化的教育,而且培养了对中国典籍的嗜好。

1885年20岁的内藤从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作了一段小学教师的工作,1887年他成为日本佛教民族主义者大内青峦主办的《明教新志》的编辑,1890年成为政教社发行的杂志《日本人》的记者兼编辑,并成为日本国粹主义分子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的论说的代笔,他本人也加入了政教社。1893年28岁时退出政教社,担任著名国粹主义活动家高桥健三的私人秘书,不久成为《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1896年高桥成为松隈内阁的书记长官,这一届的内阁草案就是由内藤起草的,所以内藤本来是一名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活动家。1897年内藤担任《台湾日报》主笔,4月前往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赴任,仅仅一年便辞职,回到日本后成为《万朝报》记者。

1899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不仅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还与严复、罗振玉等中国著名文人结识,翌年回国后便出版了这次旅游的见闻录《燕山楚水》,并逐步开始了对中国问题、中国历史的研究。其后1902年、1905年、1906年内藤受《大阪朝日新闻》社、日本外务省的委托,数次来中国考察,潜心搜集有关中国历史、中国

文化方面的资料,并在日俄战争、日清协约等政治问题上以顾问的身份向政府提供有关资料,并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1907年42岁的内藤从政治、社会活动中退出,来到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史学科担任教授,真正开始了他的中国文化研究生涯。从此时起,直到1926年退休,他一直主持东洋史学第一讲座,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文化、中国近世史、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学等课程,多次发表演讲和论文。在此期间内又曾多次来到中国,搜集未刊的原始资料,进行学术调查。内藤除了被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之外,还被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朝鲜史编修会顾问、古社寺保存会委员、国宝保存会委员、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评议员等职务。他对中国史的研究是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在中国史分期方面提出的第一个完整体系,独特的“内藤史学”的建设使他成为近代日本中国学中实证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内藤认为日本作为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当中国文化中心自身中毒枯竭时,处于边缘的日本文化不仅可以对中心区域文化施加影响,发挥浸润作用,而且可以在吸收新鲜的西洋文明的同时,充当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如果中国希望重生,中日合作与友谊是必要的,他相信由于东洋文化中心将要转移到日本,日本的有识者将会乐意与中国合作,共谋两国福利,他甚至看到中日两国之间,将会出现一个“统一文化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内藤的中国学研究方法是严肃认真的,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和主张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的。

为配合伪满洲国的成立,1933年日本外务省作为对华文化事业部工作的一部分,筹划所谓“满蒙的文化事业”,内藤以他的学术声望参与了由东京帝大、京都帝大联合组成的《李朝实录》、《明实录》中“满蒙”史料的摘编工作。当年又为成立“日满文化协会”,抱病赴我国东北,出任“日满文化协会”理事,1934年因胃癌逝世。可以说内藤的中国学研究始终与当时的日本政治社会情况有密切

关联,如何评价他的学术研究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本书收录的《燕山楚水》中的〈禹域鸿爪记〉是内藤第一次到中国考察的见闻录,〈鸿爪记余〉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杂文、随想录。通过内藤在文中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处于一种怎样的劣势状态,中国的衰落反映在外国人的笔下时,它也许会成为一种更加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二、关于青木正儿

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1919年又掀起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一系列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变迁给当时的日本中国学界以极大的刺激。而此时的日本,也正经历着大正民主思潮的洗礼,欧洲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和文学艺术相继被介绍到日本,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中日两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形势使日本中国学各学派之间在思想倾向与学术倾向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一部分学者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赞扬,并从中寻求日本向亚洲的发展之道。而另一部分学者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则加强了对中国古典与日本传统汉学的批判,寻求以新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文化,并且对中国的将来表示了强烈的关心,这便是1920年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一批新进气锐的中国学研究家创立的中国学研究社团“支那学社”,这些新进学者的活动代表了近代中国学中实证主义学派的新的发展。

青木正儿(1887~1964年)就是“支那学社”时代一名狷介不羁的学者,他思想敏锐,眼光开阔,在近代日本中国学的谱系上,特别是在文学研究领域里,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学术桥梁的作用。

由于“支那学社”的成立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几乎发生于同一时代,青木正儿便是最早向日本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他满腔热情地向日本介绍了中国五四新文化中的“文学革

命”的主张以及新诗、新小说所取得的成就。青木宣称他的中国学研究目的在于第一是破坏中国旧思想,第二是输入欧洲新思想,他的激进的中国学观,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正民主思潮具有密切关联。

青木的研究遵循实证与独创的方向,在学术上力求打破旧思想的束缚,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所以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只注目于与庶民生活密切结合的俗文学,并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的生活文化也进行了独到的探讨,而青木的中国学最成功之处就是中国戏曲史研究和中国生活文化研究。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客居日本京都时,青木曾上门崇敬地求教,青木访问中国时,每次也必定登门拜访,多次受到王国维的启示和影响。所以他对中国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是集合日本这一领域开创时期所有先辈成果之大成,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戏曲研究成果的继续。1930年,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之后,青木完成了《中国近代戏曲史》。这部著作是日本学者早期在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中树起的丰碑,青木尤其对明清戏曲的研究与王国维的宋元研究相衔接,在中国戏曲研究上形成了明晰、精密的体系,至今仍受到很高的评价。

青木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很多研究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发表了很多独树一帜的学术著作。他的学术思想体现了中国学研究实证主义学派中反孔学思想的革新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与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学术,分别代表了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中早期实证主义学派的两大潮流。

青木曾经于1922年和1924年两次来到中国考察,这对他的中国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本书收录的《江南春》就是青木于1922年3月到5月第一次到中国旅行的见闻录,《竹头木屑》是关于中国生活文化的杂文、随想录,文中充满了青木作为一名文学家的激情和幽默,作为学者的博学和敏锐。可以明显地看出青木对于中国文化抱有强烈的憧憬和幻想,但他的好感却每每在中国的

现实面前感到无奈,他对中国文化的希望与失望或许正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的地方。

目 录

内藤湖南《燕山楚水》

禹域鸿爪记	(1)
一、出发 芝罘 渤海史论	(3)
二、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会谈	(6)
三、北京 沿革 城壁观月	(13)
四、长城 明十三陵	(17)
五、京郊寺观 文庙 观象台	(27)
六、陈、蒋二氏 威海卫 上海文、宋二氏	(32)
七、杭州 西湖 灵隐	(42)
八、苏州 虎丘 寒山寺 灵岩山 沧浪亭	(47)
九、长江溯行	(53)
十、游武汉 黄鹤楼 大别山 伯牙塔	(57)
十一、赤壁 金陵游 镇江	(62)
十二、最后的笔谈 时务 金石 归途惊闻	(69)
鸿爪记余	(79)
一、中国人与狗	(81)
二、盐丘	(81)
三、空中鸣鸾	(81)
四、孔庙守门人	(82)
五、贡院	(82)

六、体面之意义·····	(82)
七、一大溷圈·····	(83)
八、電秀·····	(83)
九、外国人·····	(83)
十、南口盥浴设备和便器·····	(84)
十一、店铺装饰·····	(84)
十二、房屋构造·····	(84)
十三、南北字体·····	(85)
十四、美人产地沿革·····	(85)
十五、沪上演戏·····	(86)
十六、风景概观·····	(87)
十七、金陵诗材·····	(88)
十八、画之南北宗派·····	(88)
十九、不是塔·····	(89)
二十、招牌之典故·····	(89)
二十一、书法与金石·····	(90)
二十二、中国人之笃学·····	(92)
二十三、高塔·····	(93)

青木正儿《江南春》《竹头木屑》

江南春·····	(95)
一、杭州花信·····	(97)
二、湖畔夜兴·····	(99)
三、姑苏城外·····	(104)
四、南京情调·····	(110)
五、扬州梦华·····	(115)
竹头木屑·····	(121)

一、燕京的故事	(123)
二、从春联到春灯	(125)
三、烟盐闲话	(131)
1. 鼻烟	(131)
2. 下酒菜——盐	(132)
四、河北偶谈	(133)
阵中古董店	(133)
五、王静庵先生追忆	(135)
1. 初次会面	(135)
2. 王先生的辫子	(137)

燕山楚水

内藤湖南

禹域鸿爪记

一、出发 芝罘 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九月五日予乘日本邮船仙台丸自神户出发,途经濑户内海、马关,八日早晨醒来,右舷所见应为朝鲜海诸岛,便问船员左舷所见一大岛为何处,答曰济州岛。

予架望远镜眺望远近诸岛,贫瘠之岛上山间,可见绿色,似为田圃,应是岛人为度日而栽培。时有聚落人家隐现于林樾之间,与我濑户内海相仿佛。白衣韩人,五五六六,举蒲帆而漕,非渔乎。将过午时,觉诸岛远去,渐离朝鲜,驶向山东。

翌日九日早晨,凭左舷望见远山,问船员岂非山东一部乎,答曰是。闻离故国益发远去,不觉欣然,此亦奇也。行驶片刻,山东成山角与白灯台明显靠近。经船员指点,得认攻击威海时陆军上岸处荣成湾^①。不思山皆荒秃,山脚下土壤呈赭色,山坡倾斜,海岸上危岩触目,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掩,似南画常见之构图,国家衰旧,如此荒凉,二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惟有痛惜。正午过后通过威海卫之前方,五时左右泊船于芝罘,即清人所谓烟台之湾中。湾中可见英国等国军舰一二艘,也有清国新造军舰二艘并列碇泊,应为姊妹舰,后闻知即为“海容”、“海筹”号。夜发探照电灯,巡视湾内数哩之间,虽是清国军舰,平时景气亦好。

我船后方,有类似此地轻舟之小船随后,船上有少年吹笛,度曲虽拙,却也催人哀愁,正是: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

十日早晨七时上陆,先到领事馆访田结领事。又访郵便局长

^① 1894年日本借口清朝政府出兵镇压朝鲜东学党之乱,必须保护日本侨民,7月在丰岛冲向清朝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次年(1895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高垣氏，乃同县人氏。岩村书记生详细告知由太沽到天津路线等。由高垣氏相伴，于和成泰拜访三井物产公司职员大冈氏。仙台丸预定今日正午出帆，故欲利用二三小时之短暂时间做以上访问，固不得知此地商业详情。重以自天津赴上海时为期，各自告别。

此地居留邦人约有五十人，主要人物有高桥某、吉冈某、金升洋行、华升洋行之细井某等，除高桥某以委托贩卖为业外，他者皆以将此地出产桐材输入本国为业。此地桐材之输出为自前年以来之事，去年有四万两许之输出额。输入以棉丝为大宗，去年自本国输入额达九万表^①，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且其输入者皆中国人，三井物产公司自今春才在试验中。

去年中由本邦入港船舶一百零七只，今年八月末恰已达同数，预计全年可望增加五成。自本邦之输入品，例如棉丝，如中国各港中不以总额，而以比率推定，则应为第一有望之地，此等概略已得闻。然欧人希望贸易繁荣之抱负甚少，日清战役以前大多已废业做归国之计，虽战役后为变化所鼓舞，仍驻足观望，前景亦不乐观。

芝罘位于芝罘山半岛北方，东有数个小岛断续围绕湾口，湾中苍波漫漫，形成一大海湾，湾内过于广阔，一览无余，似不合军事目的。然今北清良港旅顺、大连为俄国所租借，威海为英国所租借，清国军舰不得已泊船在此。此日见一艘伊国（即意大利——译者注）军舰入港，扬扬乎于清国军舰之间通过，倏忽回转而投碇停泊。值此两国纷纭不断之际，目睹此等儿戏一般举动，不觉莞尔。

市街乃所谓烟台，东连威海、宁海，为明时防御倭寇所设烽火之处。今人口有三万三千许，比所预想洁净，海山风光可谓与日本相似，但只稍嫌阔大，略无曲折，无细腻之趣者有异。风土凉燥适度，住在北清之外国人以为避暑胜地，可知其气候宜人。

芝罘山与成山俱为有名古迹，《史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沿渤

^① 表：日本的计量单位。

海东行，过黄垂，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之德而去。又载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即李斯小篆者也。三十七年又欲以连弩候大鱼之出而射之，由琅琊至荣成，终未发现，至芝罘始见巨鱼，射杀一鱼。《封禅书》载史皇于芝罘礼祠八神之第五曰阳主者，于成山礼祠第七曰日主者。

成山临海，居齐之最东北隅，宜迎日出。汉武帝太始三年，有行幸东海登芝罘之事。司马相如《子虚赋》有“观乎成山，射乎芝罘”之句。

《福山县志》云成山又名青城山，山前有甘泉腴田，松卉阴翳；其山背峭壁若削，下临汪洋；山梁有千户洞，中生异草。其东有数小山，或岩石，或冈阜，棋布于水面，直接崆峒岛。其西南有崂岩相对，上有横石，曰石门，湖水出入其间。其西有迁乔谷，上有秦时二石刻，俱为李斯之篆，今已见毁（以上据《大清一统志》所引）。就此古碑，高垣氏虽久已用心考察，惜今只有础石残存，但其石质坚致清莹，不应为此地所产。至于碑身，传言曰明代时福山知县恐有此物则招致大官游观频繁，不堪供亿之费，因窃投弃于海中，可谓片石亦绝而不现。

吾有一持论，如北欧上古开化萌芽于波罗地海之口岸斯堪的纳维亚，中国之开化亦应萌芽于渤海湾口。齐之邹衍谈天之宏远，亦由此海上思想而生。燕齐方士一时群兴，翻弄秦皇汉武于股掌之上，此思想曾得时宜，后世道教思想比之五千言道德之旨^①，可谓更负于此等方士所说及《楚辞》、《山海经》所传昆仑之说者多矣。秦皇求当时迁人羡门之属，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②等燕人，为仿迁道，形解销化，事见于《史记·封禅书》。近日欧西史家以印度宗教为海上传来，至有读羡门为沙门者。

由此当西北，连接辽东与山东之群岛中有曰沙门岛者，连属鼇

① 五千言道德之旨：即《老子》，道家的主要经典。

② 羡门子高、宋毋忌、正伯侨、充尚：据称都是古代仙人。

矾、牵牛、大竹、小竹四岛，苍秀如画，地志载海市现灭常在五岛之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博物志说蓬莱、方丈；《十洲记》谓东海有不死草、还魂树，其说虽荒唐不经，然观登莱海市，楼台城郭、人物旌旗之状，瞬息而成，千态万象，非可模写者，则海中灵郁之气，泄而为奇怪瑰伟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又思我天神之来路，与任那、伽罗^① 诸国古史相互牵联，则燕齐海上思想之发达历史，亦可从一种有趣角度进行研究，如此则徐市^② 率童男女渡我邦之传说稍得有把握之解释矣。

又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攻击百济^③ 时，有由成山渡海一事，时我齐明天皇(655~661年)在位，天智帝(661~671年)犹为皇太子，因图恢复三韩，故与唐军曾交战也。至其后，明代时更有倭寇^④，则彼我交涉之沿革，此地方关系尤深，不思于此添蛇足之论也。

(此节为节译)

二、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会谈

自芝罘扬帆出发，经过庙岛、沙门岛以及其他星罗于山东、辽东之间，同为渤海咽喉之群岛之间，彼时夕阳欲坠，岛影若画，风力渐加，波涛稍暴，然亦不至若玄海^⑤ 之甚。

翌十一日上午八时，到达太沽冲，此处海水黄浊，与天无际，以望远镜之力仅得辨认太沽炮台。十一时有顷，与船员村山氏、并同乘客田中氏，驾中国人之舢板驶向白河口。船夫四人，随潮势，或

① 任那：朝鲜古国名，伽罗是任那的别名。

② 徐市：秦方士。为给秦始皇求长生仙药，率童男女数千人乘船入海，一去不返，有附会说他漂流到日本熊野浦，并在和歌山县新宫市南方有他的墓。

③ 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于660年受到唐和另一朝鲜古国新罗的联合攻击而灭亡。

④ 倭寇：14~16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

⑤ 玄海：位于日本福冈县西北海域，以冬季风波险恶而闻名。

用橈，或用帆，或用棹，或曳網，經過太沽炮台下進入河口時，早已及午後三時。

太沽炮台羅列於河口海岸，以土筑成，然所見之處薄弱，其形狀之細弱，恐其實用等於兒戲矣！炮亦不似海岸炮之巨大，想蓋因海上三四哩之間遠淺，應無近攻，固亦無守備堅固之事。溯兩岸炮台之間不到數町^①，船夫意恐白河迂回曲折，到達塘沽費時，延誤火車時限，頻頻指日以手勢模擬日落狀而訴，遂棄舟上陸步行，彼自担我等行李而隨後。途中苦力三四名，聒噪請求，遂亦令彼等担行李。此間雖僅三四清里，然曝曬於日光之下，一路樹影皆無，我等不慣徒步，此時非尋常痛苦。

到達塘沽車站前邦人伊野氏之球戲場休憩時，已是汗流浹背，衣濕口渴，氣息奄奄。請得茶吃，乘五時發火車，走二十七哩鐵路，於午後六時半到達天津租界。

鐵道為單線廣軌，客車分頭等二等，雖頭等車亦無鋪墊之物，甚為粗雜。但其構造之堅牢，似比我鐵道客車有過之。手提行李不加託運，乘客各自携入車中，自行監視。曝曬於日光之下，站立在敞篷貨車中之人數多於客車乘客。

一到達車站，苦力車夫麇集，為爭運行李，至於涌入車中，其嘈雜難以形容，真乃中國無法無序之一貫作风也。据说如疏於監視，行李即刻被盜乃常事也。

由車站通過船橋渡過白河，進入租界。此處甚為雜沓，于烟塵蒙蒙之間，推推搡搡而行，可知監視苦力亦非易事。我等一行，與恰赴天津之伊野氏相伴，唯乞氏之指揮，幸不致迷途。

由車窗眺望左右，平蕪接天，漫平如撫，不見丘陵。樹木僅有楊柳，亦未成林，僅有種植高粱之田圃和上下四方皆以土塗成之人家聚落點綴其間而已。天地相接處呈黃褐色，可知塵土滾滾，連炊

^① 日本的数量单位，一町约等于 109 米。

烟飘过梁園，亦觉沉重，不往高处上升，却向横处弥漫。虽处处可见马群，马瘦且小，有拱形车篷之旅行马车行走有趣。坟墓到处星罗棋布，土壤本来松散，再遭雨淋，往往露出棺材一角，此景虽令人心惊，然亦在意料之中。

从十一日夜到十二日访问三井物产公司、日本领事馆、正金银行支店，在三井邂逅东京大学学生、东洋青年会同志加藤主计氏。领事馆之井原真澄氏，为台湾时代^①以来熟人，受十数日以来所渴望之日本食物之饗，甚为喜悦，并面会郑领事。正金银行密友小贯氏，自上月来此，则天津东道全委托于彼矣。并访问大阪商船公司主管杉山氏，彼为视察清国航路，由上海来此，虽有意视察新开港场秦皇岛，然迫于归期，故难成行。

天津租界有所谓紫竹林者，与洋馆并峙，风格壮丽，系咸丰十年（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开设，距府城一里许。河口之腹地，竟有如此市场，实出意外。尘土甚多，比东京轻而容易飞扬。气候此月已入爽凉之时，比之东京残暑则容易捱过。因空气干燥，虽极暑之际，气温高达百十度（应为华氏温标——译者注）前后，亦不觉甚苦。

居留天津之日本人闻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商店。棉丝输入今年已压倒印度棉丝，其额已达两倍，其中八分系由三井输入，经中国人之手而输入者甚少额。贸易额多，而侨民相对少数。邦人地位亦甚高，与其他外国人不少异，井原氏云此为中国开港场少见之天津特色。我国租界在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滨中国人所建住屋密集，不留寸地，其整理应需若干费用。

白河实乃关系天津租界盛衰之河流，三四年来，河流益发迂回，河底益发淤塞，从前千吨以上轮船可乘涨潮进到租界岸边，今

^① 内藤湖南曾于1897年担任《台湾时报》主笔。

则小轮船上下进出亦不容易。大轮船乘潮仅得到达塘沽车站近旁,二千吨以上轮船亦难进。河底浚通效力如何,此一大问题,虽经各国天津侨民及清国官吏讨论,然其说纷纭,未闻有一定。

天津之为府,近代事也。明永乐二年,沿海设卫时天津亦在内,清雍正三年,始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升为府。然今为一居然之大都会矣,据称人口有九十万。(实为四五十万乎?)其城廓却小,多数街市,概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摄北洋通商大臣,从保定移制府于此地二十余年,因致力输入泰西新文物,学校、机器局在此地者甚多。海光寺机器局使役工匠六七百人,以机器制造洋枪(即小銃)、洋码交。又有东机器局,使役工匠二千余名,专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云以洋匠为之监督。水师学堂在东机器局旁,光绪六年系李鸿章所奏请设立者。武备学堂在杏花村对河,同为李鸿章所奏请设立,定额学生三百名,即陆军士官养成所,兼学习独逸语(德语——译者注)。育才馆光绪二十一年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定,培养学生六十名,使学习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年盛宣怀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二百名。其外有俄文馆、庐汉铁路学堂、法文学堂等,皆系近三四年所创设者也。

天津滞留期间所遇事件中,特别应记录者为与严复^①、王修植、方若等之会谈,以及凭吊乡友石川伍一之事也。

石川伍一与余同乡同庚,日清战役时任军事侦探,最先死于战事。此次之游,必欲凭吊其死难处,至天津屡叩之于人,却无知之者。我记他本被枪杀于西门外,而所传其死难处照片,乃累累古坟之郊外。因于十五日午后,由租界紫竹林,至天津府城外,经过据称最繁华之锅店街、估衣街等,迂回而至西门外,由彼直向郊外行数町,穿行于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等之间。行

^① 严复(1853~1921年):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字又陵,著名译著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

至人家尽处，果见不知名辈之土馒头，千百个星罗棋布，接属渺渺野色。我友从容就死情景，虽无从知晓，然追想当年，自难禁感慨溢胸。然其死后未及数年，竟无一石标其名字，使天津侨民无一人知悉其死难处，怆凄之念殊深也。

会见严、王诸人者此夜之事也，招之来我住宿处第一楼，开小宴也。此前前日即十三日，于《国闻报》馆会其记者方若（号药雨），因问此地名士者何人哉，方氏告以数人之名，即：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也。

王修植字菀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也。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算学为清国名家也。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道翻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是皆精通时务者也。因欲集之一堂而会晤，然《国闻报》西村氏忠告以中国人之习气，官有上下，会之一堂将有不便，故先招严、王二人，方药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以上皆《国闻报》记者）、小贯庆治氏亦一同招来。

严复年齿四十七，二十年前曾游日本，十年前游学英国三年，能英语，已译赫胥黎之书，名曰《天演论》，已经印行。眉目之间有英爽之气，政变^①以来，在人人钳口之际，往往议论纵横，不惮忌讳，盖为此地方第一流人物也。

王年齿四十一，容貌温籍，虽不通欧文，犹在现职，盖为才物也。方若犹三十左右人，号药雨，兼善画。

一夕所谈，多以笔代舌，固尚无暇互尽底蕴，亦足征多少怀抱

^① 政变：指 1898 年失败的戊戌变法。

新主义之人人所见者，因录其要于下。

王：昨日方君告知先生游历至此，走（自己的谦称）未尽地主之谊，乃承先师之雅，甚感甚歉，严君已为转约，想惠然肯来。闻先生为《万朝报》馆主笔，平日著作必富，悉有印行否？能示否？

予：平生从事报纸，著成书少，所带仅有一种，当乞贵鉴，但行以邦文，恨难得大雅批正耳（遂赠《近世文学史论》一本），别有《诸葛武侯》、及《泪珠唾珠》，今皆未带来。敢问贵邦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起色？

王：政府诸公，大都毫而倦勤，必无改革之望，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但鄙邦人不学者多，见解甚短浅，恐一时犹难语此也。

予：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

王：目前尚未能说到此，大约十年以后，列邦交逼，即使上不变，下亦必变。

予：变法亦不应轻谈，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而立富强之本，然今日观之，措置失当者，亦不复少，是贵邦志士，宜所鉴戒。但鄙邦人勇于进，拙于守，贵邦人反之。进者退之，退者进之，予意贵邦人今日之事，未遑言守成之事耳。

王：尊见甚高，去年诸君子，亦正坐知进不知退之病。

予：康、梁^①二君，弟在东见之。康意气过锐，所以招败。开百年太平之基，务在育英，先生职已存此，望待效百年之后，勿期成岁月之间。但十数年之后，不知贵邦何状，为可虑耳。

北洋大学堂，俊髦定多，敢问学生几名，所课何事？

王：鄙堂学生，分八班，每班三十名。自入学堂之日始，八年毕业，前四年教以传通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学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走不通西国文学，忝居此职，抱愧之至。

以外国文字教工艺、制造等学，事倍而功半，鄙邦今日，教育之

^① 康：康有为。梁：梁启超。

法，乃坐此病，地球各国所无，鄙意教育之事，又须由广译做起也。

予：译书之局，今已撤乎？

王：北京去年撤，现在上海学堂尚有译局，但以其事为主者，系急功近名之人，以译武备为要，则又误也。近日严君在天津，拟设译局，已言之于北洋大臣，尚未允准也。

先生明日将赴北京，不克叙杯酒之欢，甚歉，不佞约十日后，亦拟赴京，不悉先生在京有几日勾留？

予：大约十数日，先生赴京，拟寓何处？

王：不佞到京后，寓潘家河沿杨宅。不佞到后至贵国使署，访求踪迹，矢野公使亦熟人也。

上面系与王菀生所谈。

严：先生何时到津？拟作几日勾留？曾到北京否？

予：洋历九月十一号来津，明日拟往北京，留京旬日，当复来此。

严：声应气求，不拘形迹，先生赏及不佞，使人喜感。

予：大著《天演论》，蒙方先生惠赠，已奉读，文字雄伟，不似翻译，真见大手笔。

严：因欲观者易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次，然此实非译书之正法眼藏，弟近所译《计学》，则谨守绳墨，他日成书，当以求教。

予：敝邦维新之际，最患府帑空竭，至假贷于富豪，以济一时之急。我意贵邦时事，亦复如是，敢问裕府帑有道乎？

严：国家岁入，止有此数，求其常足，主财政者，在斟酌于新旧缓急之间，既为其新，则当节其旧者。若新者日进，旧者不除，自然日形不足，此今日敝国理财之大弊也。搜括不遗，至以供无益之军政，则犹为糜财耳。如今日之兵，虽百万，无益于胜负之数也，先生以吾言为何如。（末节暗刺讥刚毅^①于江南、广东筹款之事也）

^① 刚毅（1837—1900年）：1894年曾任军机大臣，后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予：敝邦岁入，现二亿五千万圆，以贵邦十倍之土，政府所入，不过一亿余万，盖由中饱之弊，防此等之弊，岂得无策耶？

严：枵腹从公，人情所必不能者，故欲无中饱，必先由增俸始，不增俸而欲无中饱，则以欺相率应耳。

予：京中有可与谈时务者乎？

严：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安有言时务者，仆不知也。今日得瞻风采，殊深喜幸，须与足下结一重翰墨缘也。

上面系与严又陵所谈，此日严来较晚，故所谈亦较少也。

翌十六日与正金银行小贯氏同赴北京，因迟误发车时间，不得已于十七日赴北京也。

三、北京 沿革 城壁观月

由天津至北京之铁道，即所谓芦津铁路，又名津京铁路，于卢沟桥连接芦汉铁路。其间由丰台车站分出一支，至北京南郊马家堡车站。马家堡距离北京外城永定门有半里多之遥，故称为永定门车站。由天津到永定门，急行列车三小时可达，距离八十英里弱，广轨复线，客车构造与塘沽天津间客车相同。

由车窗所望见外面光景，较天津附近绿树增多，满目苍莽，绕过南海子（为北京南方广大之园囿）一带时，野色犹雄，时见有骆驼之群，或立或坐，一见此朔北风情，不觉我心亦振奋起来。

由马家堡乘中国马车，奔跑于沙尘蒙蒙之间。马家堡与永定门之间虽有电气铁道，然携带行李者须到永定门换乘，至不便也。

进入永定门，右为天坛，左为先农坛，红墙连绵，其间广数百步^①。中央一条大道经过年来修缮，成为宽阔之砌石道路，可达内城正南正阳门，规模宏壮，不愧为大帝国之都城也。由此入内城，

^① 一步约为 1.818 米。

由棋盘街右折，到达位居又称公使馆大街之东交民巷之林氏之宅，寓于此。

据云正阳门到顶上有九丈之高，城壁构造之壮大，虽曾耳闻，今日目睹更为之惊叹。门在贯穿城壁之甬道之外，呈偃月城之形，由此外门穿过则有前道与左右二道。前道常关闭，左右二道为通路。

城中之土呈灰色，轻亦如灰，措足则飞扬，蒙蒙晦冥。步行数分时，衣服皆变灰白，如乘马车或驴、马等，则更甚，没蹄尘沙，于行迹之处升起，人马之影皆消失于沙尘之中。但今为秋天寥廓之时，无风爽凉，乃四季最好时节也。当其春风蓬蓬，吹来无限平野，天色朦胧，日光为之赤红如血，即使密闭于室内，亦难防尘沙纷入。因风土干燥，虽寒暖共烈，但感于人身者少，亦非不适于健康之土地。但悸于尘沙，自减外出，故在留邦人大抵无不诉其不快也。

正如严又陵在天津曾告吾，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敢出气息者，故在北京不得可与会谈之人。据在留诸氏之言，政变前翰林院人人喜与邦人往来，今全阻绝，尽避会面。朝廷排外热尚时时发作，事情甚不明朗，报纸所传，多揣摩之谈，殆难措信。欲与李鸿章会面，因手续极为麻烦，亦实无补乎清国将来之命运，故于此地会见中国士人一事，先自断念，决定暂为长城之游也。

按今之北京，乃辽金元以来之故都也。辽太宗会同元年，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在今之城西南，周三十六里，门有八，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宸。

宋徽宗宣和年间时改名燕山府，府城周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濠绕三重，开八门。

金贞元四年，废主亮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命增广都城，周七十五里，门有十三。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玄、崇智、光泰。

元世祖至元四年，于旧城东北，改筑都城，方六十里，有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九年名曰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城，造吊桥，以为守御。

明洪武初年，改名北平府，于都城之北，缩小五里，东西之北二门，废光熙、肃清，余九门仍旧，寻改安贞为安定，健德曰德胜，崇仁曰东直，和义曰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营建宫殿成，乃拓其城，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曰正阳，文明曰崇文，顺承曰宣武，齐化曰朝阳，平则曰阜成。

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仍旧，以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殆方形，以石为基础，以砖为筑之，中实以泥土，高三丈五尺五寸，雉堞之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顶阔六丈二尺，周四十里相当于我六里余。城门之上有谯楼，壁之四角有角楼，皆覆盖绿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亦曰罗城，曾规制为围绕原内城四面，周长七十余里之大城，因为工费重大，故只包南面，转抱东西角楼。有七门，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东曰广渠门、东便门；西曰广宁门、西便门。四十一年，添筑七门甃城，至四十三年六月而成。高二丈，雉堞高四尺，址厚二丈，顶阔一丈四尺，长二十八里，即我四里二十五町余也。

皇城在内城之中，方形，周十八里（一面之长为我十一町五十间也），墙高一丈八尺。墙壁涂以朱色，覆盖黄琉璃瓦。正南云大清门，稍北有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为地安门，旧曰北安门者，顺治九年改也。大清门内曰天安门，天安门内又有重门，曰端门。端门内左为阙左门，右为阙右门。大清门乃三阙，飞檐重脊。天安门乃五阙，上覆重楼，环以金水河，上架五座石梁。

紫禁城又在皇城之中，方形，周六里（南北相当于我六町三十

三间余,东西相当于我八町二十四间余),墙高三丈,雉堞高四尺五寸。墙壁皆涂以朱色,以红瓦覆之。南面之门曰午门,其左右为左掖门、右掖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神武门。

《辽史·地理志》载皇城在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内之门曰宣教,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西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后改宣教为元和;左掖为万春,右掖为千秋门。

金时宫城周九里三十步,天津桥以北曰宣阳门。过门有两楼,曰文曰武,转过文之东曰来宁馆,转过武之西曰会同馆。正北曰千步廊,东西相对,廊之半各有偏门,向东曰太庙,向西曰尚书馆。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高八丈,有五朱门,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城正东曰宣华,正西曰西华,北曰拱宸。

元宫城周九里三十步,有六门。正南曰崇天,崇天之左曰星拱,右曰云从。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厚载,有四角楼,据宫城四隅。

明初于元皇城旧址建燕王府,即今之西苑。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距旧宫一里许。其时因在东华门外,临近民居,喧嚣之声,达于禁御。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移东华门于河之东,移民居于灰厂西之隙地。盖皇城自辽金以来,递经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备。

金时都城残壁,在今右安门西南二英里许处。颓残土壁,高二丈至三丈,南北凡二英里,向东延伸亦二英里许也。盖仅为其西南一隅,如此推算则其周长应为七十五里,远较现规制宏大,似较元时都城亦大,可知海陵王好大喜功。

元之规制亦较现制大也,马可·波罗记之为大汗之城。元都城残壁,在今之城壁西北隅稍北处,向北延伸一英里半许,转向东延伸四英里许,与今之北面城壁平行。更转向南延伸一英里半许,接今之城壁东北角,此西南城壁中段,存当时门址,绕半月形女墙,内

有小寺观,恰似今之门形,以上为都城沿革大略。

此行虽预定于长城观中秋之月,因故延长一日出发,遂于赴长城前夜,在北京城过中秋节。此日访古城贞吉氏谈话,因提议城壁观月,筑紫辩馆之中村民调制酒肴,一同者为古城氏、《大阪每日》之安东氏、筑紫之中村、伊藤二氏并小贯氏及余。

由崇文门城壁台阶,交给守者少许钱,便允登阶。时月已高离外城之壁,平日多尘之空气,值此仲秋亦澄净清洁,白昼熏黑污陋、沙没车轮之市街,此时若冰清玉洁也。城壁每三百码^①有一拓宽之处,名为扶壁。

余等于崇文门东面约第五个扶壁之隅,雉堞破损之处铺毡设筵。城壁上虽皆铺设砖石,然杂草茂盛,没过人头,甚至生有高达数丈之树木。城外濠水映照月光,处处人家灯影稀疏,透过如烟杨柳,隐约可见三四中国人徘徊于濠边,哼着小调。眺望过去,难以想像此都城今为君临四亿生灵之大清皇帝居城,无限凄凉,不觉泪下。中途陇川海军中佐亦来聚会,过十时乃尽欢而就归路也。

四、长城 明十三陵

二十四日早晨余与《朝日新闻》上野鞆鞆及小贯氏,以寓所主人林氏为向导,骑驴自北京出发。横穿东长安街,由东安门进入皇城内,傍紫禁城墙向北行,穿过城墙,于林樾绿浓之山丘上,见二三亭榭,黄瓦丹柱如画,即所谓景山,又名万岁山,明崇祯帝于李自成之乱时节,留哀痛之诏而自缢之处也。又名煤山,闻丘之内质,皆积煤炭而成,乃一旦有事都城被围时之准备也。然观一朝有事,崇祯帝鸣钟朝百官,却无一人来朝;近者又有咸丰时英法联军侵入,皇帝急忙出逃热河之例,则煤炭之准备又有何益乎!此当大内北

^① 码:1码=0.9米。

端，傍墙西折，渐离景山，出北方地安门，迎面乃鼓楼，逶迤向西北而行。右见云为今帝之生父故醇亲王所建某寺院，至德胜门（城北面二门之西方门也）始离城。

由此向西北行五十清里，至沙河驿，再行至八里处见元代城壁遗物之土壁，曰土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曰：正统十四年十月己未，奉先上皇车驾登土城，通政司左参议以三复为右通政，以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寺少卿，出于土城见上皇，即此地也。

一路道幅虽广，皆沙尘，马蹄过处，蒙蒙滚滚，加之日辉犹热，几欲窒息。沙河之上有二座石桥，系明时所制，虽壮大，然渐颓隳，桥上砖石高低不平，驴背殊艰。满兵驻在此驿，由把总统率，城壁处处可见颓圮也。

午餐后出发，至南口又向西北行四十清里，一行三人，皆疲倦，于沿途一村，憩于路旁时，殆不能起来。途中望见似为居庸关方向一带山峦，奇峰列耸，皱折如荷叶状，然渐近南口时，有如小斧削劈，其险隘可知，真不负雄关之名，明日之饱览已急不可待。

此一带田野平铺，西山列峰围绕，河水流淌，村落林树处处点在，仿佛似我邦景色，数日间疲于茫茫野色之眼界为之一新。通过稍稍高平之地时最宜放眼观望，盖应为所谓龙虎台也。元时车驾巡幸上都时，往来俱驻蹕此台上，明成祖、宣英二宗北伐时亦曾驻蹕之古迹也。午后五时，进入南口镇。

南口镇距北京三十英里，属顺天府昌平州，当居庸关之南口而得名。镇以北，山脚下有溪流，为居庸峡路也。《昌平山水记》曰：居庸关南口，有城，南北二门；《魏书》谓之下口，《常景传》载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北齐书》称为夏口，《文宣记》载天保六年筑长城，从幽州之北夏口至垣州九百余里；《元史》谓之南口。

南口以上，两山壁立，中通一轨，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岭叠嶂，遮蔽天日也。入镇前，已见镇之远方两山阻绝处，有烽燧台高耸，颓壁联之，为长城之姿，镇口有壁门，与烽燧台相接续

也。

顾祖禹《方輿纪要》曰明初既定元都，洪武二年，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以壮幽燕门户，即南口城也。则今之城壁应亦为当时旧规。但其南北口之戍，元已有之也。金亡之时，冶铁锢居庸重门，布鹿角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元太祖问计于扎八儿，闻由此往北，黑树林中有间道，可一人骑行，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应至。乃使扎八儿轻骑前导，自暮入谷，黎明时分诸军已在平地，疾趋南口，金鼓之声，闻于天下，金人遂溃，南口之于史乘有大关系者如此也。

夜宿一旅店，一行三人体萎气疲，不能发一语，虽洗浴就餐，却无力咽下，仅得余带来梅干之力，稍促食欲也。此夜亦月色清明，峡口风光想必奇矣，然食毕唯思卧寝，无意观月，遂携寝具铺展炕上而卧。此边当张家口至外蒙通路，一路骆驼之群络绎不绝。余疲劳之至，彻夜梦中屡屡惊醒，门外时闻驼铃之响，加之驴马嘶鸣，如轧辘轳，屡破睡梦，始知中国旅行之艰辛也。然至长城一路，游观之外国人不绝于途，故此地乃于中国内地旅行之第一便宜之地也。

二十一日早晨自南口出发，晨风拂面，疲劳亦稍愈，驴背亦渐习惯，不似前般苦楚。由此到八达岭四十清里，行十五里处便有居庸关城，建筑颇古，应是元末明初乎。关门左右，城壁蜿蜒，亘溪越峰，虽峻绝难措足处亦筑成重叠瓦壁，最高峰顶，危岩之上，烽火摩空，真足骇目矣。

志记跨水筑之，有南北二门，二门中间，有一种似谯楼之物，下似关而无扉，以坚致莹泽之石材造之，阙形不为半月形，而为半截八角形。门之表里有种种异形之像，倾斜之盖内，左右各雕五体佛像，两壁雕四天王像，各两具，半肉雕。各二天王像之间，以六种语雕刻陀罗尼^①，即汉文、梵文、西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西夏文

^① 陀罗尼：佛教用语。表示对所闻法，能总摄忆持，不会忘失。佛教密宗认为其咒语能包含众多经义，故称为“陀罗尼”。

也。据欧人之考，云此处应原为高塔之基址也。据其佛像面相及用六国语等考之，应非用于关门，似单为庄严之具，建筑于此重地也。盖系元代制作者，一望便可以想像。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就此记曰：城之中有过街塔，临南北大路，累石为台，如谯楼，而竅其下，以通车马。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统十二年赐名。下竅处刻佛像及经，有汉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挥使兀都蛮，镌西番咒语于居庸关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时之笔。而元葛逻禄乃贤诗序言，关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

然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以为元至正五年也。又近时李文田诗云：“过街石塔尽嵌岑，泰定三年凿字深。书法蒙古兼畏吾，眼明犹有顾亭林”。且自注云：《泰定本纪》，遣兀都蛮，刻经咒于过街塔，事在三年《本纪》中。

然余亲至其下观之，则为至正丁酉，不云泰定三年也。又曰右过街塔图，俄人以为万里长城门额，盖李氏以俄人为门额者为非，顾炎武以为寺塔者为是也，而其为泰定年中者似误。余按泰定所刻，居庸之崖石也，非塔基也，顾氏故误，至正丁酉则其十七年，《访碑录》作五年亦误，五年为乙酉，致误之由，大概可推。要之塔应为至正十七年建筑，彼崖石咒语，今存否不得而知。

北门之外，更进八里，上关北门，皆刻居庸关三字，由其肥硬字样，可知为明代以后建筑。凡此沿道，翠岩左右屏列，皆由崢岩堆积而成，大斧劈、小斧劈，层出叠现，势极则石笋攒直，其奇状虽我邦名山亦所罕觐。如在我邦，则松桧点缀其间，溜声闻于半空，奔湍激石，飞雪睹于脚下矣。而此间仅得睹山上寸草枯黄，仅能蔽土，石砾之间溪水流淌缓慢，溪畔杨柳村家，断断续续，羊群之密与驼群之疏相杂。路虽傍山阻而行，却不甚险峻，沙砾相击，驴蹄蹀躞，尘土亦无时不起。我唐土名胜图绘画家多依我邦人想像，便觉

应加松树装饰于居庸关之景色，然实景殊非也。

《水经注》云：漯余水导源居庸关山，南流历故关下，蹊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故关之侯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工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方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

今侯台石室亦亡而无迹，林树也无一可得看出，其荒凉景象正足伤思，古今之变至此，感怆难禁。稍往前进行则两山相迫，岩角几欲掩盖水流，此处名弹琴峡，距上关七里。左右岩上建小阁，安置佛像，截自然之石为蹬，欧人之说云为明代建筑。磨崖石而刻镇燕关三大字。又行七里有青龙桥，由此稍稍九十九折，行三里而达岭上，是应亦与前二门为同时代建筑，门侧之壁，以石筑之，经二百数十年苔藓不蒸，因此地风土干燥之故也。

长城蜿蜒，峰峦起伏，一望无际，关门刻北门锁钥四字，字样与居庸关相同，是所谓北口，地属宣化府延庆州。岭在海面上二千尺高度，稍下行，地势稍平衍，遥见更有一关，往而观之，想为北口之北门也。

岔道在由此行五清里处，村树民屋，参差于城壁之彼。由此以北为四方山所围，其中自为一乡，由岭上眺望，对面连山，至于此间村里屋壁林树，历历在目，想起余尝从谈山绝顶，望见大和平原景致也。

宣化府东南部即连山彼侧，地势与内蒙古相接续也。下驴踏城壁颓处，由壁上览前后形胜，山风拂袂，劲欲倒人，想古来几多朔北英雄，驱马奔向中原，至此处，见烽火殆熄，旌旗委地，无一卒守关，气宇吞八荒，余亦不禁为之神旺气昂矣。壁侧有一古炮，锈于风雨，徒留当时守备之名，系万历年间之制也。

按《昌平山水记》曰：由八达岭俯视居庸关，若建瓴，若窥井，故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而岔道又八达岭之藩篱，元人于北口设兵，其得地形之便乎。今余亲踏其地考之，果如顾氏

之言矣。夫居庸之险自古言之,《吕氏春秋》、《淮南子》皆数之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云中都有居庸,若秦之崤函,蜀之剑门。

山由太行迤北,数百里不绝,由山麓至山背,皆陡峻不可攀登,中间有径,名之曰陁,居庸其第八陁也。关之设立见于《汉书·地理志》,由来已久,然未有恃此重险便能固其守者。辽金之际、金元之际,以及闯王李自成之于明末,莫不皆然。顾炎武叹曰: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今南北口之间,一路民家,皆插上书守望相助四字小旗于门上,然殊不觉其将得实用也。

凡长城建筑,高二丈余,幅七八尺,雉堞罗列,每数百步,有阁状谯楼,系人力制作,极为雄壮。然因其亘山谷蜿蜒高低,故遥望之,如大幅布帛上细施缘饰,宁为纤丽之致,不更与雄大之感。以此山狱之雄,天地之伟,造化之能,顿觉人类之微小,崇高之念,凛然动怀。

城壁相接之处有旱田,高粱已收割完毕。岭头门侧小碑记居庸之由来,中段以下已折,断材亦失,中国人之固执于实利,无意于风流者,可知其一斑。古炮幸未被掠去者,乃因其重量虽大,而铁于中国人价值少之故也。此若为铜,则早应亡失,使凭吊客减怀古之因由也,一行相语而一笑。坐于断瓦,稍憩,取出面包权充午餐。

余既为所见壮大景致所感兴,归路自觉振奋,驴鞭数添。至前塔,再费低回,归至南口,早已午后四时。此夜天阴,坠雨点二三,不禁惦念明日天气。

天亮则晴,微云时时遮日,却轻行客之劳。欲赴明代十三陵,傍山沿间道向东行,野径尘埃不起,反较大路易行。

由居庸接续之峰,此方亦是奇岩攒叠刺空,苍润若滴,赏心悦目。闻路程有三十清里,将过二十清里时,先于左方见一陵。稍行转过一小峦,忽见青山四周,南北约二里,东西一里许之间,溪谷自然形成一区好墓田,据山而营建山陵十余处,黄屋丹壁,隐现于翠

树之间,使人不觉神飞。

十三陵无法全部看尽,观客每常赴观者乃最古天寿山南之永乐帝长陵也,一行亦前往此陵。此间有河川流过,架于其上之壮丽石梁,多与水共荒,得渡桥上者,仅不过一二也。过最后一桥后,有路尽铺石,虽杂草茂密亦不能隐没,由此路达于陵前,壁之内、外,松桧之类郁郁苍苍,应经数百年矣。

中国人关于坟墓之诗作,多用松楸之字,应为记实之笔。所到之处除杨柳、白杨、榆类之外,别无树木,其有长绿树者,坟墓畔偶有之而已。元明以下之画,如曰青绿山水,多除杨柳之类无可画树木,比之宋人笔下所画老苍松柏,甚觉无力,应为囿于眼前实景之自然结果。邦人为南画者学此无力笔法,不肖我邦郁苍有趣之景物,其愚堪可笑也。作岩石亦无苔色之苍润,学枯瘦干燥之文人画风,写生地力尽失之中国景物,以此为尚而依仿之者大错也。

守陵人见外国人则唯知贪婪索钱,余等与之力争,且被索甚多,乃开壁门。右侧有碑亭,表面刻顺治十六年上谕,谓前朝山陵不得令委于樵牧残破之美意,照例出于清朝笼络人心之政略;背面刻乾隆五十年天子谒陵亲笔之八韵诗,略陈为前朝复仇之意。右方侧面乃嘉庆九年天子谒陵诗,次乾隆帝之韵,同系御笔。

进而通过二门,构造与我京都禅宗名刹无异,磁制小屋坐落左右,似为焚纸钱之处。享殿构造实极宏大,石阶以纯白大理石而作,石阶中部及栏杆之雕刻甚美。享殿横宽三十码,以十楹柱支撑之,纵深三十码,以六楹柱支撑之。楹柱周长一丈二尺,高三丈二尺,以由云南缅甸运来之樟木作成,一楹一木虽用巨材,却无合成之痕。中且安置一朱漆剥落之龕,龕中一牌,朱漆金字,刻“明成祖文皇帝”六字。从字体及“明”字之上未冠以“大”字考之,想为乾隆时改置。龕前有一桌,具花瓶、烛台、香炉。至享殿之后,更过一壁门,松檠夹石道而密生,更觉增肃穆之感。

再进则有大理石石坊(牌楼),有安置同制香炉、花瓶、烛台之

巨大石桌。再前进则为山陵，欧人云周长半英里强，高百五尺。为树木所蔽，宝城前一阁呈二层，下层以砖筑之，下通有回声之甬道。直入甬道前行，呈丁字形分左右，由此而上，出至上层，见有大理石石碑建于四面洞开之明楼中，碑上雕“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九字。“大明”二字用篆字而小形，本以朱色彩绘于碑面，剥落之痕，若自然纹理。阁中题名者，多系日本人，其中亦有欧人。由此处展望，十三陵大半落入眼中。盖其制皆略同，大抵更小更粗也。

又在陵前吃带来面包权充午饭，归路恰与进陵顺路方向相反。过断桥数百步，有三架施以雕刻之石制牌楼。由此每二十码有石人石兽并列于道之左右，为一大壮观。即勋臣像二对、武臣像二对、石马、石麟、石象、石驼、石獬豸、石狮各二对，一对起立，一对蹲距，皆长一丈余，以灰黑色砂岩石雕之。

石兽尽处，有雕刻云气之二石柱，有一大碑亭，其中有洪熙帝即成祖嗣帝所建成祖神功圣德碑，其龟趺长一丈二尺，则碑之高可推想而知。背面刻乾隆五十年帝之御笔三十韵诗，左面刻嘉庆九年御笔诗，应为与前陵域内碑同时所刻。当亭外四角，离数步有四石柱，皆刻龙。

由此过大红门，渡石桥，有五架大理石制牌楼，宽九丈，高五丈，欧人惊叹其工巧宏大，盖其屋盖柱楹远望若合构而成，近睹则全体只以一石雕制，是为中国牌楼最美最壮观者。由长陵至此，应比我一里为远，因思此等奇伟之物，初皆为长陵而设，以其域甚美，嗣帝相承，至皆葬于此处也。

至昌平州路程相当于我一里许，鞭驴疾驱而达，于城中一旅店小憩后赴向汤山。行三十清里，又被沙尘所困，遂投宿于行宫旁一喇嘛寺院。

汤山以喷出温泉而置行宫，而今颓废以极，唯有大理石制栏干与床、壮丽之汤壶埋没于草间，而数十房屋荡然无存。管理事务之官吏犹在，投之以一元，数人可得入浴。二十三日晨，浴于此后出

发,至清河午餐,上野氏在此分手先归,余与小贯氏更以林氏为向导,赴观西山,其观览记事,详录下篇。

谒陵记事,余亦冀为后来游观者参考,尽吾记忆力之限,虽详录之,然驴背观览,自不得无缺漏,因抄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录之于下,以补吾笔所不足。但顾氏之时,恰当闯王残破之后,陵树被剪伐者,今则经清朝缮治,颇有复旧观者;又当时石梁等尚全者,今则有颓毁不修,此宜斟酌而观者,所以往往插注,若彼此参看,始尽古今之变。

天寿山在州北一十八里(州指昌平州)。永乐五年七月己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珰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及车驾亲临,封其山为天寿山。以七年五月乙卯作长陵,十一年正月成。仁孝皇后梓宫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圣因之,皆兆于长陵之左右。而同为一域焉。

自州西门而北六里,至陵下。又白石坊一座五架(即九丈大石牌楼也、所谓五架乃云六柱五间架也)。又北有石桥三空(三空谓通三桥洞)。又二里至大红门,门三道(开三通路也),东西二角门。门外东西各有碑,刻曰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此碑今亡,不存于吾记忆)。入门一里,有碑亭,重檐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余,龙头龟趺,题曰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仁宗皇帝御制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具刻交龙环之。其东有行宫,今亡。

又前可二里,为棂星门(此为余记为三间石制牌楼者)。门三道,俗名龙凤门。门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橐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远者蹲。

石柱二,刻云气,并夹侍神路之旁,迤偃而南,以接乎碑亭。碑文后书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谨述。盖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置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于御道东西。

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是时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

棧星门北一里半，为山坡，坡西稍南，有旧行宫，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桥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桥七空。大石桥东北一里许，有新行宫。宫有感思殿，今亡。宫东南有工部厂及内监公署，今并亡。大石桥正北二里，有石桥五空。

又二里至长陵，殿门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谒陵，始命以石甃今稍残缺。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剪伐尽矣（此树木遂终不复见缮植，由大红门至殿门，殆不见一树，草高没人）。

长陵在天寿山中峰之下。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内东神厨五间，西神库五间。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内有碑，龙头龟趺，无字（此盖为今顺治上谕碑，此时无字，亦不应预为兴朝而设，是何故哉）。重门三道，榜曰稜恩殿，九间重檐，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阶三道，中一道为神路。中平外城，其平刻为龙形，东西二道皆城有白石栏三层，东西皆有级，执事所上也。

两庑各十五间，殿后为门三道。又进为白石坊一座。又进为石台，其上炉一、花瓶烛台各二，皆白石。又前为宝城，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今已不存）。旁有级，分东西上，折而南，是为明楼，重檐四出。陛前俯享殿，后接宝城，上有榜，曰长陵。中有大碑一，上书曰大明，用篆。下书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隶，字大径尺，以金填之（今已全剥落），用朱漆。栏书云气。碑头交龙方趺。宝城周围二里。城之内下有水沟，自殿门左右，缭以周垣，属之宝城。旧有树，今亡（此树后又见植）。

《昌平山水记》就其余十二陵详记规制异同，更及妃嫔诸王等之墓，如尽录之则太烦，皆从割爱。但诸陵中，仁宗（即洪熙帝）献陵朴实，而世宗（嘉靖帝）永陵最壮丽精致，孝长二陵亦不及，若以后游人能有暇观此二陵，以概其余应无遗憾。今斟酌《昌平山水

记》、《大清一统志》，单记诸陵位置以备吊古者参考。

在天寿山之南者即上记成祖长陵也，以下为

献陵(仁宗即洪熙帝)在天寿山西峰之下，距长陵西偏北一里。

景陵(宣宗即宣德帝)在天寿山东峰之下，亦名黑山，距长陵东偏北一里半。

裕陵(英宗即正统帝，重祚时号元为天顺)在石门山之东，距献陵西三里。

茂陵(宪宗，成化帝)在聚宝山，距裕陵西偏北一里许。

泰陵(孝宗，弘治帝)在笔架山，距茂陵西偏北二里。

康陵(武宗，正德帝)在金岭山，距泰陵西南二里。

永陵(世宗，嘉靖帝)在十八道岭，嘉靖十五年改为阳翠岭，距长陵东南三里。

昭陵(穆宗，隆庆帝)在大峪山，距长陵西南四里。

定陵(神宗，万历帝)在小峪山，距昭陵北一里。

庆陵(光宗，泰昌帝)在天寿山西峰之右，距献陵西偏北一里。

德陵(僖宗，天启帝)在双锁山檀子峪，距永陵东北一里。

思陵(庄烈，崇祯帝)锦屏山，在昭陵之西。

此为昌平十三陵，太祖孝陵在南京，游金陵时曾谒，别有记。景泰帝陵在宛平县西金山口，距西山不到十里。

五、京郊寺观 文庙 观象台

长城游观归路，由清河向西南，径行于垄亩之间，不到数清里，早见七重高塔挺立于丘陵之上。又行不远，望见其东面山丘上，黄釉瓦屋与日光辉映，飘渺仿佛仙山。前为玉泉山，后为万寿山也。

玉泉山乃金章宗行宫，虽曰近芙蓉殿故址，不知其实，元明以来游幸之地也。至清康熙帝号之为静明园，有十六景之目。此地有珍稀清泠之泉，涌出其麓，流为万寿山下昆明湖，是所以成其胜

景。英法联军侵入之际，此二山与圆明园共遭焚毁，摧残之迹久不经修理，任凭外客游观凭吊。近年西太后割军费大兴土木，万寿山成为颐和园，直至政变前为其栖迟之处，今不许纵观，仅从墙垣沟渠之外得以领略其大概而已。

万寿山之趣颇极绮褥靡丽，丘之北面殿阁堂塔，参差沓叠，南面联结圆形四层楼，飞甍连栋，直属昆明湖畔。其屋瓦柱檐皆黄碧丹堊相间，似蜃楼现于空中，其倒映于湖水之奇观，虽亲睹亦疑为梦幻。由此渡青龙桥至玉泉山下，玉泉山之观望较万寿山颇清楚，稍觉萧索，前所望见之七重塔之外，又有一个七重塔和多宝塔，构建于丘腹之阁亦不甚华丽。此处涌出清泉，掬之便觉手冷，闻日日运于禁里，乃天子所饮用，其流且逶迤至京城，为内外濠水，若引入水道，则可使城里之民亦不再饮有咸味之井水，然清国政府于此等事固不为也。两山之间，横亘北地少有之稻田数里，柳青水绿，风景颇似江南，乃知是等系官田，置稻田厂管理之也。

万寿山之胜，以未得人观，故吾所记不免粗疏，因抄译西人所记，补其缺漏，盖此在北方乃罕匹之胜景，不宜记之太略。其记云：

园内有一丘，尝为几多绮丽殿堂所掩蔽，一千八百六十年为英法同盟军所毁。入门经过摧残零落之诸亭台之间，乃往时清帝游幸欢娱之处。丘之南达昆明湖畔，其北岸以方石为瓦造高台，经壮大之台阶可得而上。盖此台之左右上面，俱为大寺院之残迹，而独丘顶一部仅存，其屋全葺以彩色琉璃瓦。丘之四面皆有更小之殿堂，尤以北面为多。丘之北东有高大浮屠最为醒目，全以彩砖构成，所谓多宝琉璃塔也。又有全以青铜造成之小阁，建于丘之南面、石台之西。其状虽极为颓废，其景致尚不失如画之美，丘上远眺之兴足以偿登攀之劳。远望则堂塔参差之北京全貌尽入眼中，面前湖光清莹，荷花蔽之；西则西山蜿蜒，群峰刺天，处处岩壑，嵌以寺观；东则圆明园绿树，郁然画地。丘之西面有塔桥，桥之中央由一字亭榭而成，石制大舸横陈其旁。湖中有一小岛，圆形，十七

孔桥联接湖岸，由岛中望去，万寿山、昆明湖景致最妙。石桥附近之湖岸安置一铜制牡牛，制作甚工。

二十三日宿于万寿、玉泉二山之间青龙桥畔之逆旅，隘陋不可言说，小贯氏为床虫所侵甚苦，吾幸未甚受害。翌日二十四日早晨，先向西山出发，取径于玉泉山北丘陵之间，此处旗人居住者甚多，有戴两把头之妇女立于门前，围观吾等二洋鬼子。绕丘一转，豁然开朗，西山诸寺历历可数。

西山诸寺皆据山占胜，乃观卧佛、碧云二寺。卧佛寺在万安山，面南。据雍正十二年碑文，自唐代有之，始曰兜率寺，宋元明年间曰昭孝，曰洪庆，曰永安，经雍正帝之弟怡贤亲王修缮，今曰十方普觉寺。

寺中檀香佛卧像云为唐贞观年中所造，然据其姿态推之，想不应早于明末，特以其长及丈余为奇耳。有历世宸翰金字匾额，亦有当今西太后之字，字体为行书，颇雄伟。进入寺门，阪路两侧乔木蓊郁，如入洞中，不觉冷寂。

碧云寺据香山山腹，东向，殿堂层叠，最后面之大理石制五塔，虽数清里外之遥而可望见，阪路两侧民家夹道而建。由壁门进入境内，本寺乃元耶律楚材后裔名曰阿利吉者舍宅开山，明正德年中，太监于经在此营造墓穴，后魏忠贤在此大兴土木，至为今之美观，见于乾隆御制碑文。虽稍颓败，殿宇连栋，尚未全失其瑰丽，当时闾竖之豪奢可得想见。

境内有莲池，水出于石罅，明神宗题为水天一色，康熙帝题为激湍。别有乾隆建立之五百罗汉堂，五百木雕罗汉像长约四尺，面相怪异，制作拙劣。木雕十界遍布数堂，此虽拙，或乃明末之作乎。于一殿见乾隆帝真笔题联，虽于诸所见同为帝所题匾额，唯此处乃亲笔也。

归途赴万寿山北之大钟寺，途中经过圆明园，于墙外望见树木畅茂，闻今不许游客纵观，不得仔细观看英法军狼藉之迹，甚为遗

憾。于海淀午餐，赴大钟寺。

大钟寺本名觉生寺，在京城西北角数清里处，有大钟高一丈五尺，奉明永乐帝旨所造。表里俱遍铸华严经，字方八分许，系沈度所书，道衍即姚广孝监造。原在城西万寿寺，乾隆年中移于此寺。寺乃雍正十一年敕建，其建筑样式不若碧云寺，反仿明初之风，与我京都五山相似。

如此出北京后一路游览五日，又过数日，更于西郊观览天宁、白云、万寿诸寺。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数清里，初建于明万历五年，圣慈李太后出资数万，命太监冯保督造。寺后叠石作三山，像普陀、清凉、峨眉，殿宇极为宏丽。康熙、乾隆时皆重修，然近年颇颓败，西太后修理颐和园之次，作为游息之所，将此寺亦加以修理。殿堂无数，金碧辉煌，令人眩目。有二碑亭最极绮丽，其中有乾隆御碑和西太后重修之碑，后者乃翁同龢之笔，为六朝风闲雅字体。但只寺中佛像均制作拙劣，不值一看。

万寿寺之邻延庆寺，有明正德年间之碑，矢野公使曾偶然寄寓此寺，探访其养疾中之夫人。今日风霾晦暝，如行雾中，在驴背不能睁眼，来往甚艰，此乃北清旅行之常事也。同日并观天宁寺、白云观。

天宁寺在外城西方十二清里处，此寺有十三重塔，高大可观。穿过宣武门，靠近西便门，由城内穿过外城之壁，可见其塔突兀耸立于空中。元魏孝文帝时创建，始曰光林寺，隋仁寿年间，曰弘业寺，建塔藏舍利，高十三阶，今之塔乃其遗制也。虽经数世修理，仍不失其故式，与我塔峰十三重塔相类，惟其更大。塔峰之塔四方形，飞檐清婉；此塔乃八角形，直立劲朴。附着于最下层八面之塑像佛体虽几遭改修，全不似近世格式，甚觉尊严。

白云观在其北方，闻为北清道教本山，旧名太极宫，建于金时。元太祖闻长春真人丘处机之道行，召之于雪山，后使居于此地，名

长春宫，明正统年中改为今名。门前牌楼题曰洞天胜地，背后题琼琳琅苑，观中甚为宏敞，殿阁连接，最后有庭院，绮丽可与万寿寺媲美。且亭院房室皆极净洁，乃此地少有赏心之所。正月十九日都人聚集于此地，游冶纷沓，号燕九节。道士皆闲雅有礼，不若佛寺僧人贪钱。门前见一污秽道人，有铁拐仙人之风，亦觉有趣。

寺观之记到此为止，次记文庙。

文庙即大成殿，在安定门内国子监之东。其结构似永乐陵享殿而稍小，正殿七楹，东西两掖乃祭器、乐器之库，东西两庑各十九楹，配享先贤先儒。殿内所揭扁额上书圣祖万世师表，世宗生民未有等，乃历代御书。境内老树系元代栽植，大成殿前进士题名碑林立，其中三座乃元代之碑。

戟门内有十石鼓，传原为北周宣王猎碣，夹杂韩苏之诗，珍重为籀文之好标本。大径二尺，高三尺，其形若鼓，顶微圆。初在陈仓之野，唐郑余庆取而安置于凤翔县学。其一亡失，宋皇佑四年，得之于民间，其数乃足。徽宗大观二年，由京兆移之汴梁，初置于大学，后移保和殿，以金涂字。钦宗靖康二年，金人获之，后移大兴府学。元大德末年，虞道园得之于泥草之中，始移于今之所。

石质坚致，但已为三千年古物，文多剥落。宋治平年中，存字四百六十五，元至元中三百八十六，今则不过三百字内外，故其古拓益贵，至价数百金。孙星衍曾疑为宇文周时之物，汪中辨之，今则定论为宣王时之物也。门前六个碑亭中，有乾隆帝征伐回部、金川、伊犁、朔漠、准噶尔等凯旋之际所建大碑，正殿之后乃启圣祠，祭祀孔子父祖五代之处也。

总而言之，清朝至乾隆达其极盛之运，犹似汉武帝、唐玄宗之世，到处着手修造寺观，文饰其太平，若力诚有余者。游历所观，罕不见乾隆御制之碑。然中国千年积弊，虽乾隆盛世，亦不能除去，此丰亨之运反一时糊涂其深患。乾隆之末衰兆早萌，其所铸钱，已渐粗恶。且乾隆帝字体学赵文敏，纤巧无力，同时建筑绮丽有余，

浑厚全缺，极不似盛世气象，此等议论容他日别加著述，更为详论。

此外犹可记者观星台也。台在内城东南隅，北距角楼数十步，接磔堵而筑，高于城壁约一丈。安置康熙十二年所制天体仪、赤道仪、黄道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等，皆铜制，施龙形或云形雕刻，系西洋人南怀仁监制。台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仪器改金之旧，置郭守敬所制诸仪表，明洪武中，移之南京。后正统中，复造仪器，置于台上。康熙帝以其年久不可用，新制仪器，将旧器藏于台下。然今台下二器虽传为元代之物，盖实为明时之制也。其雕刻手法浑雅，铜色苍古，比之新制之轻巧，时代气象之差可征。

由台上放眼望去，北京城杨柳青青，因房屋高度受限，故寺观之外不见壮大殿阁，只见树不见屋。然景山之亭树，紫禁城之宫殿，黄瓦丹壁，极其醒目，于绿丛之中可辨。低矮长屋乃为贡院，明远楼耸立其中，别为之记，在此暂略。

六、陈、蒋二氏 威海卫 上海 文、宋二氏

余早欲往保定莲池书院拜访吴挚甫^①，因船期不凑巧，只得作罢。十月一日回天津（小贯氏已于上月二十六日先回），恰逢本田种竹、服部宇之吉二氏渡来，芝罘高垣氏亦同行而来，旅中颇感欣慰。

邮船公司开往上海之船失期不至，故不得不议定搭乘招商局^② 船舶或外国船，正在此时邮船公司高级官僚为视察航路，亦预定乘船前往上海，故令往返于浦港、香港间之定期船在芝罘等待，以与天津航路船相接续，吾亦幸而得搭乘同船也。但只在天津滞留，长达四天，早知如此，便该成就保定之行，然此时后悔亦无用

^① 吴挚甫（1840～1903年）：名汝纶，安徽省桐城人，清末著名学者，曾经去日本旅行。此时在保定担任莲池书院山长，致力于教育。

^② 招商局：清朝的轮船公司。同治十二年（1873年）官民合资，李鸿章创办。

矣。

天津出发前夜即十月四日,接受陈锦涛^①、蒋国亮^②二氏来访。陈年龄二十八,蒋三十三,闻皆为少壮有为之才,其慧敏之气,于相貌可观。照例以笔代舌,记录会谈要领如下。

予:余来天津,先向方君药雨打听识时务之士,方君告以二氏,今夕辱临,真乃望外之喜。

蒋:不敢当,前见报上,知先生来此,甚欲一睹风采,今得瞻仰,并聆听大教。方兄今日有事,不能同来,嘱余问候。

我同洲之士以一片热心,望我中国复兴,君今日来游,略识中国情形,今日救国有何方法?应从何处下手?请教请教。

予:予窃思贵国积弊,非自本朝而始,远则根于商君变井田开阡陌,近则科举取才,有美名而无实功,加之郡县之制,牧民之官不以生民休戚为念。今之时其或大变之时乎?谈何容易,要之成事在诸君子也。

蒋:此次到北京,有何见闻?

予:贵国京中人士,不喜见外国人,淹留十余日,无缘得一士相语,但观北方长城,吊前明陵寝,游览京郊诸寺观耳。见州县到处摧残已甚,虽一日明主贤相,风云际会,然贵国宿弊决非一举手一投足所能治也,若豪杰之士不待文王,相踵而起,庶几乎救斯民于涂炭!

据闻满洲地力尚未尽,然其大川大抵北流,是其地为俄国之便,非利于贵国。

陈:入其郊,见其田野未治;入其京师,见其粪土积衢,一望而知乃缺少治理之国者,今日中国是也,君此行盖有此慨乎?

予:余观京城,若其规模,则居然乎大国首都也,若得缮治之

^① 陈锦涛(1869~1939年):广东省南海人,曾经留学美国,此时担任大学堂西文教习,民国以后担任财政总长。

^② 蒋国亮:浙江诸暨人,此时担任育才馆教习,其他经历不明。

宜，其壮观比之泰西诸国首都亦不必相让。但窃观其郊野，地力已尽，既有真王者出，亦必不复以此地为都，二君以为如何？

蒋：中国再有兴王，必不复以燕京为都，但或谓燕京之做首都，已将近千年，王气已尽者，此乃无稽之谈。唯据形势而论，水陆均有不便。北海重镇，必在旅顺（此当谓东方彼得堡，昔俄皇彼得于彼得堡建立新都，若开窗而望西海，今得旅顺，如开窗而望东海）。天津有冻河之期，此乃水道之不便，若陆路，则蒙古口外来货及山西矿产等，当直接运入汉口，而津镇铁路又分陆路之道，北京势偏一隅，如围棋落角，其形势甚不可取。北京建都，气运当与满清具尽，满清政府亡，北京亦从此作废，君见甚是，佩服佩服。

予：敝邦之山，多半林樾郁苍，贵国京畿旁近之山，皆为光秃，地气之尽，于是见其实状，其民亦徒知地力已尽，而不知养之，是其深患，非一时政变得失之比也。

陈：敝国朔方西北，皆一片大地沙碛，北风一起，砂石随之，是以天津之处亦有沙漠之沙。兼之冬季积雪，以泥土胶力，本应尽散之，北方土松，雨时则水易泻，旱时则地质含贮水点，无所以滋润草木，故到处皆为牛山也。贵国环水而居，得助不少，是乃天赋，人力难有此大功也。然考之敝国，昔时北地与今日北地，其出产无甚殊别，而兴衰有大不同者，乃因昔时游牧之徒，其牧马飘荡于北地中原者以力而为，而今日则不可以力而为也。

贵国今日在朝者，保守党多乎？抑或进步党多乎？朝野共算之，以何党为多乎？现各大学堂中学长、学生多入何党乎？

予：敝邦现状，无真正之保守党，邦人长于进，而短于守，是在敝邦则为深患，犹如贵邦之以保守人多为深患也。

蒋：贵国大隈党人所占比例几何？贵国以何党为最多？

予：进步、自由二党，力殆相敌，帝国党今年成立，故党人犹寡，

然自由、帝国二党现在皆与山县侯^①之政府相勾结，故大隈^②党人，在失意之遇也。

蒋：贵国书籍，翻作中文，此乃大为有益之事，即可以开中国之文明，而贵国又可以得其利。如近日之《万国史记》、《中国通史》，中国人买此书者甚多，唯惜此类之书译出者甚少耳，故弟甚愿贵国人多译中文书。贵国维新时历史以及学堂善本之类，犹为有益，君以为然否？

予：现在设有善邻译书馆，吾妻某氏、冈本监辅翁等方从事翻译，闻贵国李星使亦颇赞成此事，但敝邦人所刻苦翻译，沪上书肆辄翻刻售出，则邦人精力，徒为射利之徒所掠攘，又贵国官司，需要严查。贵邦石印书籍，价极低廉，非敝邦所敌也。

《万国史记》即冈本翁之著，《中国通史》乃那珂通世氏之著，二君余皆识之，冈本尝游贵国，访阙里先圣故址。那珂即余同乡先辈也。

蒋：敝国印书无一定之律，如沪上广学会^③之书，皆禁止翻印，但中国请官吏给一告示，则无不可者，以后如有翻印，亦容易查出，应加严办也。前时有翻印广学书者，犹被告发惩戒一次。

予：敝邦德川幕府^④之时，掌握实权者尽其旧臣仆，以为百世之计，然尊王之论^⑤出自其懿亲水户氏^⑥，以是终于衰废。贵国满

① 山县有朋(1838~1922年)：日本政治家。曾视察欧美，制订征兵令，历任内相、首相，参加指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② 大隈重信(1838~1922年)：日本政治家。历任外相、首相等职。组织改进党，反抗幕藩政府，并创立早稻田大学。

③ 广学会：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信在上海创立的翻译出版社。

④ 德川家康于1600年在统一日本的战争中取胜，在江户(即今东京)开设幕府，直到德川庆喜于1867年将政权交出，明治政府成立，德川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顶峰。

⑤ 尊王之论：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为了挽救濒于危机的幕藩体制，出现了以水户学为代表的把天皇权威绝对化和封建的排外主义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不久发展为王政复古和打倒幕府。

⑥ 水户氏：德川幕府按照亲疏关系将大名区别为谱代和外样，将领地分封给各大名，水户藩本是谱代大名，但藩主德川光国却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并与儒学的“大义名分”等结合，对王政复古发生了很大影响。

汉相持，盖亦一时英主以为得计者，至今乃成难以摆脱之深患，虽有英主，一旦下手，则如去年政变耳。但革命须行不须言者，且若敝邦，自与列国关系，故敝邦人士，非至贵国革命之日，断不能言之。余思敝邦人士当所讲究者，在于贵国维新之日，以何治术与民更始，其维新之机须由贵国人士先作之。敝邦维新之前，杀身赴义，实有数十百辈，盖曾当霸府^①盛时，且有攘臂图之者，贵国人士若座谈维新，欲以口舌成之者，则误甚矣。近时政党兴起，少年气锐之徒，亦往往为之杀身。邦人过锐，是虽其短处，非此亦不足以应付近日时势也。

蒋：君言甚是。此等利弊，弟等平日亦时时谈及，但苦于无一措手之处也，不得不稍待时耳，君言当铭之于心。

予：时势之变，一起一伏，余意贵国政府向往维新亦有日矣，然不可恃于是也。若曩日设特科，贵国人士往往视之同于从前科举，以为仕官捷径。此病不治，国遂不兴也，有一不愿做官之士，以为百世开太平为念者，愈百名科场名士。

蒋：陈君所见甚高，以此为小道，不作此恶剧，如弟则未能免俗，曾应试为举人。

予：二君有意东游否？

蒋：甚愿，但苦于无此机会，若自备资斧，又苦于贫，是以有愿而未偿之，然东望蓬莱，时时心向往之也。

予：贵国南人北人，余意必非同一种族，南人骨相，颇近于敝邦人，瞻二君丰采，益发信其然。北人多浑朴桀骜，但只少于英气，南人多锐果慧敏，但其短处在于难以持久，犹如敝邦人，此恐非余一家私言。

蒋：中国种族皆由北而南，由东晋及宋之南渡两大事变，真正中国人皆徙而落实于南方，至于北方则搀入蒙古种也。

^① 指武家政权德川幕府。

陈：今晚得听大教，实平生之愿，然有他故，未能罄怀，如后会有期，将再为谈聚，君明日起行赴沪否？恐弟贱冗相羁，未能趋送也。

十月五日从天津出发，此次得在塘沽车站附近直接乘玄海丸。于火车中邂逅大阪商船公司石原、金岛二氏，因叩问关于秦皇岛之意见。船中又偶遇土佐^①之久保义道、大阪朝日麦酒公司职员近藤胜太郎、神户海运店之田中仪太郎三氏，有缘同到上海。

玄海丸此日午后驶进太沽海冲。终夜将货物装船，翌日六日晨出发，深夜进入芝罘。闻接续船博爱丸翌日晨出发，夜中合衣微睡，七日早晨换乘，无暇再次上陆，原来期待之事，都已落空。所幸三小时便到威海卫，其地形胜得以大概览取。

船由西口进入，日清战争^②时，清国水雷艇由此遁走，停泊于刘公岛南阴。定远号虽已沉没，樯头数尺犹露出水面，水师之旧营务处、丁提督游息之亭榭等，借助望远镜之力，历历可指。日岛炮台、百尺崖所、赵北嘴等旧址皆入视野之中。威海卫之城壁，模糊于烟蔼之中，环翠楼、翠微亭碑虽可见，字迹模糊难辨。丁提督英魂难返，我军占领之雄图亦成一时之梦，今惟见有英国军舰数只，巍然压占湾头。今昔低回，不得不日夕临风啸歌也。

自威海卫出发以后，天气晴朗，航路极稳，九日晨日上濤头时已经到达扬子江口。此后舟行甚缓，午后到达申江码头，求宿于东和洋行。

长江之大令人惊骇，由其江口溯行数十里，犹未进入江中，滔滔浊流接天，非天津白河之比。白河之水变海水颜色者不过十数里，至于长江，距离江口二十小时之遥处海水已经变为黄浊色，故知江口左右二百哩海水皆为江水所浊也。

上海东文学社有藤田剑峰、田冈岭云二旧友，《时事新报》通信

① 土佐：日本地名。

② 指甲午战争。

员佐原笃介氏亦给以种种方便,并与东亚同文会诸氏、《亚东时报》山根立野氏相结交。在此地会晤中国士人有英名远扬、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芸阁廷式和前山东道御史、去年政变中失脚之宋伯鲁及主持南洋公学翻译之张菊生元济、速成学堂叶翰诸氏。与文氏第一次谈话如下:

予:久闻大名,今忽枉过,喜出望外。余此次游踪,先经京津,在津见严王二君耳,闻沪上多士,皆精通洋务,若得介先生历访,则幸甚。

文:伯乐所过,冀北群空,仆恐不足以当君之意也。

予:先生以为仆之言乃桓温^①问豪杰于王景略——当面错过乎?

文:君不败于枋头,仆不怀东晋,何得以此相戏乎?特君至此地十日也,焉得无一二可谈之士奉渎高听乎?

予:昨日邦人某由武昌归沪,说其谒见张香涛^②制军情状,礼数繁重,颇违所闻。敝邦近日此事简疏,达官贵种皆通刺^③即可相见,故邦人大抵不娴繁重之仪,为之大苦,以此琐事推及其余,贵国维新之事似未可以日月而谈之也。

文:禅家云:水浅是非泊船处,贵邦贤哲何津津乐道于以南皮尚书^④预卜吾国隆替乎?

予: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者,踵起于草莽,果有岁月之可指乎?

文:不得其机,十年百年,未可期也;若得机得势,则泰山之云,不终朝而遍雨天下矣。

予:姑以敝邦之事为例,百年以来,志士仁人,杀身取义,盖不

① 桓温(312~373年):东晋人,曾掌握长江上游兵权,369年功前燕到枋头(今河南省浚县),因粮运不济,受挫而还。

② 张香涛:清末鼓吹“中体西用”的张之洞(1837~1905年),号香涛。历任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湖广总督。

③ 刺:名帖、名片。

④ 南皮尚书:指张之洞,张乃直隶南皮人(今河北省南皮县)。

下数十百辈,而后维新之变疾如影响。若坐待势机,将奈斯民涂炭何!

文:知其例之同,又当知其例之变,然而时机不远。

予:以先生之见,机势果到,当由何处下手?

文:近人有议与贵国联合者,欲借贵国兵力,此不足议也。仆正欲使贵国人才办各事,纲举目张,可望皆有成例,此弊邦所汲汲冀幸于同洲者,先生以此言为是乎?

予:借兵力之谈,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贵国革弊之事非一时权宜所能济。用邦人办各事,以为一定成例,先生之见甚是。但邦人通贵国情弊者,未必甚多,若一概以敝邦成例,行之贵国,恐柄凿不容,殷鉴已在台湾。

文:权实兼施,因革互用,贵邦人若肯相助治理,主其事者,必将有以衡量之也。

予:抑以一纸之令,欲全国尽皆奉行,是则去年维新之举^①,所以终于失败,其着手次序,仆愿得闻高教。

文:今日若言次序,则非次序也。是必临机待因应,若着棋,国手虽着着皆有次序,而因敌不能不变也。

予:但定一代治国方法似不若围棋之因敌而变,敝邦三十年来^②,稍有起色,亦唯由国是一定也。

文:贵国二千余年来一姓相承,故先定国是,而后渐渐修改,敝邦今日之事非其例也。定治法,在今日,采列国之长,救千年之弊,规模既立,宪法自行,亦非难事,所难者,接续之交,在尊攘之术耳,有英才能立国,则一切举而行之,次序必不紊乱,君其待之。

予:机势之变,先要一掀天翻地之举。敝邦霸府之政,人心久

^① 指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光绪帝采用康有为等的主张,着手政治改革,西太后等顽固派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史称“百日维新”。

^② 指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来。

厌，故必倒之，而后国势一变，贵国今日此等之事，犹以同例视之可否？

文：贵邦以天皇为名，故数十志士乃能为之，敝邦之例，同乎？不同乎？

予：仆在北京之日，曾游长城，所过州县，摧残不治，若其寺观，亦皆颓败。因思所谓千年之弊，虽康熙乾隆极盛之日，未尝不革也，特以其府帑有羨余，得以粉饰一时太平耳，于今欲革此不拔之弊，谈何容易。比之敝邦三十年来之事，有甚难为者，折冲御侮之策，虽曰至难，仆以为比此宿弊犹为容易，先生不以为然乎？

文：仆怀之已久，《管子·八观》之篇，国者当应如是也。异日将与君一一剖析其详，且得贤人君子而请益，岂数纸空言所能了！无兵力则国不能立，更有何治法，是仆难易之说。获教既多，今日适有登临之约，他日当继续求益，请辞。

此后又与文氏再会，更在汉口会谈，皆不留稿，省略不记。与宋氏之谈，为他客所妨，半途而止，亦无可记之事。氏云百事不足为，静待瓜分，然后革新始可行，言语激进，然不及快谈以叩其底蕴，甚为遗憾。

文氏乃江西萍乡县人，庚寅科榜眼，年龄四十四，容貌魁梧，面似虎溪^①三笑图之慧远。通内典^②，有志研究世界诸宗教，造诣颇深。举止磊落，不拘小节，与人不苟合，往往忤逆。在官之时，兼日讲官起居注，又为稽查宗学大臣，尽力于宗室教育，与最近去世之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最为亲善，盖南方人士铮铮有骨者。

宋氏陕西人，在其官时，与康有为等亲善，上书条陈新政之事，状貌清癯，眉目须髯，纯然一北方汉人标本也。其言行举止，皆安详谦逊。政变以来，畏祸不与人多交，年龄长于文氏。文氏之弟现在《沪报》执笔，宋氏亦与《中外日报》有关系，故可云二人暗中主持

① 虎溪：清代画家孙龄，字虎溪，善山水。

② 内典：指佛教经典。

上海论坛。

附记：上海报纸虽有汉英数种，发行无一上万者，《申报》资格最老，七千左右；《新闻报》、《中外日报》次之，三千左右；《沪报》一千上下；《苏报》更少。独小报游戏报发售至万以上。

英文报中《北清日报》最多，有五六百，《中国》等更少，其报道难以信凭，北京保守官僚之于报纸深恶痛绝，亦因其报道不准确，多臆测附会之说。天津之《国闻报》，乃彼地独占事业，发行量大，有三千左右，英文报纸只有周刊《京津时事》。

余在京津之日，于天津目睹日本人协会刚刚成立，以郑领事为会长，以《国闻报》西村氏为干事，而以领事馆内一栋房屋充做协会游息之处。

闻上海自日清战争之际已经成立有日本人协会，而现至其地，见领事馆甚为陋隘，协会亦无一集会场所。上海居留邦人一千余人，而有参与市政资格者不过十三四人而已。上海人往往住高大建筑物，携声妓，驱马车，所谓绿杨影里，一鞭残照，扬扬乎纵横于康衢，将外国租界亦视为己物而占有，而日本商店除邮船公司、正金银行、三井物产、村井烟草店以外，皆甚为简陋。胜战余威至此已荡然无存，上海并非令人眷恋之地。

上海状况已为邦人所知悉，不再赘述。六十年前沮洳之场，芦苇丛生之地，今日乃东洋第一埠头。道光末年，为外国开埠头十数年来，发展极为缓慢。长发贼^①之乱，江苏一省大半沦为战场，独此地因有外国人租界，得免兵祸之患。避乱者无论富豪，抑或流氓，争相萃集于此地，遽然成一大都会矣。故在今日，省会苏州之繁华，实全移于此地也，江南佳丽之地，至无能过之者。虽云乃中国一都市，因位为东西商利与物质文明之交会点，呈现一种异观，决不可以通常中国都会视之也。

^① 长发贼：太平军恢复汉族蓄发不剃的习俗以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律令，当时被称为长毛，是清代统治者对太平军的诬称。

上海郊外，草树茂盛，禾谷丛生，青葱芊绵，全与我邦无异，但其缺乏修整而已。极目处山峦不见，平衍千里，无边无际，则为我邦所罕见。而燕京附近山石块垒，威峰雄特，水冽土厚，气候高寒，其草木皆强干而丰本，虫鸟之化，亦为劲蹇绒毳，瞿瞿然迅飞，上海可云与燕京决不相类也。

十四日雨，吾自入此邦以来，始逢下雨，阴湿之气，彻于肌肤，闻北地犹为旱情所苦，敕使乞雨频仍，南北风土之差，有如此者。客窗萧寂，吾亦欲愁矣。

七、杭州 西湖 灵隐

予不为雨所阻拦，搭大东轮船公司牵船，于十七日晚向杭州出发。溯黄浦江而上，不到一小时，夜幕完全降临，于寂寥船室孤独而眠。

十八日晨，醒来已到塘汇镇，不久达嘉兴府，江浙有名水乡。水路由北向西环绕城壁，由西南角离城，城壁苔蒸雨湿，呈苍黝之色。城南方闻有名胜鸳鸯湖，然航路不经，无由目睹。雨越发激烈，船窗亦不得打开，无聊更甚。

南国沃土，放眼望去，草树葱郁，带雨色更浓也。民俗逸惰，阡陌不为修理，听任何渠纵横，冲刷树根，浸淹田圃，然水静波平，似无汨没之患也。

石桥皆为穹隆形，便于帆樯通行桥下。桥上为石阶，固不能通行车辆，可想而知此地水路即为孔道，通常道路仅可得通行轿子与马便足矣。桥之穹隆两侧，表里必刻有石刻联句，表述景物形胜概略。盖联句乃中国人头脑特别发达之处，至应用于此种地方。

晚七时到达拱宸桥，投奔大东公司求宿。拱宸桥北距杭州城约二里，有租界、税关等，我租界虽亦在此，无一间房舍，茫茫荒野仅为杂草所占领。非拱宸桥地利之恶，此地繁华日新月异，不到一

年数百家屋已经沿江两岸建立,已足证明。我警察署、邮局亦皆设于此地,但未建于专管租界内,而是借住于中国房屋。

十九日,借脚踏小船,行二里地,由水门进入杭州城内,到达坐落在马所巷之日本领事馆,承领事代理速水一孔氏好意,决定留宿馆内。此日天色犹阴,游览亦不遂心,便访问横滨正金银行留学生、住在馆内之大隅行一氏和东本愿寺日文学堂伊藤壶溪氏。学堂于本年一月开始,目下有生员三十名,开校以来,虽有近百名在籍者,倏去倏来,志向不定。贪图眼前利益,乃中国少年常态,余者可谓意志稍坚确也。

二十日午后,与伊藤氏同赴西湖,由钱塘门上路。门内之按察使司衙门乃宋代权相秦宅址,接着是演武场,闻充做杭州驻防八旗之用。由此至西湖之畔,时时见野马群,旗人贫乏,无法自给,故至于如此。时而侵犯农家田圃,祸害禾谷菜蔬。旗人之数凡一千三百人,位于按察使司东南,于城内别画一廓,居住于此。

臬司衙门前,早见城壁,七重塔乃著名宝俣塔,耸立于西湖正北岸之宝石山上。一出门则西湖全景尽收眼底,山翠参差绕湖,湖面纵横各有一里余,平稳如熨,山影倒涵,稀有泛舟。门外数步,赁系于杨柳阴之瓜皮船,先赴孤山。水色虽难言清澈,水中荇藻可见,亦可谓此国罕见也。白堤、苏堤,杨柳轻烟。孤山在二堤之间,翠樾可掬,但觉堤上往来之人非辫发胡服不相宜也。断桥在右,由锦带桥入后湖,泊船于放鹤亭下,吊冯小青之墓、林处士之墓,品尝名吃藕粉。

再次乘舟,于西冷桥下经过孤山,苏小小之墓在桥之西。休提也,苏小小、冯小青皆是乌有美人,其墓亦不过好事者假托,使西湖入于诗有情有色,毕竟子虚乌有。

圣因寺行宫丹壁在后,由跨虹桥进入岳湖。十景之一曲院风荷在右,满目残荷败叶,堪为可怜。泊舟栖霞岭下岳王庙前,步行谒庙。安置于庙内之像戏剧般夸张俗套,令人生厌。更谒邻旁坟

墓，坟高丈许，周长三丈许，子岳云之墓在旁，形式稍小。门内两侧置秦桧夫妻、张俊、万俟卨铁像，裸体、手被缚于背后，面向岳坟。明末以来，几度更铸，今者乃为最新铸也。千载之下，恩仇应已似逝水，何为留此鞭尸一般残酷儿戏，纵人唾骂乎？此国人耿耿于怀之性，可想而知。

再次登舟到达关帝庙内蚕学堂，此处聘用我邦人车森氏等三人，教授养蚕学，机械教室井井有序，不巧三氏外出打猎。我等一行参观学堂完毕，乘舟过赵公堤玉带桥下，进入里湖，由压堤桥下横穿苏公堤，出至外湖，左边阮公墩、湖心亭，赴十景之一之三潭印月。旧为禅林，彭刚直公玉麟在此营建水庄，亭榭修洁，建于树影水色之间。别于湖中划出一大池，平缸曲折，联接三四水亭，池水为败荷所掩，遥想当时荷花应为盛况。

缸尽头亭前，湖中有三石塔，呈鼎足之势而立，夏夜纳凉，月光映潭，分影为三，是以取名三潭映月。彭公歿后，复归于寺院。此处正对雷峰塔，塔形诡异，红砖砌成，极为醒目。塔乃五代吴越王妃所建，重檐飞栋，后罹火灾，仅存其砖瓦部分，风吹雨淋，藤萝掩映，时有空洞盲深，想为昔日之窗户。

离三潭印月，赴钱王祠，即表忠观，东坡碑残缺不全，与明时重刻碑并存。于此处弃舟步行，左边见问水亭，由涌金门进入，时已日暮时分，经过武林大街，穿行于热闹之中而归。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为雨天，眺望山色空朦，不觉心驰神往，到湖路程半里，须经过杂沓市街，懒于前往，且二十二日领事馆内有在杭日本人会，余亦想试为出席，遂不出游。

在杭日本人除大东公司二名为商人外，其余之人均非等闲之辈。高藤陆军大尉受聘于浙江武备学堂，司教习。两本愿寺日语学堂各有四名教习，各培育学生三十名左右，蚕学堂前文已有叙述。

绍兴府距离此地有两天路程，其中西学堂有中川氏担任教习。

我邦对于浙江之感化,可谓先由教育上实行,倘不蹶而进,大有希望。但望互为和睦,勿成反目,以期收到好结果。

二十三日,雨过天晴。伊藤壶溪氏劝余游西溪。西溪乃厉樊榭故宅所在,因梅花而得名,固无有异议。早晨驱马出钱塘门,离湖岸而向北行,转而向西,沿溪左边见宝俣塔,继续前进,过秦亭山下。

此一带左右尽为坟墓,草树茂盛,夹杂红叶,野色秀丽。离渠进入山路,小径疑为南宋高宗辇路,观金鱼井,频问往西溪之路,无人明晓。已然幽径曲折,苔藓溜滑,清泉潺潺,再深入山中,修篁夹溪,仰而不见天色,山气清冷,寒气彻肤,问地名于途中之人,答曰花坞,此处亦闻名胜地,然西溪之路,越发不明。不得已回转马首,沿原路而下,于桃源岭下买面充饥,又问西溪之路,闻言尚有十余清里。时已午后三时,已晚,因相谋变更计划,决定弃马步行,逾桃源岭,赴灵隐。

到达岭上,背后野色旷远,绿树红叶相间,锦绣斑斓,前方西湖尽收眼底,隔着杭州城、吴山,钱塘江水如拖白练,遥天低处,可见海宁一带海水。城内外,郭落粉壁,闪映于翠树之间,此地方之殷富一望可知也。

从岭上下来,取路小径,出于溪流之旁,清亮溪水流于树阴之下,沙石明澈。沿溪流而进,有前出穹隆桥,渡之右拐,直达灵隐寺。寺青翠若滴,在高耸入云之北高峰下,山势匝匝,自护灵区。

进入楼门,行数十步,飞来峰在磴道之左,岩石嵯峨,参差高耸,且多石洞。武林旧事诸岩洞皆嵌空玲珑,莹滑清润,若虬龙瑞凤,若层华之吐萼,若皱縠叠浪,穿幽透深,难以名状。林木皆由岩骨拔地而起,真可谓无土而生。岩面洞间,雕刻无数佛像,似为元代至元年间之物,但多经明末清初拙工修改,面相失其活气,幸存当年制作者,姿态怪诡而丰腴,与居庸关佛像出于同一手法。洞中题名者,乃宋代以后到近代之有名无名之辈。

从冷泉亭前进门,本堂毁于发贼之乱,仅存其基址。进入罗汉堂观罗汉,长皆六尺许,似为明末之作,与我宇治黄檗山十八罗汉同一式样,稍显笨拙,然比之北京西山碧云寺之罗汉为精。

出于寺门则天将日暮,疾步出至西湖边,已过六时也。为赶钱塘门之未关,由卧龙桥上流赁舟,从里湖横穿苏公堤,出至外湖,孤山、宝石山一带点点灯火,倒映水面。暮色渐深,水烟微茫,牧溪如行于水墨山水之间,何处传来隐隐钟声,更添寂寞,进入钱塘门时,已难辨归路。

二十四日,登所谓吴山第一峰,吴山不过一小丘陵,在遮蔽于西湖南面之群峰一端。进入城壁内,西湖在左,浙江在右,北为杭州城万家,粉壁鳞次,壮观无比,设大观台,寺观台榭栉比,反而妨碍远眺。沈德潜诗“湖影长堤分内外,江流全浙划东西。凭高无限苍茫意,一抹遥山指会稽”乃记实之笔也。

浙江有观潮之名,所谓钱塘八月之潮。吾不当其时,观浙江平稳如熨耳,然若其一白湖,布帆稳行,入于无际,似亦不易。由吴山当西南,有凤凰山,其下一寺院,云为南宋大内旧址。今为城外之域,无人凭吊,虽详问路人,无一人知之,余亦迫于行程,无缘追索,深为遗憾。

由吴山归途,访五圣堂巷西本愿寺学堂,午后乘轿子从杭州出发,至拱宸桥,搭乘戴生昌之小汽船,晚六时向苏州出发。

呈湖南词兄用敦民西溪诗韵

伊藤壶溪

故人远自海之东,佳约明朝酒不空。

十里秦亭山水下,芦花如雪扑吟蓬。

次韵奉酬壶溪词兄

内藤湖南

水乡闻道浙西东,断续渔歌半落空。

最是西湖明月夜,故人留我泊吟篷。

西湖之胜,到底非些许短篇所能尽,若有人欲仔细寻访,抵杭州后直就官书局,购求《西湖志》、《湖山便览》为便。今单将西湖十景、钱塘八景、增修西湖十八景列于目录,以资游客探胜,必依此品题探访名胜,则恰如检教坊姓名,得可意佳人也。

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 双峰插云 柳浪闻莺 花港观鱼
曲院风荷 平湖秋月 南屏晚钟 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 断桥残雪

钱塘八景

六桥烟柳 九里云松 灵石樵歌 冷泉猿啸
葛岭朝磬 孤山霁雪 北关夜市 浙江秋涛

增修西湖十八景

湖山春社 功德崇坊 玉带晴虹 海霞西爽
梅林归鹤 鱼沼秋蓉 莲池松舍 宝石凤亭
亭湾骑射 蕉石鸣琴 玉泉鱼跃 风岭松涛
湖心凭眺 吴山大观 天竺香市 云栖梵经
韬光观海 西溪探梅

八、苏州 虎丘 寒山寺 灵岩山 沧浪亭

我所乘牵舟之上等室内,已有四名中国人,无一空席,予勉强挤入,其局促无法言说。平常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衣袖相触亦觉不快,今奋力挤入,不得不求一宵之眠,实堪怜也。暗自苦虑如有吸食鸦片者将如之何,幸而大家均非瘾君子。

二十五日晨,船过嘉兴,至此与沪杭间航路相同,均为水路,由此分头沿大运河奔向苏州。舟中肮脏无聊,身心具疲,中国人旅客习惯携带寝具旅行,甚至携带食器、便器出门,原来船上连一个茶碗也不提供,我虽几次讨要开水,却苦于没有容器,不得已向同船

中国人借来救急。同船一人名唤熊佐周，浙江衢府人氏，似为官吏，向我请求笔谈，应酬数语，聊以解闷，并将皮包中一份《万朝报》赠与彼。

过平望镇，一直向北，经过名为宝带桥之一大石桥旁，眼镜形孔洞共计五十三个相连，其中央三洞比较大，即使形容为长虹横空，亦非过言。根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其长度有一千二百丈，此言过于夸大，实际大约有六七町。当澹台湖口，乃运道所经，汉代时已开，唐代王仲舒捐宝带筑此而得名，据云宋明代曾经重修。晚上到达苏州吴门桥东，至领事馆拜片山敏彦氏为东道。

苏州日本人必游之处有枫山、寒山寺、虎丘等地，大东汽船公司苏州分店职员海津、新井二君为我借来一只小画舫，据称为日本人做游览向导已经不下五六十回，我亦忝居其中。

二十七日于吴门桥下解缆，先向虎丘。城壁西面外侧即为大运河，河中船只鳞次，还有江苏水师若干只炮艇，为小型中国船，船首备铜制炮一架，大小似机关炮，艇虽小，闻足以耐受发炮时震动。太湖水师炮艇亦同制，乃彭玉麟组织长江水师，扑灭发贼势焰时遗制，昔日虽曾有效，如今实战固不中用。

过胥门、阊门，名字似曾相识，左拐进入一狭窄水路。直到虎丘，两岸市屋栉比，无甚风景特别之处。往来船只虽然频繁，舟人为了避免互相碰撞，一面躲闪，一面高声叫骂。至于虎丘山麓，民家渐疏，于柳阴之下系缆，弃舟登丘。

虎丘山在苏州西北七里之处，平原中一大山坡，又名海涌丘，《吴越春秋》载吴王阖闾坟冢所在地。盖因发五郡十万人治冢，葬后三日，白虎蹲距其上，故名虎丘。秦始皇东巡时，掘冢求吴王宝剑，其虎当坟而距，始皇以剑击之，不及而误中石，遗迹尚存。剑不复获，陷而成池，故号剑池。池旁有石，可坐千人，又号千人石，见于唐代书籍《吴地记》。

进入山门，观元至正、明永乐、景泰、正德等修造虎丘云岩寺

碑，永乐碑系杨士奇撰文，稍前进则据丘有拥翠山，由此向西方放眼望去，灵岩山、天平山、狮子山、上方山、阳山等吴郡名山，断续尽于平野。山庄下有憨憨泉，再拾磴而上，有秦始皇试剑石，巨石从中截断，秋草萌生于其间。又有真娘墓，真娘乃昔日吴国佳丽，见于《吴地记》，自古行客才子题诗者多，我国竹添井井之句亦在内，但其葬于此地之缘故则不明。

石阶尽处则为千人石，岩石平广，曝于风雨，色泽苍黑。左边尽头为剑池，两岩耸峙，如巨斧劈之，上架石，间淌清泉，有风壑寒泉（疑为云泉之误——译者注）之题字。池旁一石，大书虎丘剑池四字，相传为颜鲁公之书，几经改雕，邻有吕祖师、陈希夷之石刻像。千人石相传为高僧竺道生说法之处，立其石为听众，石皆点头，真乃灵迹，现在仅存明万历壬辰年间所建金刚经石凳而已。山顶寺中，闻有钟铸造于我邦，虽确有其事，但系贞享年间铸造，铜质甚粗，乃钱塘胡光墉寄进，盖应为我邦维新后中国商人于神户、大阪等地买进寺院变卖之物，带回国内者。

丘上有七重塔，由此处苏州四周平野尽入眼中，沟渠纵横，绿树荫郁，时而夹杂以红黄，稻田黄熟，错综其间，可知此地丰饶。苏州城北寺九重大塔、双塔寺双塔、瑞光寺之塔最为著名，东北方向野色接天之处，水光微茫，借望远镜之力仅得辨认仅次于太湖之大湖阳澄湖。下丘复登舟，向枫桥驶去。

由虎丘到枫桥之水路，通过田野之间，往来船只稀少，两岸芦荻临水，几碍舟行，红树掩映，落叶点水，处处古坟，起伏于草间，庶几寂寞。枫桥镇成一小市，桥在其市中，于镇尽头驻舟，步行至寒山寺，寺门关闭，叩门而访，一贫僧欣然而应，为余向导。

寺堂已全荒废，一阴暗庵中安置佛像，有一僧人默然枯坐。屋瓦石础，胡乱堆垒，有明崇祯年号。一石额横卧，上刻寒拾遗迹四字。文衡山草书、张继夜泊诗碑颓然嵌于壁间，大半剥落，埋没于尘埃污秽之间。凡来此处访问者，几乎我邦人，苏州虽称文士汇集

之地，却无凭吊古迹之人，中国人之衰颓气象由此可见一斑。

枫桥虽当孔道，发贼之乱后又经修造，穹隆形小桥，架设于市街要道之间，两侧为公共厕所。若欲发张继^①之诗情，泊舟于其下，定会臭不可闻，终夜难以成眠，真可笑之至。

归途路过留园，此园以亭榭重叠为趣，以石刻楹联装饰古雅，乃中国泉石一典型标本。门前乞丐麇集，令人惊讶，下午五时回到吴门桥。

因欲探灵岩山之胜，二十八日邀东本愿寺山本一成师，复赁昨日画舫。水路由胥门此岸，顺左路，向西南方向，《地志》之胥塘应是此地之谓。右方黄山、又名笔格山，以形似笔架而得名。狮子山因若狮貌蹲坐，有吴王僚之墓，故名狮子山，于平野中望见。左有上方山，由山麓登至半山腹，处处红树点缀，数里之外可望见山颠之塔。

有七子山，山顶有古冢，数个隆起，间隔相等，应为昔日某朝七王之墓乎？里俗所传，《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大清一统志》并无此记载，而此等书中所谓横山，由地势考之莫非此山乎？山中闻有陆云之墓，然无从询问。水路稍曲，黄山尽头，于左方看见七子山，灵岩山之塔亦早于前面望见。

过木渎镇，两岸老树，交柯蔽水，驻舟此处，与山本氏步行。由山之西面攀登，峰道渐渐陡峭，难以措足，丈余怪石往往阻挡于路中。仰见山颠奇岩，参差错落，老绿红黄树木点缀其间，景物奇妙。山顶有灵岩寺，相传晋朝大尉陆玩舍宅为寺，就此处小憩。

灵岩山本名砚石山，有石以为砚，见于《图经续记》，今已不见有此等石。山之西有石鼓，大有三十围，因此亦名石鼓山。《吴地记》、《图经续记》、《太平寰宇记》均有记载，虽质询寺僧，并物色之，终不得断定。《越绝书》载吴人于砚石建馆娃宫，即为此山。据扬

^① 张继：唐诗人，著名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作者。

雄《方言》吴人呼美女曰娃，则应以西施而得名，《图经续记》所云也。

《图经续记》载山顶有三池，一曰日月池，一曰砚池，一曰浣华池，吴时所凿，下有石室，吴王囚禁范蠡之处。《姑苏新志》载有琴台、西施洞、响蹀廊、吴王井、佛日岩等遗迹名目。烦寺僧代为向导，山顶实有二池，一清澈，不知底；一水草密生，不见水色。一为形圆，一为八角形，另有一池不见。

寺院多半荒废，草没断础，馆娃宫亦无从凭吊，以横梓铺地，当年西施走过时发出轻微响声之响蹀廊，何由追索！岩石垒圯，冒险攀登，到达颠峰，传此处即为琴台之旧迹。虽有石刻琴台之字，然娇弱美人如何能攀此危峰，鼓瑶琴于此，想来甚觉荒唐。

由此望去，一河流向西南，到达太湖胥口，笔直如剑，名采香泾。太湖水色，连接碧天，洞庭西山，秀丽清晰，其余群峰错立，互相掩映，所谓太湖七十二峰乎？《图经续记》记载尝登灵岩之颠，俯视具区（即太湖），眺望洞庭，烟波浩淼，一目千里，碧岩翠坞，点缀于烟波之中，诚绝景者，可谓得其实也。

湖大概分为数支，南由七子山之左望见者应为石湖，北由穹窿山、光福山之右亦隐约可见一物，太湖当灵岩山西面而横，因其太大，远看犹如绕山成半环状。如苏山在胥口之北，吴王阖闾、夫差极两代之力，以全吴之富，三年聚材，五年而成，高可望三百里，楚之章华亦不及，人云太史公上姑苏，望五湖，非此处乎？由灵岩向东北接续山脉中，天平山巍然高耸，山麓林樾阴翳，秀润可爱，与《图经续记》所记无异。徘徊观望，不得不思古人悠然泛舟五湖之乐。

归途于寺中小憩，归路寻西施洞，仅为一浅近石罅，果是乎？终不审。步行于无路之处，由石城遗址出至原来瓦道，登舟就归路。近城时已日暮时分，画舫点二盏灯，剪彩装饰，橹声咿呀，到达吴门桥。

翌日早晨观承天寺、北寺。北寺之塔，九重二十余丈，游历以来所见最大者。虽欲登塔，此日雾深，苏州城内模糊不见。塔内之瓦上可以看出明嘉靖三十七年及四十一年铭文，砖色黑而有光泽，制法极精，寺为三国时吴夫人所建立，现存者明显为明中叶以后修造。寺本名报恩寺，其旁边有普门禅院，宋景德年中日本僧人寂照即圆通大师居处，报恩寺僧人成莲亦曾向余言及，而今禅院已亡。

玄妙观乃此地道教大本山，建筑壮丽，地处闹市，与我浅草寺相仿佛。此日午后片山氏邀余泛舟城外采菱洲，洲名乃彼氏所命。此处田野平坦，洲渚曲折，田舍朴素，甚有逸趣，片山氏屡屡于公务之余泛舟于此。

苏州日本领事馆，东与南禅寺为邻，前对孔庙，北与沧浪亭为邻。南禅寺闻为白乐天旧游之地，因无暇观览，故无从记述。惟其寺僧太贪，闻余到达苏州前日，有怨恨之者自缢于寺中，僧亦因此备感尴尬。盖中国如有人死于己之境内，极为不祥，恐授贪官以罗织罪名之把柄，故必重贿官吏，只求消灾免祸。

苏州孔庙，虽以壮大而闻名，境内颇为荒凉，多为农夫犁锄所侵，宋范成大等同年题名碑嵌于壁间，尚可辨认。最值得记述者乃沧浪亭也。

《石林诗话》记载沧浪亭原为五代钱氏时广陵王元璟池馆，其有沧浪之名者，起因于宋庆历年间苏子美^①。子美被谗废官，寓于吴中，买水石作沧浪亭。集中关于此亭有诗数首，欧阳文忠公^②、梅圣俞^③等亦与之唱和，文忠诗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之句。传圣俞晚年住此亭之邻。子美既死，亭屡易其主，建

① 苏子美(1008~1048年):北宋诗人。名舜钦,字子美。诗风豪健,有《苏学士文集》。

② 欧阳文忠(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名修,字永叔,谥文忠。是北宋古文运动领袖,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③ 梅圣俞(1002~1060年):即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所作致力于反映社会矛盾和民间疾苦,对北宋诗风的转变起了很大影响。

炎时罹于兵火，为韩蕲王世忠所得，其后屡经变迁。清初宋牧仲为江苏巡抚时，亭之故址仅存一抔，野水滢洄，巨石颓扑，小山为荒烟蔓草所掩，人迹罕至，虽重修恢复旧观，又毁于发匪，现存者系其后修造。《沧浪小志》二卷宋仲牧所编，记述其改修前事迹名胜之梗概。

绕亭有一池，败荷掩蔽，中有亭榭树石，虽不经常修治，却颇洁净可观。沧浪亭在小丘之上，文衡山隶书之额，是否牧仲所记之物不得而知。亭之著名，不在其实景，而在于其为苏子美、欧阳文忠、梅圣俞之遗迹，近来搜集宋中丞王阮亭、尤悔庵、朱竹垞、邵青门以下名士词人题咏，一时风流之胜，表彰胜迹，难舍之心也。

三十日观亭，此日又观毁于发匪之乱之开元寺藏经阁，傍晚由吴门桥外搭乘大东公司牵船向上海出发，三十一日早晨到达沪上。苏杭之游到此结束。

九、长江溯行

在上海正值天长节^① 佳辰，到位于张园之日本人会，参加领事馆宴会，得以恭祝陛下万岁。

翌日四日夜，搭乘大阪商船公司天龙丸向汉口出发，出帆时五日凌晨二时左右，梦中不晓。早晨来到甲板，江流广阔而不知涯涘，处处绿树如烟，或露树梢，或露树干，因此可测江之宽窄。前方右侧，烟雾中依稀有一物，架望远镜远瞰，果然为山。按照地图，则应为狼山。稍向前行，逐次出现三四座山峰，其中一山上有塔，更见前言不爽。按狼山与塔山、军山、马鞍山、刀刃山相接续，亦称狼五山，向南连绵八十里，直抵苏州常熟县福山镇。凭左舷，远方白色家屋隐现，应为福山镇也。此镇及上流杨家港，传并为明嘉靖年

^① 天长节：日本人称天皇的生日。

中为抵御倭寇所筑堡垒之处。狼山、福山与崇明互为犄角，乃防守要地，八幡^①船英雄纵横其间，如人无人之地，一路扫荡之势犹可想像。通州在狼山之北五十清里处，航海者因强渡狼山渡，故名为通州。

由狼山渡至江阴，江流广阔处四、五海里，狭窄处亦不下二海里，大江汪洋，江乎海乎，令人难辨。两岸仅数点青螺，时现于微茫之中。至江阴县东北六清里处黄山脚下，江流仅一海里之宽，黄山鹅鼻嘴临江，称长江第一关隘，乃攻守重地。宋南渡后，在山麓安置营寨，明初使吴良守此处，吴王张士诚遂因此不得越江，亦不得至上流。今亦炮垒罗列，江南提督李占椿镇守，南方新式精锐自强军闻亦驻屯此地。

江阴县北，黄山西南，有君山。其西有黄田港，通县城，相传为楚春申君黄歇引江水灌溉田地之所，君山、黄田港，皆因春申君而得名。森槐南《江阴县所见诗》曰：“江流微一蹙，潮势复千盘”者善道其形胜者也。炮垒为谁成，估帆行自安”之续句，我亦不得不为同感。虽知由天星桥一带，江流折回由北而来，但入夜不得看清。抵镇江已夜半时分，蹴被而起，窥视江面，夜色黑暗，星光之下仅得看见江岸有山，推测为北固山。对岸数点灯火，应为南宋刘锜屯兵抗拒金兵之瓜洲。

六日早晨起来出至甲板，已远过南京，洲渚断续，江流合而又分。船过泰兴洲西，李青莲^②捉月之采石矶，隔洲不见。两浮屠^③，一高耸丘上，一立于平地，似为太平府一带。有浮屠之山曰黄山，刘宋之时凌歊台旧址。远方群山蜿蜒，隐现于烟蔼之间，昔日桓温携妓登此，奏白紵之歌，得名曰白紵山，因李白每每激赏齐谢宣城，又名谢公山。

① 八幡：日本北九州的地名，在此指日本。

② 李青莲：即唐代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③ 浮屠：佛教名词，在此指佛塔。

恒温开九日宴之龙山等，江流合而又分之所，崢岩东西相峙于江两岸，各高二百五十尺，红绿矮树，点缀碧岩之间，山下有小市邑，所谓东西梁山，东梁山又名博望山，合两山曰天门山，青莲之句“天门中断楚江开”^①即是此处，若余则真乃“孤帆一片日边来”者。春秋吴楚之战以后，经六朝唐宋，乃代代攻守之要塞，铁锁断江故事已成梦境。

过四合山与曹姑洲之间，由赭山浮屠得认芜湖埠头，船驻于此一小时，出发向南西驶去，经旧县抵达荻港。在江阴上流，以荻港为第二险要之地，凤凰矶迫临大江，江流狭窄处仅四分之三海里。邑落在矶之南，介于山水之间，景致极美。稍下则有板子矶，高出江面八十尺，上面安置有浮屠，即所谓暨居山，相传山顶上有龙池。荻港上流，江流折回西来，分歧为数支，此时暮色渐暝，不知航行于何支，梦中经过池洲、安庆。

七日早晨出至甲板，奇景突现眼前，急忙拭目细看，马当矶也。陆龟蒙尝铭曰：天下之险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险为一则吾赤马当也。岩石壁立，若以巨斧削之，树木全无，只见草苔苍润而已。江水至此，碰壁旋回，形成浊流旋涡，千吨大船亦为之摇摇晃晃，橈倾舷鸣。绕岩一转，则波平如熨，境亦豁然，杨柳为林，遮障沙岸。山渐远，烟渐浓，微茫无际，忽又群峦近水，风景秀蕴。

马当已去，小姑又来。小姑山又作小孤山，古来在江之北岸，半入江中。明成化二十年江水忽然分而北去，至绕小姑山。今屹立于四面江水澎湃之间，孤岩巍然，北面似有水鸟群栖，鸟粪如雪。南面林木丛生，石阶百余蹬，达嵌于岩腹之宫观，观中之人，能由江中指点辨认。山顶更有二级浮屠，东对澎浪矶，矶之险与奇，不让马当。水边亦有观，其屋翼然相重叠，江流湍急，沸然奔涌，因其景致绝胜，故俗谚云小姑嫁彭郎。

^① 见于李白《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过澎浪矶，则为彭泽县，此一带江之南岸，山骨尽露出，危岩争峙，远离江水，应为江流变迁之结果。山与山之间，芦花盛开，眺望称奇。大凡大江沿岸，若洲渚平衍之处，则芦荻丛生，往往绵延数百里，时方孟冬，叶枯花开，如霜似雪，极目无涯。或者长天杳渺，云树相接，借助于望远镜，可望见倦飞之鸟，低回盘旋。此等风光，其恢弘阔大，乃大陆中原之特有，囿于我邦细腻景致之辈难以想像，真乃天地间一大壮观。

更向西南行驶，江流宽阔，南岸山峦起伏，数里之间，山际似有白云，近前用望远镜望去，始知乃沙山荒秃之处。前方烟云之处，攒峰叠嶂，山色苍润者应为庐山。稍前进则靠近南岸江水略觉澄清，知为鄱阳湖水合流，湖口县据山，临湖口，景致奇特。

于船右见张家洲，于船左见扁担洲。直向西行，扁担洲与梅家洲俱由鄱阳湖划入大江，地势极低，由此四五海里亦在南方。大孤山屹立于湖心，山上有浮屠，摩空矗立。大孤山又称鞋山，取其形似，四面洪涛之中，一峰独耸，巍然矗立，相传为禹治理洪水时，刻石记功之处。又传为秦始皇勒铭之处，顾况诗云“大孤山尽小孤山，月照洞庭归客船”，乃自古有名胜地。

渐进则庐山诸峰，隔烟竞秀，非莲花、双剑、天池、石耳、掷笔诸峰乎。邦人熟知之香炉峰亦定在其中，但难分辨耳。大凡长江沿岸山峰，无有高于千尺以上者，独匡庐群峰，高达四千尺到四千五百尺，且岩壑横斜，穷其奇状。北则面对大江，东则俯瞰彭泽，自古称为神灵居宅，道术之士，嘉遁之客，多寄迹其间，更增其灵异，吾则但恨不遑探访慧远、渊明旧居耳。

午后二时许，船到锦江府，即古时江州浔阳郡。所临大江又称浔阳江，城壁蜿蜒压江。城壁彼侧，红树参差，楼阁隐现，城壁东连炮台，其中尚有正在建筑之中者。

白乐天偶逢商妇之琵琶亭^① 何处,甘棠湖、湓浦口水色独清,不知昔日风景如何,江湖吞纳,江陵、武昌重险形胜依然。船由此处渐向西北行进,天阴而雨,到达武穴镇时,暮色已深,闻上流江狭岸险,风景多佳,翌日八日晨到达汉口之前,不知黑甜梦中经过何处也。

十、游武汉 黄鹤楼 大别山 伯牙塔

在汉口以《汉报》馆宗方小太郎为东道,但九日至十一日三天为淫雨所阻,无法游览,空螻居馆内,只得与馆内冈西门、篠原牧东、清藤吞宇诸氏闲谈度日。

十二日天始放晴,江上之舟,点点可数,宗方、冈、篠原三位陪伴,于招商局栈头求渡舟,逆流向南。岸上见扶桑^② 宫祠,盖移我金毘罗^③ 神社而祀,为航业者所信仰,中国之地往往有祭祀之者。八百万神^④ 众多,《延喜式》^⑤ 名神即有三千一百三十二座,而被异域崇祀者惟此神而已,吾深感象头山头神威之灵验。

到达汉水之口,只见万樯林立,果然名不虚传,眼前景象犹如修竹密生,樯外市屋,遮蔽不现。船舶多逆汉水而行,往来于襄阳地方,除此之外来往于湖南洞庭湖和逆三峡行驶之船,各根据水势及载货种类,形状各异,所停泊码头亦各不相同。其中逆三峡行驶之船竹编纤绳之粗大,令人目瞪口呆,陶索人坐数丈高小槽之上,竹片长垂,一路编去,呈一种奇观。大别山尽头晴川阁下转弯向

① 唐元和十一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听一歌妓弹奏琵琶,诉说身世,哀叹沦落,便写下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借以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成为传世名篇。

② 扶桑:日本的旧称。

③ 金毘罗:梵语鰲鱼之意,佛教中一神之名,在日本成为保佑航海安全的神,深受渔民崇信。

④ 八百万神:日本古代乃泛神论,八百万言其众多。

⑤ 《延喜式》:日本古代律令书。

东,横穿江面,到达武昌府黄鹤楼后弃舟。

黄鹤楼址在黄鹄山江岸尽头黄鹄矶,西对汉阳大别山,中挟大江。江宽一海里许,浊流滚滚,长天尽于低野。凤凰山与黄鹄山平行,皆在府城内。明月、俞家诸湖,绕城东南,远近相属,或通大江,形势雄壮,不愧自古称为巨镇。

进入汉阳门,沿石阶而上,乞丐蝇集,纠缠不休,观楼址,于后面茶楼小憩。按汪容甫代毕沅所作《黄鹤楼铭》之序云:

江出于峡,东至巴邱,沅湘二水入,又东至夏口,汉水入,于是西由岷山,西南由牂牁,南由桂岭,西北由蟠家,五水所经,半天下,皆汇于是,以注于海。而江夏之黄鹄山,当其冲,江环其三面,再折而后东,故地形称险。

县因山为城,山之西有矶,起于江中,石立如植,水激逆行数里,于形尤险。其上为楼,咸取山以为名,始于孙吴,郦氏^①著之,《齐》《梁》二书,并载其迹,后楼之兴废,史无能记。

乾隆元年,大学士史文靖总督湖广,乃更其制,由山以上,直立者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壮宏丽,其称山川,历年六十,坚密如新。其下则水师艨艟在,每岁十月都试,吴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货所凑,道路昼夜,行无休著,籍户八百万,公私舟楫,列檣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庶弥望,无高山深林之蔽。

铭词云:

乐哉斯邱,曾城之颠。上标崇观,下俯大川。柱天不倾,障江欲回。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会是程,荆蛮斯控。光映鸟帟,势吞云梦。四野底平,八窗洞属。登若凭虚,望惟极目。

将其形胜形容道尽。但楼毁于十五年前而已不存,流传于今之照片上其旧规乃圆形三层楼,飞檐若翔,甚有意趣。乾隆之昔,

^① 郦氏:指著《水经注》的郦道元。

非十八丈高楼，盖乾隆兴筑之楼，被焚于发贼之乱，后改筑三层楼，此亦遭火灾，今未及再兴。一去不还者，非惟黄鹤，晴川阁亦有名无实，岿然对峙，鹦鹉洲由江心移至江北，附着于汉阳府南，举目而望，山川楼观亦兴衰非旧。汪容甫又云：

其逐臣羁客，登高作赋，感物造端，可兴可怨，丹邱羽人，云水栖游，徜徉其地，均以发抒文采，足以增成故实。

吾虽不能追此二者，岂不竟为慨然千古之叹乎！

下黄鹤山，由其北面绕行，由南楼出于西。南楼又名白云楼，宋元佑年间重建，且非庾亮曾登南楼。穿行市街，抵达自强学堂，系总督张之洞所建，规模颇为宏壮，本邦人三名教师应聘于此，即古山、根岸、柳原三氏。问其授业规模后告辞。

又抵农务学堂，学堂在黄鹤山脉蛇山之麓，与演武亭广地为邻。学堂总办乃汪凤仪氏，张之洞有力幕僚也，养蚕部有峰村氏等二名本邦教师。

再往南有武备学堂，大原大尉等数名本邦人受聘为翻译官，如此驻在武昌之邦人大抵为教师，另外还有本愿寺原田了哲氏、三井物产公司二名留学生。余辞汉口之日，又有西本愿寺野边氏前来，此地固非商业重地，无一商业家。傍晚又至汉阳门外赁舟，归汉口。

翌日十三日，又为宗方、冈、清藤、篠原所陪伴，登汉阳大别山。先沿江岸划小船，至晴川阁下弃舟，阁下岩石攒立，极为诡奇，名为烟波石，此浦因崔颢题诗^①而名烟波江，拘泥可笑，是与我邦有《源氏物语》，因之便生出须磨、明石等名所如出一辙。阁乃明代知府范之箴所建，立于大别山江岸尽头，景致颇壮。照例贿赂守门人后登临，上大别山。

《水经注》所谓鲁山，又名翼际山，俗称龟山。《长江图说》著者

^① 唐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

谓此山非大别山，大别山应为黄麻北境大山。指龟山为大别山，始于唐人，论之颇详，相当可信。同著者又论述今日之汉口非禹迹之汉口，乃夏口也。以武昌为夏口，属于南岸者，以古时之真为非，古时汉口在距今日汉口东三五十清里之间，此等议论关于地理变迁，饶有趣味，在此不遑详述。

山北有著名汉阳铁政局，规模壮大，令人惊讶，厂屋连栋，坐落于山与汉水之间，其范围约与山长度相同，月湖之胜景，半入其域内。由山上望去，沃衍平野与沮洳湖泽相间，四周天地无际，长江来路、去路亦无际，武昌、汉阳、汉口夹江汉而为三足鼎立之势，三市市屋栉比，其繁华可想而知，所谓八省之会，现在将来之大市场。

山到尽头则为月湖，残荷尚存几茎，水已干涸，舟行之路挣扎于泥泞之间。湖中有伯牙台，伯牙鼓琴，钟子期赏琴，果为此处与否，不得而知。然其境清幽，正宜听峨峨洋洋之音，小憩于某室中，悬挂古琴折本数幅，古雅相宜。出于台，棹舟月湖，湖堤上苦草小屋众多，可知贫民之多。里门有郎官里，忆起李白郎官湖故事，但郎官湖应在汉阳府南，且已于明正德年间填淤，同于沟域。再弃舟，行数十步，由五圣庙南岸雇舟下汉水，过帆樯林立之间，归汉口。汪容甫代毕沅所作《汉上琴台之铭》，亦能纪伯牙台之胜而无憾，其文曰：

自汉阳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广十亩，东对大别，左界汉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为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盖在此云，居人筑馆其上，名之曰琴台。通津直道，来止近郊，层轩累树，迥出尘表，上多平旷，林木翳然，水至清浅，鱼藻交映。可以栖迟，可以眺望，可以泳游。无寻幽陟远之劳，靡登高临深之惧，懿彼一邱，实具二美。桃花渌水，秋月春风，都人冶游，曾无旷日。夫以夔襄之技，温雪之交，一挥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穷谷之中，广厦细旃之上，灵踪所寄，奚事刻舟，胜地写心，谅符元赏。余少好雅琴，粗谙操缦，自奉简书，久忘在御，弭节夏口，假馆汉皋，峴首同感，桑下是

恋。于以濯足沧浪，息阴乔木，听渔父之鼓继，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谢尘缘，希风往哲，何必抚弦动曲，乃移我情。

铭曰：

宛彼崇邱，于汉之阴，二子来游，爰迄于今。广川人静，孤馆天沉，微风永夜，虚籁生林。冷冷水际，时泛遗音，三叹应节，如彼赏心。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海忆乘舟，岩思避雨。邈矣高台，岿然旧楚，譬操南音，尚怀吾士。白雪罢歌，湘灵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终古。

起首至“曾无旷日”，乃实景，略无文饰，而冶游之客今亦不绝。余游览之日，目睹靓妆丽服之士女，群集嬉戏于此。又“夔襄之技，温雪之交”数句，到破伯牙鼓琴不必拘泥于此地，以及铭词之“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数句，应谓能于无声之处听遗音者也。余爱汪容甫文藻之才能将莫须有之乡提高价值，故在此引用。

十四日风力颇劲，此日约定往武昌访问原田了哲氏，宗方氏亦应两湖书院山长梁氏之邀请，一同赁舟。波涛高，小舟不耐航行，乃先赖小舟到龙王庙前，换乘官船。官渡船以帆航行，形状颇大，然其出至江心，为风浪所掀翻，如枯叶舞于空中，乘客皆紧握船体，才得免于颠跌。舟行如剑，顷刻之间到达对岸。

由岸上回首，恶浪汹涌，黄浊之流，激喷白雪，平常往来之船，旁午江上，今日只影不见。即使官渡帆船，亦于波间忽高忽低，险不可言，古人叹为所以截断天下于南北者，果然言不虚传。

由武胜门进入，访原田氏于花园山寓所，受午餐之饷。告辞来至崇文书局，购书数册。越胭脂山、凤凰山，复至农务学堂访汪凤瀛氏，不在。在此会合宗方氏，求官渡船就归程，风浪更猛，舟殆倾覆者数次，水手利用逆风，不费多时，已到龙王庙前。

此夜搭乘大阪商船公司大井川丸，从汉口出发前往南京，月明如昼，而风涛犹不已，舟摇摇如在洋中。此行本欲前往宜昌，但因宜汉间、汉沪间以及沪崎间船便接续太过仓促，不得已断念，关于

此地名人张之洞，当别为详论。

十一、赤壁 金陵 镇江

预定夜半时分通过黄州，赤壁被今鸡窠湖与湖外之洲所隔，距江数清里，见于《长江图说》坡游旧事^①，在甲板上望去，月色清莹，霜气漫天，北岸黄州，树色朦胧，灯火点缀于其间，于水渚之中仿佛是南岸武昌西山。赤壁早已在上流，甚至不知其方位，此夜当清历十月十二日。

《读史方輿纪要》^②曰：江汉之间，有五赤壁，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也。江夏与汉川赤壁与周郎^③苏子无关，故舍之。周郎败曹孟德之处，异说纷纷，难定孰是。《读史方輿纪要》乃此类著述中最为有力者，引图经，以周郎赤壁为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大清一统志》同作在嘉鱼县，而又曰在县西南，继承《元和志》之误也，应为县东北与江夏县接界处。

按《水经注》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日周瑜诈黄盖与魏武大军之处，当以嘉鱼县北为正，则《一统志》所记近于真实。然《长江图说》又别出一说，以从前坡游之赤壁为周郎赤壁，断言东坡不误，反以《水经注》为误，今裁断此案亦非朝夕可成，故在此不提。

十五日早晨，复在武穴镇，天虽放晴，北风彻肤，不能久居甲板。过九江，过湖口，庐山山容比前日更觉奇异，无缘谛观。昨日武昌之游，因渡船中寒冷，故经过小孤、马当时，稍觉身体失和，服所携药品，暂寝于船舱。晚五时过安庆府时清醒，由船窗向外望

① 坡指宋代文学家苏轼，号东坡居士。曾游位于今湖北省黄冈城西北江滨的赤壁，作《赤壁赋》和《赤壁怀古·念奴娇》，误以为赤壁之战处。

② 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撰重要历史地理名著。

③ 指三国时的周瑜。

去,大塔屹立于江岸,市屋充满于城壁内外,后方冈峦相接,映于夕晖。此夜月明,然无意观赏,空拥被而卧。

翌日十六日早晨,过芜湖、四合山、东西梁山,如旧相识,相迎相送,比前更觉亲切。由此下太平府,此次欲乘船航行泰兴州之东,经过采石矶时,不巧正在船舱内读书,及出来时,早已远去,只见峭壁临江。

更下游则为烈山洲,耸于江中,晋桓冲发建康时送谢安之之溧州,传即为此烈山洲。近金陵,山川渐壮,小三山、钱儿矶、三山之胜,陆续映入眼帘。北岸乌江镇、项王庙,离岸稍远,此处大江宽度大约一二海里,乍见南岸连峰,与城壁参差隐现,钟山峯峯,其后方便知为金陵也。随即下船,于下关登岸,农商务省留学生平冈、杉山二氏骑驴前来迎接,十分高兴。

由下关进入仪凤门,行进于张之洞甲午乙未之役,看管刘坤一,修筑马路,大约二里,到达位于紧靠总督衙门所在科巷之东本愿寺学堂,暂时留宿于此。

这条马路平坦,细柳夹道,树间仅有二三尺,皆由距离根部三尺处生枝,时已属孟冬,不免枝叶萧疏,若初春花木萌芽之际,想必嫩柳如烟,赏心悦目。巡路工人日日扫除修理不息,此处近似于上海,比之我帝国之都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京失帝都之实四百余年,加之近年遭遇发贼大乱,马路两侧亦稀有人家,田畴竹树,犬牙交错,若行于村落之间。至本愿寺一路,惟有钟楼壮大,当衢高耸,保留往时帝都之残影。附近北极阁,寂寞凄凉,其下西欧传教士住宅,甚为醒目。闻之城内市街仅占全面积之四分之一,合城内外民宅亦不过相当于城内三分之一,则周长九十六清里,其规模之大,甚于北京,而现在人口不过十五六万,其荒凉可想而知。

本愿寺学堂有三名我国教师,学生十五六名,皆学习勤奋。农商务省二留学生、三井物产公司两名留学生均在此寄宿,我国人在

南京总人数皆在此一堂中,余赴归途时,东亚同文会佐佐木四方志氏携其夫人正欲赴南京,则人数又应有所变化。

此日下午,农商务、三井留学生陪伴余游览南京最繁华市街三山街,约有半里路程,观一两家古董店,回到学堂。

翌日十七日早晨,杉山、片冈二氏作向导,诣孝陵,渡照心桥,由西华门径走内城。内城乃明代故宫所在地,今为八旗驻防居所,发贼之乱后,极其荒废,颓垣不修,御沟空流。进入西安门,午门现于右边,大半塞之,仅存里五龙桥。

故宫旧址仅有左宗棠修建方孝孺^①祠庙,进入祠内,拜孝孺、铁弦以下靖难之役^②忠义诸木主,观孝孺血石,出此,由东安门出。

故宫旧址北方、内外城之间望见覆舟山,由朝阳门出至城外,钟山孱颜当面而立。其山脚高原草枯,古坟零散分布于陵谷之间,无一树遮挡,孝陵残阁、丹壁远远望见。傍城壁北行,由燕雀湖骑驴径行于原间,不待鞭策,任其奔跑,似欣欣然于野色旷豁。地志记载此一带有吴孙权陵墓,但无可辨认。

金陵城壁高五丈至七丈,不若北京,没有扶壁。其堞有瓦壁,苔生黝黑,接燕雀湖一带,与湖光相映,更加秀丽。

孝陵门已失却,享殿仅存基址,规模大于永乐陵。陵前明楼与永乐陵相同,有甬道,其下层高度倍之,其宽度三倍于永乐陵。上层房屋颓败,徒剩四壁,坠瓦狼藉,陵前乾隆御制碑亦大半残缺,乱后光景极为凄惨。归途欲由正路,与十三陵同制石人石兽排列,大小超过十三陵,制作稍粗,前方有碑亭,安放太祖功德碑。

此处钟山连峰,蜿蜒于东方,山下一带高原,间有兵营,南方平

^① 方孝孺(1357~1402年):明浙江临海人,字希直,惠帝时任侍讲学士,燕王(成祖)进入南京时,因为不肯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被杀,株连九族及学生,共八百七十余

人。^② 明惠帝曾企图削弱诸王势力,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京,号称“靖难”,四年,破南京,惠帝死,燕王即位为成祖。

田千里，树色水光，与郭落断续，方山、牛头山青螺远在野际，真不愧曾为六代帝王州，使人不免苍茫发万古之幽情。登上朝阳门头，更纵观形胜，归抵学堂时已过中午时分。

下午一柳氏陪伴余由三山街过镇淮桥，即架设于秦淮水上之桥。出聚宝门，即城南门，其壁上层楼，虽不及北京正阳门之严整，城壁规模之宏壮远胜之。过门即长干桥，向南通达市街名长干里。报恩寺大磁塔，其壮丽号称江南无双，今已不存。

里尽则进入山路，雨花台乃昔日法光^①说法，天花乱坠之旧迹，今已名不副实。近来曾国荃守垒四十余日，以周旋收复金陵之计址，兵营驻扎山顶。牛首山、方山等金陵以南诸山由此可以眺望，金陵内外城烟树参差，孝陵明楼亦历历可指，台下江南制造局虽不及汉阳之壮，然亦厂屋栉比，隐现于煤烟之间。兵营侧面有方正学之墓。

由此下台，横穿长干里，至刘园，刘氏究竟何人不得而知。园内亭榭泉石，颇有趣味，园后门立一石，勒刻刘公墩三字，记为明代青田刘伯温遗宅，历经五百年风霜，余泽今日犹在，与南京城共存，可谓可喜可贺。

傍护城河向西前行，虽江南佳丽之地，都城劫后寂寥，三十年而未能恢复。加之孟冬景色，萧条之至，与踏访北京天宁、白云寺观时景色相似，却不无望并州之感。渡城西南角赛虹桥向北行，秦淮水在西水关与护城河汇合，水波平稳，舟船往来，犹存往时繁华，稍进向西拐弯，至莫愁湖。

湖南岸有华严庵，胜棋楼与之相连而建，金陵收复之后，曾文正公热心于保存古迹，复原湖旧景时节所建，保存有文正公遗像，常言道英雄儿女两千秋，正符合眼前景色，使行客油然而动诗情。

^① 法光：疑为梁武帝时云光法师之误，相传云光法师讲经，感动上天，天花纷纷乱坠。

楼上饱览湖全景，湖周长不过数町，小于我邦不忍池^①，绕湖植柳树，今已摧残，不堪风吹，催人凄凉。想春光荡漾之时，应为新绿如烟，令人赏心悦目，不觉神往。此处城壁曲折，清凉寺、翠微亭等越过城壁可见于丘陵落木之间。一柳氏为吾指点，告余彼处乃古时石头城。

离开这里，在石城桥渡秦淮，由汉西门进入城中，傍城壁内侧前行，至清凉寺。寺颇荒凉，便直上翠微。

亭四周虽为风景胜地，但已成兵营，兵士半以农业为生计，进入营门亦无人盘问。亭中积满蒿草，无可以休憩之余地。

城西野色江流，历历在目，太白诗云三山半落青天外^②，惟此景与往昔无违。白鹭洲何处，凤凰台不明，更遑论吴宫花草、晋代衣冠。此地乃元与南唐李后主避暑之地，山虽不高，然曲径幽折，树木古苍，真乃宜人之地。

登上孙权斜月楼遗构，再次饱览风光，下楼就归路。城中荒废，古坟垄亩，相杂于陵谷之间，袁简斋小仓山房遗址已成民家。归来学堂，日已暮矣。

翌日十八日，三井修业生内田、高木二氏和农商务留学生平冈、杉山二氏陪伴，先登鸡笼山。此地闻有陈后主^③与张孔二嫔投过之胭脂井旧址，未及寻找。山中有鸡鸣寺，由此越过城壁可以望见玄武湖。玄武湖远大于莫愁湖，湖中有莲萼洲、新洲等三四小洲，残荷败柳，高低参差，亭榭掩映，仿佛六朝之昔。

出于此，登北极阁，此阁乃明钦天台旧址遗构之一。康熙帝御书旷观二字之碑，发贼之乱时断裂，乱后复合之，现立于阁内。一

① 不忍池：位于日本东京上野公园境内，是有名胜地。

② 李白《望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③ 陈后主（553～604年）：即陈叔宝，南朝陈皇帝。在位时，生活奢侈，日日与妃嫔、文臣游宴，589年，隋兵攻入建康后被俘，后病死洛阳。

带乃南朝台城所在地，凭据爽垲，眺望城中，则知“旷观”真名不虚传。

北极阁所在丘陵之下，有前见传教士之洋式小楼，鲜明如画，由此宅前可至钟楼。楼乃明时遗制，建筑规模壮大，胜过北京钟楼，清时在其楼上建一大碑，记康熙帝南巡盛典。康熙帝驻跸金陵仅两日，所谓视察民情亦不过流于形式，然康熙朝正当清代鼎盛之时，其粉饰太平，由此可见一斑。

由钟楼归旧路，更向东拐去，过总督衙门前面，抵毘卢寺，现在南京第一大寺，佛殿楼阁，以回廊接续，其数众多。住持海峰，眉目之间虽有俗气，然善待我等一行，为我等展示一万体佛和龙藏等，并亲自为我等带路参观寺中各处。

归于学堂，午餐，午后又以一柳氏为向导，参观秦淮水旁文庙，负有盛名之所谓桃叶渡乃此河曲折之处。今虽系画舫，岸上青楼，几分凄凉，不似苏州、上海一带之繁华。文庙附近，有许多小屋，热闹之极，好似苏州玄妙观，又好似我邦浅草公园一带。归途浏览书肆、墨帖店等，前往金陵刻书处访问著名之杨仁山^①氏，才交谈一二句，便开始讨论佛教，谈话才入佳境，有他客来访。在此购书数种，便告辞出门，早归学堂。

十九日欲观燕子矶，照例由农商务、三井四君陪伴出发，由北极阁下拐弯向北，行良久，一路硣确，马行艰难。由得胜门出，径行幕府山下，过二三聚落，出观音门。观音门乃南京外郭最北端，据爽垲而设门，门外孤道陡峭，突如接大江支流水滨，眼界陡然大开。有一小市，即观音港口，热闹喧阗。临江小丘，即所谓燕子矶，建有一碑，上勒康熙帝所书地名三字。

燕子矶与大江干流隔七里洲相望，缺乏壮大气势，然如陆上，则出观音门，忽接平衍景色之处，最宜远眺。水路则岩山十二洞之

^① 杨仁山(1837~1911年)：即清末著名佛教学者杨文会，字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从日本得到许多我国佛教逸书，加以翻刻。

奇尽于此，危矶压尾，直拔江上，是其所以为胜之处。王阮亭诗云：

岷涛万里望中收，振策危矶最上头。

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尽，建业西风水自流。

洒洒重悲天堑险，浴凫飞燕满汀洲。

道尽眼前实景。然《金陵志》“翻江石壁，势欲飞动”云云，当系由江中所望见，在矶上反难以领略。

下矶沿江流而上，频频回顾燕子矶之岩石磊珂，左岩山十二洞一带山峦，右为芦荻丛生之大江支流，花飞搅天，漫漫如雪，扑面而来。但路多泥泞，往往岩水相逼，于岩石夹缝中穿行。岩石十二洞山乃石灰质，为多年风雨所腐蚀，形成天然洞窟，虽颇为险怪，缺乏苍润之趣。第三洞最大，祠庙嵌于岩间，甚为奇特，下马试访。

洞中有庙，守之者应为道士，却不见踪影，守庙老叟有乞丐之色。登梯爬上岩罅，曲折数十级，柳暗花明，得上嵌于岩间之庙，再登梯则抵达此庙，因其穷窟危险之极，遂至于以此地为灵乎！其余诸洞，往往隐现于祠庙竹树之间，点缀景致，到下关之间凡二里余，眺望不厌。

至下关天已日暮，入一食店，叫来面条，臭而难以下箸，不得已忍饥出发，疾驰回到本愿寺学堂，已到晚上。翌日早晨闻加藤高明氏抵达此地，一柳氏前往下关去迎接。余翌日二十日上午辞金陵，乘马车到下关，与一柳氏等在此话别，又乘天龙川丸向上海出发。

金陵下游，南岸远近诸山，叠踏压江，处处设有炮堤，正在施工。关于将此处作法国租界之谈判，似有结果。南京戒备坚固，操练不绝。

接近镇江时已下午四时左右，望北岸瓜州镇帆樯如林。稍前进，金山寺浮屠，呈四檐角，如我邦塔之形状，层叠伽蓝耸立于丛树之中，浮于水上，犹如望海上蓬莱，真乃奇观。

停舟于镇江一小时，北固山与金山寺东西相对，成保护镇江之

势。山上楼阁应为多景楼,缠绕凸山,形成一种景致。京硯山稍远,从山颠可以望见蜿蜒于丘上之城壁彼方。镇江东去,险隘相接,行约一里余,焦山特立于江中,山顶有塔,与南岸象山相对,扼大江之吭,其胜绝之处,便是其险绝之处。由是大江分为两大支,舟顺其南支而下。南岸连山,渐渐为暮烟所掩盖,经过蒋山、瑞山等古时攻守之迹时,星光闪烁,群峰模糊。山麓炮台,仅凭火光才得以辨认。

夜半经过江阴县,亦凭火影认出。翌日二十一日早晨,舟早已到达崇明岛旁,渺渺茫茫,江海难分,不久绕过吴淞炮台到达上海,时已过正午矣。

十二、最后的笔谈 时务 金石 归途惊闻

由汉口归来,仅滞留于上海四天,在此期间与罗叔韞振玉^①评论金石,与张菊生元济^②、刘氏学询^③讨论时务,成掉尾佳兴。

张氏政变以前与康南海^④等同为湘抚陈宝箴保荐,乃五才子之一人。年龄三十三岁,浙江秀水县(即嘉兴府治)人氏,白皙伟岸美男子。尝在北京时建通艺学堂,指导后进,能通英文,盖为江浙间一俊才也。谈话内容如下:

张:先生此行,由苏杭到武昌共有几日勾留?途中起居安好否?

予:弟苏杭之游,勾留两礼拜,武昌金陵之游勾留二旬。南中民物繁盛,迥然不同于京畿,窃以为将来有望。如此江山,乃使他

^①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清末著名金石学家,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图谋复辟清朝。

^② 张元济(1867~1959年):中国出版家,字菊生,清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加维新运动,1898年戊戌政变时被革职,后在上海致力于文化事业,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

^③ 刘学询:广东富豪,为李鸿章所器重,其余生平不详。

^④ 康南海:即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

人扬言为我势力范围,乃贵国士大夫之耻,先生以为如何?

张:国事至此,夫复何言!先生曾上北方长安乎?何匆匆言归,而不作北游乎?

予:若为秦蜀之游,当要半岁,今时迫岁末,仆归心方急,不得不待他日也。仆意关中民物,不复昔日之盛,其地力人才,不如江南。近日康南海一度提倡迁都关中之说,弟所不解,不知高见如何?

张:关中王气已尽,迁都之议,中朝大夫亦有言之者,不过为暂避外国锋芒之计耳。康南海近时亦作此言,此事断然不可行,既欲行之,京都百万旗民,安土惮迁,亦必出而阻挠,将来宗社重地,必终至于落入俄人之手矣。

予:忸于故而难于移,贵邦在朝大弊,且不论迁都之议。以弟看来,以东南十省之力,养其余诸省及塞外荒远之地,贵国财政不周,此亦一大原因也。若以东南殷富,为自卫之计,数年可以财足兵精,此形势之谈。若夫人才养成之说,固有急于此者。

张:南方各省,为自卫之计,自大有可为,然如今人才,孰能成此大业。有权力者非特敢不为,且敢不知;知之而敢为者,又无一凭借。草泽奸雄,何地无有,然皆犷悍无知之流,安能支撑此东南半壁。南方民物富庶,财礼似尚有余,且民智遏塞,无异于北方,恐亦难以自卫。先生游苏杭,溯长江,达武昌,略见内地民风一二,其能足以自立乎,哀哉!

予:贵邦地广民庶,弟窃观其士人亦自有大国规度,唯忸于故之弊,难遽改耳,泰西新政即使今日行之,其利未享,而其弊亦随之而至。陶铸士风,使能清廉勤敏如泰西人,非朝夕之谈。

闻先生从事于育英,人才养成以学校为先,陶铸士风尤理所应当,生员以在校舍之日格之,不知南洋公学^①生员规制,可得闻其

^① 南洋公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创设于上海。是交通大学的前身。

一斑乎？

张：高论极为佩服，敝国自四十年前起，已有变法之说，仿效西人者其事亦不少，而成效茫然。且今所谓洋务人才，亦只知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则因舍本逐末，不能以培养人才为先也。

仆从事南洋公学，专理译书事务，至于生徒学术，别有何梅生君嗣焜，为之监督。大约学期八年，普通政治学略备，现在只有两年程度，规模尚未定。仆当取其章程一份寄呈，先生指教可也。

予：洋务人才多轻佻猥薄，敝邦前十年亦复如是，专敏于语言，而不会读书绎义。我意数年之后，贵邦亦将出潜思发明之人，若严又陵《天演论》，盖为其先声，贵邦人士，义理精透，喜此书者多否？

张：《天演论》一书，自是本邦数十年译书中最善之本，喜读者亦不乏人。然号为求新者流，亦有以为荒诞者，则由知识未开也。

先生在武昌，曾见何人？

予：二往农政局访汪君凤瀛而不果，其余无所见。若张尚书，久欲一执謁，闻礼数繁重，未求见也。弟在武昌，窃察张尚书事业，其事固伟，皆其人亡则其政息之类，无一可使后人继而成之者，是虽其限于时势，而张尚书之为人或太过喜功。创业之才，非守成之器也。

张：其人好名，而又不受善言，宜其事业无所成。先生言其人亡政息，应为高论。亦曾读其《劝学篇》^①乎？

予：《劝学篇》文字老成，然其议论于泰西事情则一知半解，有贻笑于识者。何君启^②《书后》，虽攻之过于刻薄，而其切当之处，则张尚书难措辩者，且何君泰西学术深邃精博，盖非张尚书之流

^① 《劝学篇》：张之洞著于1895年4月。全书以“中体西用”为思想主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哲学、宗教等多方面，阐述了张之洞学术和政治上的学说和主张。

^② 何启（1858～1914年）：广东南海人，字沃生。留学英国，曾任律师。从1887年～1900年间，发表很多政治论文，后编为《新政真诠》出版。与胡礼垣合撰《劝学篇（书后）》，斥其“终足以阻新政之行”。

也。闻何君康说书后,有《新政安行》等著作,已经印行否?

张:康说《书后》等书,前亦闻有此名,然上海无法觅购,当求之于香港。有《翼教丛编》,先生曾见之否?康南海,先生以为其人如何?

予: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缺乏沉着态度。又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与人辩驳,所以其事易愤。大凡事功之人,必忌以学义立偏见,是自限其势力,大不可行也,蔽见如此。(张曰:此论佩服。)

《翼教丛编》大抵以学义辩驳为主,守旧之人不知南海之志,即或知其志者,亦以此攻伊耳。

张:康之为人,欲以所学束缚众人,又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衅,正如先生所言。且渠于去年八月初六日后^①,犹复偷生于人世,殊不可解,不知彼之事业至彼时已尽,以后皆为蛇足。

梁启超近日在贵国,设立《清议报》,哓哓自辩。其事关系至大,断非局中人所能置议,且不知以何断其是非,徒使外人见其意躁识疏,是亦为新党而愧也。

予:梁亦见过一次,梁在上海时,所论著有恃才自炫之风,东渡之后,颇自损抑。然在敝邦,仿近日士人急噪风气,且太过自我辩解,攻击西太后,动辄涉于猥琐(张此处插言曰此非士大夫所应言者),适见其为人不高而已,弟所不取。

敝邦维新后,已经三十年,士人亦渐渐惯于久安,弊病百出。故游于敝邦者,不择人而与交,则独受其弊,而不享其利也。

张:尊论极为佩服。有王照^②者,先生曾见之否?

予:见过一次,盖木讷人也,才气甚短,禀性率直,非任大事之人。使此等人同陷于祸端,康南海等太过招摇所致。

^① 指戊戌政变。

^② 王照(1859~1933年):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曾参加戊戌变法,事败后逃亡日本,后又向清廷投案。

张：王君现寓何处？闻已与梁分居。

予：前两月寓日本报馆员桂湖村之处，不审近况如何。闻王君望乡之念太切，与东方诸友多有违隙，殆欲发狂，可悯之至。

张：其人素有此病，闻此数人，前得托大隈伯庇护，今复如何？

予：大隈伯幕僚诸人至今庇护。

张：畅谈大教，欣佩不已，恨先生明日即行，不获畅叙，谨口占一绝，为先生送行。

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

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

与罗叔韞之谈，多披金石拓本，此一句，彼一句，相互应酬，零碎难以记录。罗赠以其著《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篇、《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眼学偶得》；吾报之以《近世文学史论》，并赠吾所携来有延历敕定印《右军草书》、法隆寺金堂释迦佛、及药师佛光焰背铭、二天造像记、药师寺塔檐铭、佛足石赞碑、神护寺钟铭诸拓本、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罗回报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北齐张氏白玉像、唐张希古墓志、及高延福墓志、南汉马氏买地券、晋永康砖、宋元嘉砖等拓本。

盖此等诸本文字虽非尽精善，然皆藏于人家，非市肆间可以购求者。其评药师寺塔檐铭，曰此书极似六朝人，文亦极为尔雅。右军^①草书，谓有乃吾储遂良^②临本之说，罗谓登善所抚，此说殆不诬。

又评日下部鸣鹤翁之字，谓无北人毡裘之气，甚佳。评余带来多田亲爱翁之字，谓似钟绍京^③。问吾喜爱何种字样，吾答以近人啧啧言必称六朝，然其佳者殆可望不可及，若刻画太过，反失古法，

① 右军(323~379年，一作303~361年)：即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

② 储遂良(596~658年或659年)：唐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字登善，对后世书风影响很大。

③ 钟绍京：唐代前期书法家。

独唐人之书，敝邦尚多真迹可寻，书家亦有传其笔法者，是可学也。宋人多变古法，多不可据，元人往往有佳作。

罗曰元代皆吴兴一派，虞揭诸君文字自佳。余问现今书法名家为谁，罗答曰现在不甚多，江标、张騫、陶濬宣、高邕、杨守敬、梁鼎芬，皆近人著名者。问翁同龢如何，答曰本为宿老，然书多僵侧，故不为世人所重。予谓京中之人频说徐郙，殊未见其佳。曰是院体^①之书，为翰林中人所称扬耳。其余所谈甚多，今皆不能记忆。

附记：右军草书拓本，在天津亦曾赠与严又陵，谓似米南宫^②摹本，其后文艺阁亦以其笔锋新颖，为同样之言。盖米氏距古不远，其笔力亦不比王著等，与我延历敕定本相类，以不失右军遗意，兼之足证米氏之字出于储登善之说不诬也。

闻据传曾带密旨出使我邦之刘学询由北京归来，正在此地，与东亚同文会井上雅二氏一同拜访。

刘氏家产据中国人所说，有七百万两左右，一文不投于中国事业，尽存于外国银行。其邸宅在沿大马路郊外闲静之地，西洋风格高厦，现在在修缮之中。

所谈并未留稿，多有遗忘，据云其使命主旨乃希望从经济上成立日清两国联合，颇奏者前后群起，所幸两宫明察，幸免于祸。驻日李星使^③为刘氏周旋于日本外务省，其归后，立刻参奏朝廷，其第一目的为设立日清银行，更及铁道矿山等各种事业。

其使命之归于失败，自不待言，见其希望事业之无结果，固知无成效。吾少有所思，问中国通商银行性质如何，是为盛宣怀之私有物乎？刘氏谓是元为中国通商而设，创立之际，余等亦曾尽力，并被委以督办，其后终被算做盛氏银行，不合当初目的。余已辞职，今无关系，颇有不满于盛氏之意。按彼此次使命，应亦有对抗

① 院体：清朝翰林院学士书法之风。

② 米南宫（1051～1107年）：北宋著名书画家，名芾。

③ 星使：皇帝使者的美称。

盛氏之意。

问传庆王^①与荣中堂^②不相善,如何,答曰庆王于此次使命亦曾尽力,虽颇望输入文明,然其势孤立,行动掣肘。虽未明言与荣禄不善,但应为事实,风闻荣禄引盛宣怀、袁世凯等参与其议,知不全为讹传。

刘氏极口推赏李鸿章,云张之洞顾虑声名,优柔不断,李则无此弊,传其主持与俄国结交之议,全为讹传,东洋百年大计乃李所深虑,暗中辩解李无敌视日本之意也。此时刘氏受命委派于张之洞处,吾问果赴武昌否,答曰下月往赴,然其后终不赴武昌,乘被命为李鸿章两广总督署理之际,随行于广东,其中缘由应亦在于此也。

与刘氏笔谈一小时半左右,多有含糊不明言之处。由其语气则清廷内外事务、其使命廷议以及刘氏希望,可闻其大概,对我极为有利。

刘氏相貌敏锐威严,无丝毫骄矜之处,略显谦卑,可谓与其出身地位相应也。但其使命无成效,亦无惩戒,所谓密旨中,确不存攻守同盟等重大问题。又其失败,主要由于同行者庆宽、姚文藻相互冲突所致。但为刘氏计,以日本之信用为基础,于财界大展宏图之素望亦归于水泡,徒为夤缘关节空费数十万金,实为遗憾。

与汪穉卿康年会面二三次,竟无暇谈及时务,遗憾。

二十五日,搭乘邮船公司西京丸,赴就归路。二十六日终日北风强劲,甲板上船室。屡屡遭激浪扑窗,服务生穿长靴往来。吾不堪船旅,卧于床上,以读书勉忘其苦。

二十七日早晨抵长崎,二十八日抵门司,在此购《大阪朝日新

^① 庆亲王:名亦劻,乾隆帝第十七子之孙,历任总理衙门长官等要职,清朝最后的内阁总理大臣。

^② 荣中堂:即荣禄(1836~1903年),历任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投靠西太后,其外孙成为宣统帝溥仪。

闻》，载友人长泽别天上月二十二日去世，并载吉村胆南吊文。

别天自今春患肺病，其后经过，不见好转。然吾出发之前，曾往《东京朝日新闻》社访之。因挂念其病体，于神户写信，嘱其勿为冗事烦心，应专事保养。

在上海时既有田冈、藤田二子及小田切领事等由台湾归来，谓已送吕泣^①之丧。虽已有不祥前例，然突接噩耗，回想与小田切领事相语时别天早已不在此世矣。别天尝在冈山时，为吾《诸葛武侯》作叙云：

四月某日友人内藤湖南，将入南方台湾，转游中国，其发东京来浪华^②，吾急行东上，相逢于城外客舍，举麦酒^③大杯痛饮快谈，旷眼一世者二天二夜。本月之十五日，湖南向云烟飘渺之际而去，吾西归再隐于朝日河畔临江楼。二人将分手于楠公祠前，湖南嘱余曰《诸葛武侯》将有日上木，《文学史论》吕泣叙之，《武侯》子必不可不叙之。

（中略）

湖南今在南荒之新领土^④，干督《台湾日报》，而且或横越黄河，或入边塞苦寒之地，或登昆仑，或泪洒定军山下，或听歌扬子江头，盖应不在远方。若夫归来，远游感愤之情激之，着笔东大陆之事之日，必将出传于千秋之大作也。

其后吾由台湾归来，在京^⑤岁余，始作此次远游。足迹所及，仅不过六七省之一隅，以不足副吕泣、别天所期望。半夜画灰，欲与心友纵谈形势者，亦岂为少乎！吕泣虽不可起于九泉，然犹有别天；而今又于途中闻其死，则何以为情！心忽忽不乐，向食无味，执卷亦无意读之。内海一路风光，非不妩媚如旧，对之徒增寂寞之感

① 吕泣：内藤湖南的友人田山吕泣。

② 浪华：日本大阪市的旧称。

③ 麦酒：啤酒。

④ 新领土：指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⑤ 京：指日本东京。

矣。

二十九日抵神户，不宿直发，归京即奔别天之丧，对其老萱堂、新寡妻和嬉嬉然不解忧之幼儿，不免长垂双泪耳。

燕 山 楚 水

内藤湖南

鸿爪记余

一、中国人与狗

天津紫竹林外国人租界设有公园，一星期有两晚演奏音乐，四周景物萧索，惟此处绿树苍郁，赏心悦目。不能进入此公园者有二，一为中国人，一为狗。中国人巡查威风凛凛，守护园门，阻挡其同胞进入园内。

上海公园每晚有奏乐，乐手为葡萄牙人。与天津相同，园内亦禁止中国人进入，有时将我邦人误认为中国人者。但中国妇人为外国人做保姆者，借婴儿之威光得以入内。上海中国人，为满足其奢华傲慢之情，便于外国人公园附近，别设公园，其建筑不劣于外国人公园，以为其游步之地。

二、盐 丘

天津白河之岸，有小丘罗列，吾始以为泥沙，问之则为食盐，半掺土沙。附设守者，如有偷盗者，可以枪杀之，盐法之严至于此也。

三、空中鸣鸾^①

北京富家往往养鸽子至百余只，天晴之日，早晨放于空中，以信号指示其所之，鸽子听令回旋翱翔。鸽足系有竹制小笛，随着鸽子飞翔，笛触空气而鸣，若远若近，嘹亮悠扬。声音由天空传来，真如听空中鸣鸾，在北京时每闻此声，而晓眠顿觉。

^① 鸣鸾；鸾指系在马勒上的鸾铃，鸣鸾谓皇帝或贵族出行。

四、孔庙守门人

贪虽为旅游胜地守门人之常态,然未有若北京国子监孔庙守门人之甚者。大门常开,见外国游客之影辄急忙关之,游客便由门扉缝隙示以银圆,求之开门。守者论价,轻易不开,即使开门,刚至庙前,复又求金,于是游客大抵以手杖击之二三次,强令走开,以为例也。游览之际,难辨守门人与乞丐,纷纷扰扰,跟随其后,如五月苍蝇,殆不可名状。

五、贡院^①

芜秽犹甚者乃北京贡院,虽曰会集天下人才,试其才学之处,应试者进入方四尺小屋,好似狗窝一般。八、九十间连成一排,如此者约有百余排,房间数应有一万余也。小屋三面乃以粗砖砌成,前面无户障,应试者自携蚊帐,挂于室内。在此中三日,一步不能外出,直至三场考试完毕。院之境内,野草高过人头,考官所居房舍,守门人粪便狼籍,臭气冲鼻,其污秽实难以言语形容。

六、体面之意义

我驻北京公使馆门卫竟然有五品老爷,乃宗室贵种,工资五圆,有教日本人官话者。面目、体面之意义,已不可与今日中国人谈之矣。

^① 贡院:清代举行乡试、会试的场所。通常建于城内东南方。贡院两旁建号舍,以供应试者居住。北京及大省凡万余间,小省则数千间。以数十间至百间为一列,形如长巷,每巷用《千字文》编列号数。

七、一大溷圈^①

北京人家无有溷圈设备,大街与胡同之角落、胡同屏侧,到处可为粪便堆撒之处。故行于北京街头,空中隐约飘过粪便臭气,觉整个北京城乃一大溷圈。然明时都城建筑旧规,有壮大下水设备,比之文明国都府亦毫不逊色,清朝文明如何,则由此可以推想矣。

八、罨秀^②

万寿山前牌楼之匾,上书罨秀,此二字不仅将万寿山景物形容淋漓尽致,亦能足以代表乾隆以后清国趣味性质。其纤巧与装饰之豪华,古今东西,无与匹敌。建筑上,檐角翼然欲飞,色彩斑斓;文章上,四六体^③ 非常发达,虞初体^④ 流行于世;诗则浙西诸家^⑤ 风靡一代;书则院体柔媚盛行,无非皆同一风气所熏习也。

九、外国人

长城旅行中,偶遇两外国人。一为瑞士武官,立志由张家口横穿蒙古,到达八达岭一路,前后而行。一人不知为何者,始遇于八达岭。前者热情问候,有似熟人,后者亦行目礼而过。同入异乡,倍觉亲切。

① 溷圈:厕所。

② 罨秀:罨原指掩捕鱼鸟的网,在此引申为收集的意义。

③ 四六体:文体名,骈文的一种。全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俚六。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辞藻典故,影响内容,所以好作品并不多。

④ 虞初体:清朝初期张潮编辑《虞初新志》,主要收集杂文,从奇人异事到风流韵事,文体纤细柔美,代表了康熙年间的古文的一种特色。

⑤ 浙西诸家:清朝词流派之一。浙西词人朱彝尊所开创,重要作家有厉鹗等。作品内容多为琐事,在艺术上,把格律和技巧奉为填词的最高境界。

十、南口盥浴设备和便器

南口旅店竟然有西洋式浴盆,以稚拙笔法写道 Bathroom,并具备西洋便器,可知一路外国游客之多,亦足知英国人之感化,不可小看。此小市乃成俄国由张家口通北京之陆路贸易之孔道,由此俄国侵占燕蓟野心成就,可谓大有前途。

十一、店铺装饰

家屋装饰极尽华美繁缛乃为中国一大特色,其中以北京店铺为甚。记所售物品名称之招牌,均施以雕刻,悬以龙首,似寺院幢幡,轩头施以细密精巧之装饰,卖场之台,恍如须弥坛^①。行走于北京市中,犹如穿行于寺观之间,而其寺观则更极尽绘绮,其趣致无异于通常人家。盖我寺院之装饰殆太过移用中国普通装饰,然通常人家则极为质朴,此种装饰反被看做为寺院之特有。

十二、房屋构造

余所经过之都会中,房屋构造重厚高大者,以杭州为最,汉口次之,苏州与南京相同,稍显小巧。杭州大店铺,前筑白壁,开设狭窄入口,由此进入铺内。构造与我大坂富豪之家相似,但壁之高厚,比我更加。苏州店铺,为与邻店标出界限,以半截扇子嵌于墙壁。大坂泉州堺市商人应由外国贸易而浸染中国风习。

要之江南房屋多用木材,不若北方多用泥土。其贫人之家,竹椽茅屋,与我邦相仿佛。在此冒昧阐述我独断史论:南方人种原同

^① 须弥坛:又名“金刚座”,系佛像底座,又为我国传统建筑的一种台基,上有凹凸线脚和文饰。

于我邦，系由热带而来之茅屋人种，北方汉族由穴居而进步，住土石造房屋。由北及南，故后南人亦逐渐居住土石造房屋，其木造房屋，亦往往拟制土石造房屋矣。

十三、南北字体

北人质朴，近于迟钝，每厌迁移；南人轻锐，每喜新异。北京、天津店铺招牌，尽是院体之字。康熙、乾隆诸帝亦亲学，并以为取士标示者，欧阳询、赵孟頫、董其昌之流也。至于上海，则多半是秦篆、汉八分、晋魏楷行，连启示声明之字体亦偏侧奇异之六朝风格。是虽为琐事，实南北风气迥异不可掩者。

十四、美人产地沿革

赵女郑姬，春秋战国所以为美者，邯郸学步，其繁华可想而知。文物倾于江南，先扬州、金陵，今则益发偏向东南。姑苏佳丽，天下无双，上海声妓，出身于外地者，其门头名牌大抵不标地名，独出身于苏州者，则明记为姑苏林黛玉书馆云云。其实苏州本地今日反不如沪上留住尤物。

附记：《沪游杂记》小册子中记日本丑业^① 妇女情状云：日本女子皆肤如凝脂，发髻如漆，幼时双髻垂肩，憨痴可爱；大妾发始覆额，有折花门前剧之意；长则云髻高梳，饰以珊瑚或犀角簪。腰围长带，宽一尺余，长至丈外，倒卷而垂其余，若襦袂。唇涂泥金，以为美观。

又记外国妓馆中云：

其人大都历齿蓬头，无异于夜叉变相，狮王一吼，见者寒心。

^① 丑业：指色情业。

独意西巴尼亚国^①人则不然,资质明莹,肌肤细腻,纤柔温丽,兼擅其长,出则障以冰绡,曳雾縠,水边林下,随意游行。十丈软红中,得此名花点缀,恐广寒月殿当亦无此风光。于此五方杂处、东西群居之地,中国人之美人观可见一斑。

十五、沪上演戏

中国戏子以北京为最上,其来上海者,大抵于北京已不售耳。《沪游杂记》云:京师梨园子弟,年长色衰,门前冷落,不得已收拾装束来至津门。徐娘老去,重整笙歌,虽莲出于污泥,至此终不能洁身自好,俗语谓之下天津,彼中人深以为耻。沪上盛行京戏,而优伶失业者皆航海南来,前年陆小芬、真十三旦之类,大抵马齿^②既增,蛾眉已改,而沪上人士喜新厌旧者,犹复赞不绝口,霓裳一曲,掷缠头^③者纷如雨下。

余在京无暇观看京戏,于沪上看过二三次。其舞台道具之简朴,其动作形式之巧,其道白、唱腔与戏子之表演,似我邦之能^④。但无我邦弩张之态,颇曲尽情状,近似木偶戏,神韵飘渺,如诵叙事诗,不以琐碎写实为主,而在于能使人感兴。其演喜剧,滑稽突梯,变化百出,能肖俗情。舞旋跳跃之轻巧,筋斗之矫捷,只听舞台上落地有声,剪红裁绿,纷披狼藉,却不见演员人体。在丹桂茶园剧场,生以夏月润为头等,旦乃名为七盏灯之十五六岁之少年,其名声最噪。

① 意西巴尼亚:西班牙。

② 马齿:马的牙齿随着年龄而添换,所以马齿代指年龄。

③ 缠头:赠给歌舞者或妓女的财物。

④ 能:能乐,日本剧种之一。十四世纪后半叶经过观阿弥及其子世阿弥的改革,发展成为歌舞剧,剧本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演员很少,往往戴面具,在特设的舞台上演出。在封建时代,能乐长期为贵族武士所独占,有浓厚的宫廷艺术色彩。

十六、风景概观

京津地方，风格近似朔漠，如陈澜生所云，在我邦无可以比照。上海、苏州在平原之中，犹有大陆之风，类于刀根^① 沿岸地方，惟更加宏大而已。独杭州地方，山环海绕，地方逼仄，颇似我邦。城壁女萝蔓延，青翠欲滴，不比北方枯燥。如西湖，其景致殆类似于我京畿中国^②，在中国乃最明媚秀丽者，而比之我邦则犹不免暗淡，若我濑户内海之澄莹秀朗风光于中国殆难求也。其山皆由断层而成，土瘦石秀，是以西湖之软媚犹然，未见若我邦土壤坟起，为细波起伏之状之温粹雅丽山容。

余未溯三峡之险，未踏剑阁之危，未经流沙之难，未观闽粤之潮，纵谈中国风景，无非似夏虫语冬，但就其所经过之处而臆测而已，然实际亦如此。要之其长在于苍莽、宏豁、雄健、幽眇，而不在于明丽、秀媚、细腻、委曲。譬之如啖甘蔗，渐值佳味，不若我邦风景如尝蜜糖，齿牙皆甘。

金陵形胜雄大，盖若京津地方，苍莽有之，因其山太远，反失雄伟之感。若杭州，明丽有之，因其山太近，全无雄伟之趣。金陵之地，山不太远，亦不太近，苍翠萦绕，时时缺其角处，更生悠远无际之思。且有若钟山，虽不甚大，而富于雄伟之姿。野色远近，高城百里，由孝陵庙前至朝阳门，驱马高原，坐想驱驰千军万马，旌旗蔽野之古代英雄。吾对本愿寺一柳氏语云，若不起谋叛之气者，其人必为愚庸。

武昌形胜，控湖广沃土，亦甚雄伟。然其地雄镇金陵上游，宜于制驭一方，而不为帝王之州，若黄鹤楼址则凡登龟山顶者，须知

① 刀根：日本地名。

② 中国：在此指日本的中部地方。

吾所言非河汉^①也。

十七、金陵诗材

登金陵翠微亭，遥望三山，然后可知诗人取材用意不凡。盖金陵四周，山峦可咏者有何限，而太白独取三山入诗句中。三山近望之，虽平冈凡峦，无他奇；由金陵望去，骋其旷远飘渺之想者，实有落于此半青天外，若浮于水中平冈凡峦。因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景物，比之龙盘虎踞之钟山、石城，更为贴切不易。

十八、画之南北宗派^②

画之南北宗派，虽知仿于禅家，而于所本犹归之于南北山水感化者，《芥舟学画编》^③ 所谓：

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紫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伪者则轻佻浮荡；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

此论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北方山水诚有奇杰雄厚者，然大抵萧索枯瘦，多衰飒气象，绝无缘见刚健爽直，似明清文人山水画，北宗嵌戏磊落，不似苍润秀劲。而南方山水非无蕴藉紫纡之致，至于苍润秀劲，宛然似宋明北宗妙品。

且以画家籍贯而论，马远、刘松年、戴文进、周东村、唐伯虎北宗大家岂皆非出自江南乎？盖北宗之盛，至于南宋画院诸名手而

① 河汉：言语怪诞，不着边际。

② 南宗画始于唐王维，重气韵；北宗画始于唐李思训，南北宗画派都传入日本，对日本画产生了很大影响。

③ 《芥舟学画编》：中国画论著，清朝沈宗骥著。

极,而其时名手所得以临摹者在于江浙山水,绝无见于河北之地者。王摩诘被尊为后世南宗之祖,而反生于太原,因此可以断言画派南北不必由于地方风气。《芥舟学画编》亦知此说破绽,故为之解曰:或禀气之偶异,南人北禀,北人南禀;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明见其论矛盾者也。余意画之南北之辩,只南宗一派,始以顿渐之旨,分士夫与作家画品,然后强求其说,遂至于附会南北气象之异而已。

十九、不是塔

苏州有一则笑话,尝有京人游苏州,观北寺,指其大塔,问苏人其名,苏人云“北寺塔”。苏音“北寺塔”,近于京音“不是塔”,京人大怪而云:“如不是塔,是竟为何物”?苏人复对以“北寺塔”,京人越发不解。南北语音之异,有如是者。大抵南音近于我之吴音^①,北音近于汉音^②,而更变化者。尤其苏州语,尚存古风助词,由文字上看,甚是古朴。而闻其音声,比之京话之清轻,甚觉鄙俚,犹如我邦土佐、九州、奥羽等僻地,多存古语,然其音调鄙俚者也。若夫至于广东省,清浊明,拗音少,侵覃盐咸之类为闭口呼,最近于邦音规则,而欧人及中国学者,以广音为最保存古音者,则欲追溯《广韵》、《集韵》之古,研究中国古音者,中国人反不得不学我邦字音读法,可谓奇异哉。

二十、招牌之典故

中国人特性,除表现于联句外,还有典故之运用,盖举中国文

① 吴音:日本汉字音的一种,扬子江下游地域的发音,日本奈良时代以前传入日本。

② 汉音:日本汉字音的一种,唐代长安附近的发音,与“吴音”相对而言,被作为标准的汉字读音。

明全部可谓古文学风，士庶不限。最多用于门联，周铜盘铭富贵吉祥，汉瓦当延年益寿之语也；商家善用者，越国大夫^① 曾贸易，孔门弟子^② 亦生涯之句也；茶店招牌卢陆^③ 道风；酒馆刘李^④ 停车处等。中国庶民多文盲，虽不解其义，因性好虚荣，故必为此辞藻修饰。

二十一、书法与金石

我邦传唐时笔之制法，有雀头、鸡距、柳叶诸式，见于笔道家记录。南都正仓院圣武帝御物，有雀头笔，摹制一只，为多田亲爱翁所藏。余借之带到中国，示于彼国晓书法者，其中严又陵、罗叔蕴又试写字，严不惯使用，云运笔颇难，罗仅谓笔粘。

余意中国亡运笔之法已久，拨镫^⑤ 之解，悬腕直笔之法徒滋纷纷议论，而古法遂不复也。独传于我邦，验制空海^⑥ 执笔使笔之法，唐代美术存于我者，以雅乐、舞容等具有一种节奏而律之。宋至米元章，以后元明清无一得正鹄者，今日清人不能用雀头笔，无足怪矣。浮慕六朝风之徒，亦徒然屑屑于碑本之形似，刻画太过，曾于现存于我邦之真迹求其神，不知求其法于传入我邦之人木道（不必单指加茂家^⑦ 所传，予宁御家流相传最要注意），古法果不可复乎？抑所求不得正鹄耳。

笃学之人须先由我人木道入门，由其法习熟上《因果经》以下，

① 越国大夫：春秋时代越国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辞官远走，自号陶朱公，聚巨万财富。

② 孔门弟子：据称孔子弟子子贡有聚财本领。

③ 卢：应指唐代人卢仝，曾著有《茶歌》。陆：应指唐代人陆羽，著《茶经》，乃茶道开创者。

④ 刘：应指东晋文人刘伶，嗜酒，对生死持超然态度，声称如果醉死，愿就地埋葬。李：应指唐代诗人李白，天性好酒，诗风自由豪放。

⑤ 拨镫：一种持笔方法，关于具体手势自唐代以来众说纷纭。

⑥ 空海（774—835年）：日本真言宗开创者，曾留学于唐长安，长于诗文和书法，谥号弘法大师。

⑦ 加茂流：日本的一种书法流派。

宁乐诸经卷、鱼养^①、空海、逸势^②前后，与隋唐笔迹无差时代字样，由其所得，玩味上由法隆寺释迦药师像背铭，下至南圆堂铜镜台铭、神护寺钟铭等所有金石文字，则真迹与金石之间所生关系自然融会贯通，而与我金石几乎无差别之同时中国金石文字之遗格，应可以不劳而获，晋唐逸趣，庶几今日可兴矣。

法隆寺释迦佛光焰背铭乃我邦金石文最古者，其温粹醇雅，宛如晋帖，置之于少王法书之间，虽明眼亦难辨。宇治桥断碑之清妍隽逸，药师寺塔擦铭之潇散淡朴，那须国造碑之端丽秀劲。皆仿佛北碑，多胡郡碑杨守敬等以为似瘞鹤铭，至于敏行之神护寺铭，可谓唐人胜境。

弘法大师之书往往点划撇捺，为一种飞翔之体，或以为大师特纵笔弄巧，系其创意，然龙门十二品中若北魏神龟三年比丘尼慈香慧政等造像记、唐景云二年景龙观钟铭、碧落碑之类，往往有用同样笔致者，若魏李仲璇孔庙碑处处以篆法夹杂正书，盖此等游戏之笔，亦彼国久已有之者。且菅家^③、小野道风^④以后乃生和样，此人所不疑，然观现存于杭州唐开成二年胡季良所书龙兴寺尊胜陀罗尼经幢，则与菅家、道风前后写经字样大致相类。若伏见院御父子亦与米元章不无神味相似之处，乃知彼国唐代书格尽传于我邦而无遗，而彼土自宋代以后，已失正传，时代愈降愈失古意，及至明清已荡然无存矣。

又有一种看法，若叡山所藏唐台州刺史陆淳之字，却近宋人，唐天宝中田颖行书张希古墓志，却似赵松雪。余意唐时极盛，随着书法发达，其风格亦渐多样，各为后代之祖，后世学之者当于其中选择时，或就偏者、粗者，而遗正者、精者，惟由其易学者入门，故俗

① 鱼养：八世纪后叶的日本著名书法家。

② 逸势：日本九世纪的书法家。

③ 菅家：日本书法家。

④ 小野道风：日本十世纪的书法家。

体卑格愈出愈多。我邦则专依二王之法，谨守古格，道风、佐理、行成、法行寺入道、伏见院御父子，代代虽有变化，不敢脱出二王范围，其所以永不失正格。

然尊圆亲王^①稍一变之格，世尊寺氏绝，成青莲院流，成持明院氏^②，亦风气相感，有不得已者矣！及德川时代，加茂敦直自称得大师真传，已不详其所出。其后则有狩谷掖斋所谓广泽出，世人恶笔；东江出，世人无笔者，盖亦染于中国元明以来恶习。贯名海屋出，世人颇知正鹄，而古法尚未全复，而又将为六朝刻画所误，书虽小道，若寻其盛衰之故，犹非无千古之慨也。

二十二、中国人之笃学

至于中国人之笃学，有邦人难及之处，若流寓上海之宋伯鲁，以惧祸不得轻易外出之身，至其寓所，则以《粤雅堂丛书》等大部头书为始，牙签湘帙，纷然满室，我邦通常称为藏书家者亦不能如此。

至张菊生家，则又《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词典》等满载于桌上，种种高价科学挂图，悬挂于四壁，虽非科学家，然其笃志可佩也。

若文艺阁，其在官时，托裕朗西星使，投数百金，购置我缩刷藏经。而《古佚丛书》乃杨守敬^③计划、黎莼斋^④星使着手影刻之大事业，暂且不提。若《经籍访古记》，同为徐星使时印行，《日本金石

① 尊圆亲王：伏见天皇的皇子，后称青莲院门主等，书法参酌世尊寺行房、小野道风、藤原行成等，开创青莲院流派。

② 持明院流：日本书法的一派，开创于室町时代，是世尊寺派的分支。

③ 杨守敬（1839—1915年）：清末民初的历史地理学家，1880—1884年间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随员期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撰有《日本访书志》，并影印摹刻成《留真谱》与《古佚丛书》。

④ 黎莼斋（1837—1897年）：即黎庶昌，字莼斋，曾国藩僚属，历任驻英法德日四国参赞，又为出使日本大臣，辑刻我国散佚于日本古籍《古佚丛书》。

年表》之为潘氏《滂喜斋丛书》^①中所刻等等，古人倾注毕生精力著述，我邦未知其名，却为中国人先印行，可谓遗憾之至。

若黎氏，其一归国，便以《古逸丛书》全部之版捐赠苏州书局，其计划之不为营利，一目了然，近日邦人果能为此等事业否？孰谓中国人专务利欲耶！

二十三、高 塔

我邦浮屠大抵五重或三重，中国塔多七重、九重以上，其形亦宛然似我浅草凌云阁^②，绝无檐牙高啄之奇。若其位置，我邦多占山半腰以下，其九轮尖端、最上层檐角，微露出于老树之梢头，饶有画趣；中国则多立于山颠，以露出七八分或露出全部为常，《长江航路图》、《清人长江图说》、欧人新出图皆以沿岸几多高塔为指路标。塔甚有用处，不仅江浙水路纵横之区，北清地方平衍广阔之地，行旅亦常以此为标的，浮屠建筑亦或本含有此等实用目的欤！

① 《滂喜斋丛书》：清光绪中潘祖荫辑，汇辑清人经学、金石笔记等方面的著作以及同乡友人的诗文集。

② 浅草：日本东京浅草有供奉观音菩萨的浅草寺，是著名古寺。

江南春

青木正儿

一、杭州花信

为了逃避上海的喧闹,我来到了杭州,住进西湖畔一家西洋风格的旅馆“清华旅馆”。周围正值赏花季节,极其热闹——旅客叽里咕噜的说话声,悠长的叫卖声、驴马的铃声、轿夫的号子声等等,好像乡下演戏时的幕间,没完没了,让我心烦。但是同时又有一种沉静的情调,让我不禁提起笔来描述它,那就是桌上的茶具和香烟、将我载入梦乡的床、还有隔壁佣人哼着的温柔的摇篮曲,这一切使我感受到家庭的气氛。

西湖的柳树很有名,绕堤翠柳,如烟似雾。其娇弱有如纯洁少女,使人顿生爱怜,真是不观西湖勿谈柳,火车沿线到处可见柳树,每株柳树都足以胜过日本柳树。如果说有所谓春天的气息,恐怕就是从柳树和桃树枝条升起的。柳如烟,桃似火,西湖的基调可以说就是柳。

从整体上看,西湖景物轻盈柔和,那多半是来源于柳的梦幻情调和水的温柔媚态。西湖的水没有震撼的魄力,水浅岸低,清澈的水拍打着汀岸,好似琼浆落玉盘,但我今天早上却发现一名苦力溺死在这温柔的水中,我才发现它的可怕。也许因为水是这样平静,没有恐怖感,让人不由得想在它的怀中安眠吧。

我曾经听许多人感叹西湖变得俗了,我却觉得有些夸大其词,所谓西湖的庸俗化,指的是近来新建了许多欧式建筑,破坏了与周围景观的调和。但是请问持如此论调者是出于什么思想呢?不检讨自己的姿态,一味攻击欧式建筑,这是狭隘的,上帝也会说“就是因为你们的不协调的头脑和装束,这里的风景才变得庸俗化了”。看西湖时,自己的头脑中先有一种主观偏见,用这个去衡量景物。当然那些欧式建筑我也不能苟同,但那是时代的要求,而且欧式建筑 and 中式建筑,风格的差异本来就没有欧式建筑和日本建

筑之间的差异大,雷峰塔不正是砖石结构的吗?如果说砖石结构的欧式洋馆不协调,那么雷峰塔也不协调吗?

我认为西湖的一角好像中国的缩影,欧式建筑渐渐中国化,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与西湖完全协调的景观,中国全国的文化也如此。如果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就会发现外来文化是怎样促进了新文运的兴隆,即使那曾经是他们所轻视过的文化。比如说促进了唐代文化兴盛的不正是西域文化的导入吗?诗律、音乐、美术、用玻璃杯品尝葡萄酒的时髦诗人们,谁能说他们是不协调呢?如果从唐代文明中剔除塞外风情,那将是多么枯燥无味啊!中国民族的伟大就在于吸收外来文化,以壮大自己,所谓泰山不择土壤,路走不通了,换个方向,就会豁然开朗。不说清末中国文化已经走到了末路,但是现在亲爱的中国青年们正在摸索新的方向,而那将是把可敬的大国文化从衰老病弱当中解救出来的长生不老的仙药。因此即使对西湖的风景产生一点影响也不成为问题,只要不把无辜的西湖柳砍掉,把苏堤建成运动场,就可以酌情改造,毁掉西湖一二个景观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今天早晨我从旅馆二楼望去,在前面的民众运动场,少年童子军正在有纪律地行动,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寄语中国青年诸君,只要对这老大国的痼疾有效,任何药都去尝试吧!除此别无出路,我从西湖预想到不久的将来诸君一定会创造出中国文化灿烂的昌盛期。

西湖不是为个别好管闲事的日本人保存的古董,西湖是活的,是动的,是天惠赐给中国国民的一个娱乐场。有效地享受天赐,建设欧式大菜馆、大旅馆是中国人的自然的要求,也是以人工助成天赐的一个方法,决不能把西湖仅仅看作一个古迹名胜。我忠告各位,如果先入为主,然后再对西湖发出失望的慨叹,那就最好不要到西湖来,只要在文献上探访西湖,闭目幻想吧。

议论归议论,诗趣却要求我注目古典的事物。穿着简袖和裤

子的妇人看起来很轻快,但我还是认为裙子等传统服饰更好,就像《儒林外史》上写的:“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第十四回)。乡下人穿老式的蓝衣,肩膀上搭着黄色或红色的袋子,系着同色的带子,袋子上写着“朝山进香”,或者写着某地某氏,成群结队地到灵隐寺和天竺寺烧香。这种情形使诗情顿时涌出。良家女子乘轿,轿后摇摇摆摆地跟着拿着提篮和银纸钱、红蜡烛、线香的,好像画中一样。但是傍晚回到旅馆,却看见从老式轿子中有女子拄着手杖走出来,显得奇形怪状,把我的诗情破坏殆尽。原来对于因缠足而行动不便的中国妇人来说,手杖可以使她们免于摔倒,这么一想也就没有什么不协调的了。

大正十一年(1922年)五月

二、湖畔夜兴

我住在西湖的某天晚上,老酒微醺,为了消化腹中油水,出来随意散步。湖畔之夜极其热闹,到处是不顾白天疲劳的游客在走动,我也忘记自己是远来的异国游客,仿佛是他们同胞一样在散步。有两个青年经过我的身旁,我听到他们说我是东洋人,不禁涌起旅愁,随即如痴如醉,融入了清唱的声音里。

中国戏剧的锣鼓铙钹对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在这热闹的夜晚的中国街头,那种强烈更像画水墨山水时施的焦墨,没有声音反而无味。沉醉于春夜的阳气、春酒的和气和周围的人气之中的我,受到强烈的金属声音的刺激,更加心神朦胧。我想起在京都的静夜,壬生狂言^①的钟声。使春夜更加朦胧,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把我引到戏台的前面。唱的什么曲子,是西皮还是二黄,

^① 狂言:一种日本传统戏剧形式。

我都听不太懂,但是我仍然觉得高兴、亲切。我就像在幼年家乡的节日时,天真地到处去听戏时一样,此时我也夹杂在散发着韭菜气味的人群中,伸长了脖子听得入了迷。

在人烟稀少的小巷,三弦的曲调使我流连忘返。那是亡国之音,三弦是否始于南宋,我没有兴趣进行学究的考证,我只断定那是南宋临安的梦华。靠在水泥的四条^①大桥的栏杆上,我总是喜欢想像文化文政^②年间四条河原^③的喧闹;走在灯光灿烂的西湖畔的街头,便想像南宋临安瓦子的繁华,《都城纪胜》、《梦粱录》足以满足我的嗜好。瓦子是宋代两都的游戏场,好比我国过去的四条河原,“河原”与“瓦”发音相通^④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三弦柔弱流畅,比日本的三味线^⑤胴体短小,蛇皮,声音不好,而且是用指甲弹。但在二胡尖细的声音占主导的现代中国音乐中,那幽静古典的音色有着南曲幽雅的遗风,表达了追逐名利却又恬静淡泊的中国国民性的一面,三弦正是现代音乐中市井的隐遁者。

对瓦舍的追忆引诱我来到眼前一座叫做风舞台的勾栏,好像是湖畔唯一的戏场,名字起得极好,远胜于我国剧场名字之直白露骨。场内分为几个部分,我首先进入第一部。只见艺妓交替各唱一段时曲或京调,当然唱的何曲我茫然不解,也不懂如何欣赏。女伶很漂亮,但芳龄几何却不得而知,只是那发型使我想起明治二十年前后良家妇女前额的刘海和戴着发网的发髻。我努力适应那尖细的声音和旋律,却终究徒劳。后来又看了一出壮士新剧,不但对

① 四条:日本京都的街名。

② 文化、文政: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文化时期相当于1804—1817年,文政时期相当于1818—1829年。此时期日本朝政松弛,风俗颓废,同时平民艺术达到成熟的高峰。

③ 河原:即河边,日本古代艺人被视为贱民,被迫居住在河原地带,所以河原往往指娱乐场所。

④ 在日语中“河原”和“瓦”是同一发音。

⑤ 三味线:日本的一种弹拨乐器。

白听不懂，剧情之拙劣，令人无法忍受，我对南宋瓦子的憧憬渐渐地被破坏了，便起身快快离去。

但当我看了一出旧戏以后，我的空想又放出一点光彩。戏的详情一概不知，好像是穷苦的读书人为了家计之类的事情，正在夫妻吵架，幕布上象征性地画着破灶和残壁，我依靠这一点可怜的形象来推测剧情。而这出戏幸好是文戏，对外国人来说真是谢天谢地，武戏极其喧闹，但文戏不用锣鼓，非常安静，足以边看边想像。曲子不是我一直想听的明以来的传统昆曲，而是清中叶以后勃兴的京调。不过服饰保留着明代遗风，非常典雅，即使不说酷肖仇十洲的风俗画，也酷肖改七的人物画。演员好像是乡下蹩脚演员，但足以成为我空想的对象。任何国家古代服饰都非常优美，那不仅是出于怀古情趣，冷静观察一下，确实胜于现代，繁忙的工作和辛苦的生活使文明人的服饰日益远离优美。

走出剧场，我从古典的抒情诗回到了现代散文，菜馆楼上恐怕是上海的精明生意人吧，到处摆着宴席，胡琴声夹杂着猜拳声和叫骂声，令人不快。世界上没有比满身铜臭的家伙更令人厌恶的了，他们把庸俗的快乐当作至高无上，把世界的名胜西湖据为己物，以喧嚣打扰这里的幽境。但是这也不错，是的，这也是组成西湖之夜管弦乐的一部分。

西湖特产除了剪子还有竹筷、藕粉和龙井茶，如果在京都一带就会有店家聒噪不休地推销，而西湖的店家连“买不买”也不问，只是默默地把商品陈列出来。剪子大小齐全，大的有一尺，小的一二寸，十多种像大小不倒翁一样按大小顺序排列着。剪子的尖端非常细，好像受到了南宋诗人感伤气氛的渲染，纤纤素手裁剪绫罗时是只有这种剪子才相宜的，不知不觉我已买了两三把。竹制的圆筷好像南宋道学先生玩的空竹一样束成一把，我感到乏味，我不能想像虢国夫人曾经用这种筷子吃着御厨八珍，而且在上海我已经买了一束象牙筷子，在此便作罢了。听说藕粉是从西湖藕根提取

的像淀粉一样的东西,我便无意品尝了。至于久仰大名的龙井名茶是要买上一罐的。

风栗不知为何物,便买来品尝。用马粪纸包着,那标签我很中意,在撒金纸上写着“浙省魏记栈风干珠栗”,风雅的名字使人认为一定是美味,回去一尝才知道原来就是去皮干栗子。真不愧是文字大国,如此说来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到山里捡过天然的“风干珠栗”吃了。

杨贵妃酷爱的大名鼎鼎的荔枝,虽然不是鲜的,也果然十分美味。外观比龙眼肉稍大,果肉比葡萄干颜色稍红,味道则远胜于葡萄干,如果是鲜果应该更加让人垂涎,所以杨贵妃怎能不让玄宗皇帝命飞马千里迢迢、劳民伤财地从岭南运来呢!

我曾在日本的中国餐馆见过希奇的西瓜仁和南瓜仁,但令我惊讶的是这里还有杏仁,品尝一下非常好吃。而且居然还有桃核在卖,想来是东方朔^①的遗法了。我以为那一定比杏仁更胜一筹,不想坚硬得打不开,无奈翌日向公使馆的翻译询问,才知那竟是核桃。

在点心铺的街头大人和小孩正在吵架,小孩十六七岁,大人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小孩腋下夹着雨伞,拉开打拳的架势,一边比画着,一边不断地骂着;大人在店头一边忙着什么,一边不时呵斥着小孩。一会他的怒火好像终于爆发了,大步地走过来,打了小孩的头部两下。小孩看起来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向后退了两三步,但却不肯逃走,摆出更强的架势,边哭边更大声地叫骂,我猜测他大概在喊着:“有本事你就杀了我!”虽然他的气力抵不过大人,但他的气势与顽强却明显占了上风,那大人终于不再理他了,于是那个哭鼻子的水浒小英雄也耸耸肩悠然而去了,他大概是回他的梁山泊去吧。

^① 东方朔:西汉人。长于文章与口才,又擅长滑稽,为汉武帝所宠爱。传说他是方士,偷食了西王母的仙桃,所以能够长寿。

我走进一条僻静阴暗的小路，一个男人正在大声叫嚷，前面散乱着一寸见方的卡片，旁边堆着二三十个铜钱，好像是押宝。只见一个观众扔出一二枚铜板，捡起一张卡片翻过来，上面写着一个字。那个男人便取出一块白漆木板，提笔蘸墨写下了一划，然后就开始了高声的饶舌。随着他的喋喋不休，手中的笔不断地在动，笔画也在不断地增加，最后他写完了刚才那张卡片上的字样，同时他的饶舌也戛然而止。他扔下笔，举起木板向围观的群众展示，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拆字”吧。到处都在搞这个把戏，好像很兴旺的样子。

冷清的商摊上摆着拓本，都是些粗俗的板刷品，但看起来还有几分古色古香，比岳庙前所售墨迹犹新的货色略胜一筹。各种拓本随便堆放在台子上，湖风吹来，一片纸响。一位老者正捻着一张墨帖讨价还价，然后就再也无人光顾。

我带着几分轻蔑，伸头过去看个究竟，随便翻了两三张拓本，都是些俗物。终究不死心，再继续翻寻，找出了一张梅花图。我顿时觉得这决非凡人之笔，韵味高雅，急忙查看落款，是“金农^①”！也就是“金冬心”，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冬心先生！

冬心先生！我能领会南画的妙处全靠先生的熏陶，我能体会北碑一派的韵味也全靠先生的影响，我开始憧憬乾隆时代的文艺也全是由于先生。对南画本无兴趣的我，因为接触到先生才恍然醒悟，接着我发现了石涛^②，发现了陈老莲^③，发现了徐青藤^④，甚至追溯到倪云林^⑤，现在我对四王^⑥ 吴恽^⑦ 也有了相当的理解。

① 金农(1687—1763年)：清代书画家，号冬心先生，善画竹、梅、人物、山水，造意新奇，笔墨质朴，别开蹊径，为“扬州八怪”之一。

② 石涛(1642—1718年)：即清初画家原济，对扬州画派和近现代中国画影响很大。

③ 陈老莲(1598—1652年)：即明末画家陈洪俊，号老莲。

④ 徐青藤(1521—1593年)：即明文学家、书画家徐渭，号青藤居士等。

⑤ 倪云林(1306年，一作1301—1374年)：即元代画家倪瓒，号云林子等。

⑥ 四王：清初山水画家王时敏、王翚、王原祁等四人的合称。

⑦ 吴恽：疑为清代画家吴晖(1669—1672年)。

我由于先生才开始谈论南画，我接受先生的大艺术时日本还不能真正懂得先生的价值，我终于不能沉默下去，于大正九年夏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金冬心的艺术》。当然它不能为世人所理解，也无人购买。但虽然不入俗耳，还是有二三画友，与我共鸣，盛赞先生的艺术，我此次旅行时甚至也携带了数册。现在在先生的故里杭州，我竟然在小摊上翻寻到先生艺术的片影！虽然是廉价的拓本，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我不禁狂喜，大概至诚可以通天吧。

冬心先生！先生也曾在西湖湖畔的商摊冷眼旁观吗？是的，那时钱塘门外还有所谓“北关夜市”。现在涌金门外的夜市非常热闹，这里是新市场，那时北关夜市上西湖游客熙熙攘攘，现在钱塘门已经拆掉，周围成为别墅，夜市已无影无踪，这个新市场便喧宾夺主了。我虽想去参拜先生位于临平黄鹤山的墓地，但形单影只，言语不通，只好作罢。即使勉为前往，那里也没有先生的艺术，不如今晚怀抱这廉价的拓本安眠吧。

冬心《梅花图》上题有我吟诵不绝的一首七绝：

野梅瘦得影如无，多谢山僧分一株。

此刻闭门忘不了，酸香暗罢数华须。

时在乾隆乙酉清和月，写于杭郡留香室，金农画。这真正是一篇清新的白话诗，是先生的拿手之处。

在旅馆的楼上凭栏眺望，一切都被沉沉夜色所覆盖，大概西湖的自然美在夜间把主权转让给了湖畔夜市的人工美，而它却安然地入睡了。我虽然没有欹枕遐思的古典式幽情，但孤客欹楼的一缕愁绪伴随着湖面的夜幕悄悄地升起在心头。

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旅次草稿

三、姑苏城外

到达苏州的翌日，一位写生归来的画家从旅馆的楼上指着田

园对我说道：“那边的小丘是坟冢，傍晚站在那上面去眺望风景吧。远处有天平诸山云遮雾罩；近景是村落树木星星点点，很有中国情趣，还有农夫拿着长长的竿子正赶着鸭群从水边上来，简直就是绝妙的画面。”

于是我盼着日暮，连忙来到那小丘。原来是元代的提督之类的坟冢，我便开始依言眺望，却只有旅途的寂寞袭上心头，虽不见画家所云风景之美，对脚下青青冢群却有种莫名的亲近感。

翌日早晨再次来到那里，只见冢群高低起伏，野水潺潺流淌其间，平坦处有麦田、油菜田和紫云英像一幅镶嵌的图案，水边有洗衣的少女，水面上浮着鸭群，冢上放牧着活泼的山羊，柳树下栓着懒洋洋的水牛，我坐在冢上想到——为什么汉代的诗人们那样悲伤地吟咏累累古冢呢？我还没有见过洛阳长安的坟冢，不能理解诗人们的心情，但至少南方的坟冢决没有那种阴郁的气氛。在日本的墓地排列着冷冷的石块，即使是鸟语花香的好时节，我也从未把那里当作散步的好去处。

但是江南的坟冢却正适于散步，那是由于石与土的软硬质感、直线与曲线的形体强弱、白与绿的冷暖色彩上的差异吧。墓场给了我半日的清游，我不愿想像这下面安眠着无数的灵魂，也不会做那俗套的追忆、自做多情的感伤和戏剧化的眼泪，我只想吸食眼前这大自然的鸦片。坟冢给了我可供休憩的绿茵，给了山羊甘美的草料。历史啊，你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家伙！

在冢上睡了一觉之后，便想饱览运河来往帆影，顺着野路，一直向西走去。根据前天颠簸在驴背上游览虎丘一带时的经验，我自信不管去哪里，只要一直走下去，就一定能走到某条河边，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走着。想要更自由地独占昨天与画家驱车观赏过的宝带桥畔那种悠闲的气氛的野心，恰似正欲寻找不为人知的金矿的探险家。

果不其然，村边麦田之间只见高大的中国船帆晃动，宛如大车

张开帆橈滑行于麦田。根据我们在日本的经验是想不到那里会有河流的，但是那帆分明是船帆，船在水上行，所以那里便应该有河，如此使用了三段论的推理才使自己相信，而这种景象在南方却是司空见惯。现在即使不用三段论法，我也可以凭直觉感知了，此时我便向那里走过去。

那条河岸却不像我想像的那样闲静，一群面目可憎的劳动者正大声叫骂着往船上装运沙子，但是默默地俯首牵引船索的几名纤夫又让我心情好转。当我看到上游的地方正如我所料有穹隆状石拱桥时，我便点头走过去。我在努力寻找画中的情趣，我没有作出凭栏俯瞰桥下的蠢事，而是过桥在对岸草地上，找了一个眺望石桥的最佳角度坐了下来。

桥的脚下坐落着两三家拥有斑驳的白壁、临水的窗子和稍微上翘的屋脊的房屋，左手是桑田，右手是麦田和油菜地，油菜花散发着清香。来往船只通过桥洞下，往上游去的船有纤夫在岸上喊着号子曳着纤索前进；而往下游去的船则悠悠缓缓地顺流而下，靠近桥时落下船帆。上下船只在通过桥下时都把船橈斜倒，轻快地穿过，出得桥来又都重新竖起船橈，好像有灵性的动物在动一样。在港口长大的我辈，听惯了“出船”、“入船”，这个词汇用在眼前这座桥下才显得更加贴切。

河床很窄，上下船只将能通过而已，所以船在我面前擦肩而过时，我甚至听到船上的小家伙看着我在交头接耳说“洋先生”。每条船上都是一家人，大船上甚至是几个家庭组成，叼着长烟杆的老爷爷悠闲地看着年轻人劳动，旁边可爱的小女孩还抱着小弟弟玩耍，狗儿也混在家人中欢闹，船主人的老婆也比日本女人显得勤快而整洁。

时常有素雅色调的船帆驶来，那颜色非常之谐调，我在上海港口第一次看到那种帆的时候，我甚至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画家。

昨天在宝带桥畔与一位画家谈到这种颜色时,他说往年桥本关雪^①在文展上一鸣惊人的《南国图》上,把船帆染成金色,就是对夕阳西下时这种船帆的印象的摹写。我当然是承认这一点的,而且我认为他的艺术感觉敏锐,他曾经发表的《迟日》画面表现的那种悠闲的春日情绪更值得尊重。那种两匹两匹地被栓在一起、安静地俯首行走的马在苏州随处可见,这才是春天悠闲情趣的浓缩,他的感兴多半是来自苏州的,所以我来到苏州后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他感觉的锐敏。

我不是画家,但是此时我的脑海里也勾勒出了几幅图画;我不是诗人,但不知何时我的脑海里涌现了长篇的诗歌,二者浑然一体,脑海中翻腾着无义无韵无形无色的艺术的元素。我不知该如何去表现它,即使我尝试着以绘画的形式来稚拙地表现,也不能充分地抒发我现在艺术的情愫,用诗歌的形式也是一样。不管依靠哪种形式都将是片面的,明清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们所采取的手段,正是被这种意境所逼迫出来的。而我沒有一项擅长的,即使假定我也身怀三绝,我并不想把这三种艺术机械地组合在一起,我希望浑然天成的艺术,而不是人为合成的,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实现理想的才能,我不禁涌起对自己的蔑视,悻悻地离去了。

然后我想到去郊外,我一边毫不顾忌地吃着今天早晨买来的包子和油糕,一边向东北方向走去。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前天骑驴前往寒山寺时路过的一条沿河小路,我看见了对岸的西园,留园好像在人家的背后。但是我没有向那里走去,而是沿着河的南岸走下去。路在经过了兵营之后,不知怎么就进入了狭窄脏乱的街巷,于是我就在城内迷了路。

我自以为虽然钻进了城内,但只要走下去就一定能走到郊外,但是隧道一般的巷子接连不断,方向也迷失了。我自暴自弃了,在

^① 桥本关雪(1883——1945):日本现代著名画家。

泥人铺买了戏曲人物的小泥人，又来到一家大香铺打算买沉香，但是那里却只有白檀。店主嘴里说着“最上等的沉香”，拿出来的香粉也都是白檀。我曾经看不起京都的香铺鸠居堂，以为到了中国沉香便会堆积如山，如今我对现代中国的低级趣味感到有些愤慨。男人手里的汗巾发出玫瑰的香气，那个也不坏，是的，不坏，但是我曾经在上海四处寻找，结果却一无收获，费尽周折，最后几片红褐色夹杂着几许白色的沉香木片像标本一样地摆在我的面前。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不熟悉这里的老字号，但这文雅的老大国给我这如此渴望的东方书生以一两炷沉香又有何难！

某本小说写到焚香的方法，谓最初在密闭的室内燃香，待烟雾消散之后，再进入只残留着香气的室内，对这种讲究我曾经十分敬佩，但如今的中国可还有如此雅兴？不过看到各处香铺都堆放着小山一样的白檀等木片，寺院的大香炉中更点燃着大把的线香，使人不得不赞叹物资的丰富。如果在日本人们总是精打细算地购买，细水常流地使用，就连熏香品茗时喝的茶都像麻雀的泪珠一样的一点点，我甚至不觉得日本用的白檀跟这里的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不愧为大国，什么都是大大咧咧的，不过小国民中渺小的我，面对小山一样的白檀我还是念念不忘那一点沉香。

在周围一片“顶好的，顶好的”的推销声中，我不由自主地被迫买了那冒充沉香的白檀，我提着它专拣人力车与驴马来往的道路，因为我认为这种路一定能通向某个城门，所谓老马识途，我不禁独自暗笑。不久我就走出了一个城门，那里却横卧着一条铁轨。铁轨虽然扫兴，但沿着它向东走下去，就能走到车站，就有人力车，坐上人力车就能回到旅馆。当我放心地沿着铁道前行时，路又变得狭窄了，我不得不过一条铁桥。我一向害怕过桥，胆小的我一看下面就头晕眼花，一看上面就腿脚打颤，浑身冷汗。走着走着又有河横陈面前，而且更大，我急切地来到铁路堤下，要寻找一条人能渡过的桥，忽然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东西，便大步流星地走去，那不

是桥，是大画舫！

潺潺河水中，华丽的画舫徐徐行进，这是我在杭州、苏州还有秦淮、扬州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船室分为三个部分，屋顶和柱子的样式相当复杂，帷帐取代了普通画舫郁闷的木板门，四根柱子一目了然，屋顶垂下短幕，悬挂着红绿各色玻璃提灯，像节日一样华丽。身裹绫罗绸缎的男人们围桌品茶，近前一看瓜子皮乱七八糟，所幸从这里是看不到的。得寸进尺地说，如果那厢再有女角唱一出昆曲，那吴门一刻值千金的春宵就更添上千金之价了。大概往时曾有过那种事情吧，唐伯虎、祝允明之辈活跃的吴门，这种风流无疑应是家常便饭。船舱中央好像有女客，罗幕低垂，中间仅留一缝，当初唐伯虎追画舫的故事，大概就是因为有人从那里伸头一笑发端的吧，帘幕下人影隐约可见。两舷各有七八人操棹，协力划船。船行慢如牛步，好像对那灿烂的日光恋恋不舍，充满着古典情怀。

现代文坛的某才子在江南游记中嘲笑西湖画舫，谓此等简陋的白色阳伞遮盖的小船如何能称之为画舫。的确西湖是简陋的，有许多名不副实的東西，但是西湖也有名副其实的画舫，帘幕之间还有姑娘隐现。不能因为自己的丑陋就吝于成人之美，我辈胸怀阔大，即使迷了路，吃尽铁桥的苦头，仍然对人之美称赞不已。

大画舫在曲水尽头，驶进了麦田，在嫩绿万顷当中继续缓缓西行。远处虎丘滑入眼帘，塔影妩媚，太阳西下，周围一片暖洋洋，画舫渐渐变小，不知何时已溶进了万绿丛中。

适宜人渡过的桥附近并没有，但是我坦然地踏上了浮桥^①，我不去看桥下的河水，而想像着自己乘着画舫的情形，不久我就走出了铁道，来到马路，叫来了人力车。

大正十一年(1922年)五月上旬草于长江船中

^① 浮桥：若干船只首尾相接，以供人从其上到达对岸。

四、南京情调

马车一驶进南京城门,气氛立刻沉静下来。我曾先入为主地认为城内都是密密麻麻的民家,但是眼前的景物马上修正了我的偏见。穿过田园的马路两旁柳丝垂垂,那种宽敞的景象使我仿佛走在嵯峨一带^①。丘陵上星星点点的建筑,周围茂密的绿树,好像是哪里别墅。然后是红色墙壁的鼓楼——决不是耀眼的色调,而是非常雅致和谐调的红墙——出现在眼前。古色古香的南京似乎在抚着我的头亲切地说道:“欢迎你远道而来,穿过这个楼门,在你憧憬已久的南京的怀抱里安睡吧。它一定会使你感到舒适的。”

早晨从苏州出发时我的心情就很愉快,从车窗眺望油菜地和青麦田,不知不觉好像正旅行在日本的国土上。我涉足中国文学,现在为了了解中国又把自己置身于其间,但我还是热爱日本的。京调的音乐和随便擤鼻子吐痰的中国人我无法喜欢,只有面对自然美景我才心情愉快,我读起戏文,把我愉快的心情继续保持下去。

从镇江上来一位和善的小个子老婆婆,我擅自断定她是南京人,正与我们看惯的娇小文雅的京都妇人相似的情调,我肯定我在脑海里想像的南京风俗一定能够适用于这位老婆婆。经过了上海、苏州的我,好像从大阪回到京都一样感到安心和熟悉,连栖霞山前的景色也变得酷似京都了。

翌日早晨,在去领事馆回来的路上登临北线阁,在山脚我对车夫说:“等我一会”,他回答说:“请您慢走”。我真心地感到高兴,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杭州、苏州,我没有从车夫嘴里听到这一句,苏州的马夫在观光途中再三讨要酒钱,上海的车夫只知贪得无厌。

^① 嵯峨:日本京都的名胜。

今天车夫的一句话,好像劝我不仅慢慢观赏北线阁,还要慢慢游览全南京,对于最讨厌匆匆忙忙的我来说,这正是无上的殒应。

从北线阁的窗子望下去,全南京都在默默地对我敞开他的胸怀,玄武湖清澈澄明,好像草坪一样的地方仔细一看又是一片冢群,啊!我真的很喜欢坟冢,它是一种风物保存丘。

在我的前面已经有两个乡下人似的男人,其中一人指着东方下面的一座寺庙对我说道“那个地方……”云云,我以为他正在指点我寺庙的名称,便拿出本子说“写字写字”,但是他们却莫名其妙地不肯写,我便主动写下“栖霞山”三个字,一边交替地指着远山和本子,一边用笨拙的中国话问道:“那里最高的是栖霞山吗”?他们疑疑惑惑地看看我的本子,又看看山,两个人就讨论起我写的字来。这滑稽的禅学问答就这样结束了。他们走了以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回想刚才的那一幕,大概这两个乡下人看我西服笔挺的样子,便来向我询问那所寺庙的名称,当然他们不会知道其实我20天前刚从日本来,昨天才到南京。不过我辈居然被中国人——尽管是乡下人——认做南京通,真是荣幸之至,然而我的“写字写字”未免太拙劣了。我辈关于南京的山的知识仅仅是根据《桃花扇传奇》学到的“栖霞山”,而且还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确认——因为我相信他们具有指点给我寺名的知识和热心,但是似乎他们却从我这里确信那便是栖霞山,他们回到乡下,大概要向人吹嘘他们的栖霞山见闻了吧。(后来我才得知寺是鸡鸣寺,山是紫金山。)

仔细地看过涂写于四壁的留言,我下了北线阁。出去时给守门的道士留下了数枚铜板的香火钱,这里不像其他地方向登阁者索取通行税,让人心情很愉快。上海龙华寺实行门票制度,汽车进门征收五十铜板,登塔每人十个铜板。杭州寺庙的和尚看准人们要上车时,手疾眼快地伸出一个盆样的东西索取香蜡钱;到处有和尚借茶水名目纠缠不休,寺庙、和尚如此鄙俗不堪,令人如何能起

敬虔之念。到底是我那亲爱的北线阁道士,在我登阁时他无言地为我指路,当我下来时仍是默默地坐守在那里。我不禁为道教的明显衰退感到痛惜,但于这些小事上道士还能保持一些玄风遗义,让我感到些许安慰。

在杭州葛岭炼丹台,守门的道士忽然向我开口说话,我自信他看上本人仙骨可爱,将谓儒子可教,但苦于语音不清,便拿出本子,他却连连摇手,高声说道“我不识字”,让我不知所措。虽说为了领悟不可道不可名的玄风,文字并非必须的工具,但我没料到亲爱的道士先生如此坚决地超越文字。坦然地告白自己“不识字”,我愿意认为这坦荡的诚实就是那“道”的神圣所在。我再次倾听那道士的言语,原来他见我叼着薄荷烟斗,便要将火柴借给我,他的纯真与他的亲切,让我为之感动,虽然不识字,但是道士让我喜欢。我下得山丘,柳荫下车夫正坐在车子的脚踏上打盹,棉絮一样的柳花轻盈地飞舞着,南京的车夫让我感到满意。

一天我登上了雨花台,一路被兜售南京名物雨花石的十几个少男少女纠缠不休,他们手中的提篮里放着白色的瓷碗,碗中清水里红白各色的小石像玉石一样鲜艳美丽,我对这些可爱的孩子和美丽的小石很有好感,虽然“要不要”“买不买”的兜售让人心烦,我还是像个淘气的孩子王一样听从了他们的要求。但我在山顶挑选了三四盘准备付钱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欺骗,很不高兴。我以为一盘小石无非二三铜板,而他们却要一盘二十枚。平常我对旧书店二倍的高价都感到不快,现在这些幼小的孩子们却索要十倍以上的价钱,我觉得很生气。我扔下石头,大叫“太贵了!我不要了!”掉头就走,这是我辈常用的应战手法。

我生来讨厌讨价还价,如果我认为贵我就不买。不过我第一次走进旧书店时,偶然使用了这个手法,当我就要上车时,店主马上改口说只要一半的价钱,后来我便经常使用这个手法了。果不其然,现在就有一个看起来很温柔的女孩子追上来,妥协道:“外国

人,十个铜板要不要?”她诚实善良的表情显得很可爱。从一盘二十个铜板到一盘十个铜板,真可谓大暴跌,于是我买了一篮,不料那群孩子蜂拥而上,竞相降价,我终于被迫买了三篮。然后我的心情又变得像原来一样愉快起来,一边眺望南京城内,一边在山丘上徘徊。

有一天,我来到玄武湖,我想一直穿过堤防走到湖中小岛上去,一个划着船的十七八岁的少年劝我坐船。根据我的《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这个小岛是朝廷赐给庄征君的休养地,文中说道那是一所大花园,“园里有合抱的老树,梅、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有小说癖的我本欲实地考察一番,但连善良的车夫都极力劝我坐船前往,所以我便走下了汀岸。环岛一周船夫索要三十铜板,车夫帮我还价为二十铜板。

船在苇丛中和长满了水藻的肮脏的水面上行进了一段路程,便停靠在汀边,将我带到一个小祠堂里。当我再次回到船上,船居然又在沿着原路划去,我觉得其中有鬼,果然船夫说道“再拿十个铜板就带你周游全岛”,我的语言能力使我无力与他争辩,便压下心中怒气,只命他“快开吧!”

岛的对岸水深而清澈,紫金山影倒映水面,从东西横贯的古老的城壁上可以看到龙宫一般的鸡鸣寺和北线阁,钓鱼小船只影不见,只有我们的小舟沉浸在一片深深的寂静中,默默划桨的少年早已从小骗子摇身成了诗画的点景人物。我希望就这样任时间流逝,但是少年的头脑中好像只惦记着快到岸上收取船费,眨眼间又回到刚才的汀上,我跳下船,塞给他二十个铜板,少年请求道“再给十个铜板……我带你去了对岸”,我用日语骂了他一句“混蛋”,就跳上车里。那少年也不再追究,只是苦笑,旁边几个岛上的女人们也笑了,我也不觉为自己战术的成功而微笑了,对那个并不纠缠的小骗子也觉得几分纯真和可爱了。

据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人说,当中国人被处刑时,他们都哭号着

请求饶命,可是到了最后关头,又都从容就义,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无为”是中国人自古传承下来的、从自然和人为的压迫中锻炼出来的中国魂。上古从北到南发展过来的汉族为了自卫,为了对抗自然的威力而持续的努力,这种生的执着成为现实的实行的儒教思想;而对不可抗拒的事物则采取服从的态度,这就是虚无恬淡的老庄思想,他们沉湎于欲望时的尔虞我诈都是“儒祸”所致,而虚无恬淡便是“道福”。

雨花台的少年少女们啊!你们是善良的;玄武湖的少年啊!你也是善良的。你们要高价,但是我知道在你们的道德观念里那不是什么大错,即使不能如愿卖出高价,在那破颜嬉笑中你们的善良仍然隐约可见,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接受全中国国民的纯真的小算盘。

瞎眼的女算命先生让女儿牵着手,敲着钲走来,孩子肩上背着的三弦比她的头还要高,柳絮频频飞舞,满城春色集中在这一幅画面中。算命是我心仪已久的风俗之一,我从小受爱好中国文化的父亲的影响,孩提时代就知道一曲非常简单的明清乐《算命曲》,六七岁的时候我的家里经常回响着胡琴、月琴和琵琶的音乐声,还有西皮或二黄的曲调。母亲被命放弃了三味线,拉起了胡琴,姐姐没学筝却学了提琴,对我来说“算命”一词包含着许多过去的回忆。

《儒林外史》照例不忘描述乾隆时代的算命先生道:“才进了来宾楼门,听见里面弹的三弦子响,是虔婆叫了一个男瞎子来替姑娘(妓女)算命。……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岁,大运交庚寅,寅与亥合,合着时上的贵人合,该有个贵人星坐命。……将来从一个贵人,还要戴戴凤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

明代周朝俊戏曲《红梅记》里有一出《算命》,瞎眼老婆弹着三弦,明眼老翁摇着算盘出场,《传奇汇考》谓这出戏是“明隆庆、万历以前旧本”,则可知乃明代中叶风俗。似乎当时的算命先生不像现在鸣钲,而是拨弄算盘。乾隆时节的梆子腔有一出《算命》,戏中不

弹弦子,只摇算盘,总而言之大约算盘是旧有的,而钲是新兴的。

算命的随着有气无力的钲声走着,柳花在飞舞。被发贼破坏了的南京,没有了庙的南京,明故宫遗物陈列在简陋的博物馆的南京,水藻丛生的秦淮,浅薄无聊的新南京,这里传来算命弦子的琴声,这琴声传达出旧南京的面影——即使那只是闷浊的琴声——它给我这远来的旅客带来了喜悦。

货郎走过去了,往时货郎边走边说“大姑娘小媳妇!花一样的金步摇^①,可爱的玉搔头,还有梳子、耳环,梳妆的杂物……”,但是现在货郎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摇着粗糙的拨浪鼓走着。扁担上的小货柜,描着雅致的兰竹,虽然为了赶时髦,有时会镶上玻璃,但卖妇人梳妆用品的摇拨浪鼓仍延续着宋元以来的习俗。轻轻摇动一下鼓柄,便会发出懒洋洋的鼓声,那悠闲的鼓声是否已经把古南京的春意传达给你了呢?

大正十一年(1922年)七月

五、扬州梦华

寡妇一样的扬州,好像洗去铅华的老女的脸一样灰色的街道,无疑从前的墙壁是涂了白垩的,现在却暴露出灰色的破砖,摇摇欲坠,使人觉得不安。

一天我在这灰色的街中,去了一家更加灰色的地方。那里不规则地坐落着一些小平房,砖壁好像一触即倒,小窗户阴森森的,中间有一大块空地,我就站在了那里。土地是灰忽忽的,虽然正值春季,那里却寸草不生。地面有一些倾斜,凹处堆积着碎砖乱瓦,映入眼帘的全是冰冷的颜色和荒凉的线条。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里应该是非常明媚的,因为我徘徊的这个地方正是乾隆文艺史上

^① 步摇:妇人的发簪。

不可忽视的小玲珑山馆的废墟。

康熙、乾隆时代的扬州以盐业而致富,吸引了文艺之士,形成了一个郁然繁荣的艺术王国。扬州诗文聚会场所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以及郑氏休园最为频繁。马氏有瑄、璐兄弟二人,都爱好文艺和宾客,幸而家拥巨万之富,将别墅小玲珑山馆提供为文士和艺术家的俱乐部。山馆正在他的本邸对门,坐落着看山楼、红药塔、浇药井、透风轩、透月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梅寮等建筑,非常宏大。丛书楼是前后两栋的图书室,百橱藏书尽是珍稀,乾隆帝钦定《四库全书》时,从这里进献并被采纳的图书多达 776 种,足以想像其内容之充实。

这里的主人好客,门下食客不断,而且终身养之。有名的食客像诗人厉樊树^①的晚年,他能够完成需要搜集许多资料的《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等著述,也大半是由于利用了这里的图书馆。马氏对他的照顾非常郑重,不仅赠他住宅,还有佣人供他使唤,死后甚至供奉在马氏的家庙里。学者中有全谢山也是这里的常客,某时他得了恶疾,马氏出千金为他请来医师;朱竹垞那大部头的《经义考》据说也是仰仗马氏出资得以出版的。文界关于他的美谈颇多,当今慨叹食客凋落景况的又岂只是懒情的我一人!

这里经常举行诗文盛会,每人占据一张桌子,桌上摆放着两支笔、一块墨、一方端硯、一个水注、四张纸笺、一册《诗韵》、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箱茶果子等物。那些自负的诗人们,有髯的捻着胡须,没有的也许挖着鼻孔,冥思苦想出来的几首诗马上就送去雕刻,希望改订者必须在三天之内提出申请,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作品在城内一发表,好诗之徒争先恐后地加以评头论足:“这次诗魔(厉樊树)的诗很精彩!”“我认为髯老(金冬心)的更出色”等等,就

^① 厉樊树(1692——1752年):疑为清代文学家厉鹗,号樊榭,浙西词派重要作家。

连出现在《儒林外史》中的卖头巾的老儿一样的家伙大概都在七嘴八舌。这种聚会金冬心也经常出席,丁钝丁和方环山也出席,厉樊树当然更不能缺席,其他还有许多熟悉的面孔到会,作品并收进每人的诗集中。

诗会一完,照例另设一室,召开盛大宴会。诸君啊!请不要联想起我们每月文会之后在一休庵的普茶^①或纠森的川料理那简朴的饮食吧!那别室里的酒宴上有山珍海味,还有4名歌姬和4名伴奏乐手,各奏一曲之后,门屏忽启,请上二楼,那里更有红灯千盏,千娇百媚、年纪十五六岁的男女一队的音乐队献上乐舞,胡琴、三弦子、拍板,大约还要吹唢呐,敲铜锣吧,肯定是吹吹打打,热闹非凡的。有时还会即兴开始诗牌游戏,诗牌外观很像麻将牌,象牙制的半寸四角的东西,刻着作诗必要的种种文字,每人被分配到数十字到百余字,通过组合这些字来作诗,这种玩法是多么风雅啊!

以上决非我的臆测,距当时为时不久的《扬州画舫录》就是这样描述的。亲爱的诸君啊!我会近来之冷清就是因为没有马氏和郑氏提供那样的场所。寄语天下雅而且富的人们啊!谁为马氏?小玲珑山馆何处?

小玲珑山馆在靠近扬州新城东北隅、从东关街进去的巷子深处,已成空地,徒留一段荣华之梦。为我引路的古董店主指着地面一块凹处说“那是小玲珑山馆的北石墙根”,转身向南,又指着地面另一块稍大的凹处说:“那是园子的正身玲珑石的遗迹”,我不觉一股悲凉袭上心头。再听到“直到近年玲珑石还在,被段师长买去了,紧接着他二十八日就被罢了官,破落了”这段凄凉因缘,我的心情如果用中国式的夸张形容的话,那就是凄怆久不能止。因为中国有种迷信,认为移动大石必有恶报。我虽然没有为追忆往昔,要求郑重保护玲珑石的雅兴,但照此推理,那段某本是大兵出身,遭

^① 普茶:一种素食。

此报应也是理所应当，所以中国自古厌恶当兵的。在上海看的一出戏里，梅龙镇小酒馆的丫头说“上等饭菜是给官人吃的，中等是给商人吃的，下等的才是给你们军人吃的”，说得可谓痛快。

我被那里的简陋与污秽所迫，无意久留，很快就上车离开了。周围那些小屋里的女人小孩们从黑洞洞的窗户里好奇地盯着我们，在苏州游览了几处保存下来的名园的我，对这期待已久的地方失望了。但比起未留片鳞只爪的休园、留园，我还要庆幸我毕竟看到了小玲珑山馆的残骸。（回国后我才遗憾地得知现今小金山西边三贤祠就是纡园遗址。）

康熙、乾隆时代虹桥的繁盛非同寻常，有一首歌谣唱到：“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桡。”虹桥位于扬州城外西北不远处，文人墨客在此举行修楔韵事。市井士女乘船兜风，风流书生携着小秦淮一带的粉头游游逛逛，好似我国鸭涯风景。鸭水已经干涸，而虹桥一带浑浊的河水悠悠流淌，岸边洋溢着南方景致，桃红柳绿，三六九流都乘着画舫，荡漾在水上。行到中游时放船呼酒，摆上各种珍饈，有名的吴一山的炒豆腐、江郑堂的炖猪肉、汪南溪的鲜鱼，吃吃喝喝，唾沫横飞，鱼骨在桌上堆成了山，西瓜子皮噎了一地。

千百条船你来我往之际，“歌船”登场了。画舫往下游走时，歌船却逆流而上，为船中客人演奏各种音乐。首先是清唱，然后是十番鼓、滩簧、对白、评话等等，风趣可笑，以助酒兴。四方游客经过扬州，少有不到虹桥游玩者，虹桥真乃诗酒聚会之地。王渔洋任扬州府判事时节，在附近法海寺旁边盖邸宅，日日与诸名士游宴，想来我的冬心、板桥、高凤翰之辈一定也曾在这里纵情游玩过吧。

从天宁寺过虹桥，经过小金山，到达平山堂，这一带的河流中，也不乏泛舟其中者，但已经无法与昔日繁荣景象相比。在天宁寺附近的河两岸有建筑，再往西去，到绿杨村一带时就全然郊外景色了。从虹桥到平山堂一直都是如此，昔日的小金山、喇嘛塔还在，

但已不能讲述虹桥一带昔日的繁华故事了。只有静静的垂柳、默默的流水，女船主们收拾得头发一丝不乱，熟练地划着桨穿梭于其间，它向人们骄傲地展示着相对昔日虹桥桥畔的人工美，自然美是拥有怎样绝大的力量和品位的，这景象让我们旅客怦然心动。

虹桥本写作红桥，从朱栏跨岸，与翠杨相映而得名，后来修建了石桥，上面又盖了过桥亭，才改为“虹”字。但是现在桥上既没有亭，也没有朱栏，虹消失了，红也随着流水逝去了，只剩下冰冷的石桥为了实用的目的，依然横在河上。石上写着粗黑的大字“抵制日货！”任凭雨水冲刷也不褪色，令我感到悲哀。

不过我看到了五亭桥美丽的娇姿，让我感到安慰。中国特有的石拱桥上，那白石红柱黑屋顶色彩上的和谐，弯曲的桥洞、倾斜的桥上台阶、桥上直立的亭柱和有着美丽的曲线的屋顶，线条上也非常调和。那女性一般婵娟的身姿浮出水面时，像龙宫；又像洛水女神罗袜生尘，徘徊不已；用现代的说法又像是小姐们的海水浴。现在我们假定这就是康乾时代的虹桥，想像有小家碧玉的扬州姑娘划着船穿行于垂柳之间，不知不觉我们被这古典的情趣所深深吸引。是的，我们可以把虹桥稍微向北移动一下，不，这就是那往日的虹桥，因为我尽可能地要让我的幻想保持完美，它是我的权利。

天宁寺畔如今作为游船的乘船处有点热闹而已，但在乾隆年间我喜爱的昆曲剧——从安徽山区发展起来的现代戏之前的戏曲——在盐务署的直营下就在这里上演。那时的扬州在近代戏剧史上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场所，乾隆四十二年的敕令命设一局，附属于盐务署，改修古今戏曲，历时四年完成。《曲海》二十七卷的作者黄文暘和近代音乐研究史上重要书籍《燕乐考原》的作者凌廷堪等主持此项工作，然而如今在这天宁寺畔想要听一曲胡琴都不可得了。能给我的音乐癖带来些许满足的只有众僧勤行念经的旋律和轻快的锣鼓声了，不过这对我来说也足够了。

我再次游览过这条河岸，我和一个自诩拳法高强的跛脚古董商，乘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划的船，从小金山方向穿过虹桥，缓缓而下。一到绿杨村，随着鼓声和拍板声，传来了低沉舒缓的曲调，那是在苏杭一带没听到过的，幽静流畅，具备发祥于民间的民谣共同的情趣。我侧耳倾听，被那淳朴的情趣所打动，试问古董商，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下“唱道情”三个字，还准确地告诉我敲的是渔鼓，唱的是《珍珠塔》。

啊！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因为那正是我盼望已久的啊！现在的道情指的是一种说唱文学“鼓儿词”中喻寓劝戒之意的，起源于道士为普化众生而创作的离尘绝俗之语。现在我正在聆听的是鼓儿词的一种，曲调之苍劲，情感之丰富，是苏州、上海的书场里演唱的鼓词、弹词所无法比拟的，虽然我本想听那古典的道士的歌谣，但对目前传来的曲子也无不满，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国古代净琉璃的一种说教歌，那音曲的发展过程中无疑会包含着许多饶有趣味的现象。

从前板桥道人科举落第，闷闷不乐，作《道情十首》以泄胸中块垒；今日迷阳山人^①在绿杨村听道情，追怀扬州梦华。有大觉然后知大梦，未觉焉能知其为梦也！梦啊，醒来吧！醒来让我们看看你的脸吧。

大正十一年(1922年)八月

^① 迷阳山人：青木正儿自号迷阳山人。

竹 头 木 属

青木正儿

一、燕京的故事

从前有外地人进京,将他的体验写成一本小书,他悟道:京城像个糖腌果脯,嚼过了才知道不甜。今有迷阳山人效颦,谓北京像个糖葫芦,看起来很土气,味道其实清爽,酷爱甜食的人也许会感到美中不足。糖葫芦口味老少咸宜,制法简单,种类繁多。葡萄、海棠、山里红、山药、橘子、荸荠等等,多种多样,总之北京人无疑是认为很“好看”的。

韭菜和蒜,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的利己主义和乐天主义国民性的食物。自己吃滋味妙不可言,自己不吃,旁边人吃就臭不可闻。但是如果在乎别人的感受就不能享受此等美味,所以闻到旁人的臭气也只能是“没法子”,因此人吃我也吃,“彼此彼此,”相安无事,这就是利己的妥协主义。

说道食物,还有一种北京风味“馄饨”。其由来已久,始于金代定都北京时,原为野蛮人食物。宋程大昌《演繁录》云“世所谓馄饨者,虏中浑氏屯氏为之”。程大昌南宋初年人也,故此处所云虏者应是指金虏,如此馄饨的流行则应与定都北京同时共行。欲知北京必吃馄饨,不仅有以上历史意义,沉浮于高汤中的白色馄饨,呈蝴蝶形状,自有一种风情。韭菜、冬菜、紫菜、干海米、胡椒末,还有种种不知名的香辛料,洋溢着北方风情。

同为中国国民,南方人嘲笑北方人说“北京人民食必葱蒜,衣必红绿,戏必皮黄。盖北方人民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头味觉不畅快,无红绿则眼睛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朵听觉不愉快”(《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北方人比南方人感觉迟钝,诚为事实。迟钝则要求刺激强烈,迟钝的原因自然是由于气候寒冷,如此连侨居北京的邦人与侨居上海的邦人风气也有很大差别。但这不是迟钝,而是悠长,这决非坏事,乃迷阳山人所好也。

北京为音乐之都,睡懒觉的早晨,枕上便听见卖水的推车的轧轹声,比邻居浪荡公子的小提琴声还悦耳;剃头挑子与磨刀担子互相唱和,比对面时髦女郎的钢琴声还动听;裁缝摇着拨浪鼓,哗朗哗朗恍如《雨打芭蕉》之曲;卖炭的堂鼓,扑通扑通赛过击鼓骂曹;算命的横笛使人错当成按摩;收旧货的小鼓就像唱滑稽小调的。种种叫卖之声,有如老生,有如净;有快板,有慢板,收废纸的一声“换洋取灯儿”,有如老旦的哀切,深夜叫卖饽饽的长腔使馋鬼们几欲断肠。

鲜果店里坐着汉子,拿着两个小铜盘,互相敲击,像敲梨花大鼓一样,疾徐有致,招徕顾客。山人兴起,却不解何物,《燕京杂记》曰“京师旧卖冰者,以二铜盏叠之作响,以为号,故谓之冰盏。今卖果实者亦用冰盏,失其旨”。又《松风阁诗钞》卷五〈卖冰词〉“铜盘磕磕玉有声,寒食街前始卖冰”,可知原为卖冰的声响。

商店店头都悬挂“幌子”,十分有趣。幌子就是把自家所卖商品的具体象征挂出去,使顾客一望而知,是招牌的前身。把棉花搓成团,像个球一样用线吊着的是棉花店,挂着黄铜壶的是酒店,挂着瓔珞的是香店,挂着许多像牌位一样东西的是饽饽铺,垂着箭靶一样有黑星的三角或四角板子的是药铺,种类繁多,颇有意思。新店多已倾向于改用文字招牌,风流全无,不似幌子风趣易懂,不识字的小孩也能明白。

北方人声音比南方人高,日本老人声音通常浑浊嘶哑,而此地老人声音尖细年轻,一奇也。其中一个以嗓音尖细而出名的老人就是当今旦角亲王陈德麟,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声音像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一样清脆,真可以列为北京七大奇之一也。当今的红人梅某像吹哨似的尖声、梅某的妹婿之流徐某像蚯蚓似的细嗓居然能唱红,可知北京蠢人之多。相反程砚秋做工端庄,嗓音柔润,定会成为名角。

考察史实,女角兴盛则演剧呈现衰势,乾隆以后,相公流行而

昆曲亡，今北京女角一枝独秀，狂热捧红女演员的愚辈众多，谭叫天逝而天下秋，谭派嫡嗣余叔岩的拿手戏遭到冷落，却对梅某的眼珠大声叫好，令人大倒胃口。

大正十五年(1926年)一月

二、从春联到春灯

我在北京过了一次正月，当然是农历，年底哪里都是忙乱的，我辈闲人被称做溜达派，为了名副其实，就来到熙熙攘攘的东四牌楼大街信步走去，旁观街上的景象。

小吃铺的蒸笼里正蒸着年糕，冒着白茫茫的蒸汽，好像菱饼一样的糕上点缀着干枣、核桃、瓜仁、杏仁、青丝等等各种配料，正中染上红印，陈列在店铺前。点心铺店头圆圆的月饼堆积得像百万塔^①；纸铺用捉恶鬼的门神和给亡者在阴间的零花钱纸钱招徕顾客；香蜡店里驱散恶鬼用的威力无比的烟花爆竹正等着买主；小吃摊上锅里正翻滚着正月十五的元宵；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子上摆着青皮萝卜或红皮萝卜，正月中妇人女子为辟邪气吃萝卜，俗称“咬春”；小摊的毡子上天女散花一般堆放着装饰在月饼上的剪纸和贴窗户用的窗花；那边又摊开着廉价的俗唱本、日历和升官图之类；卖风神的利用谁家的空屋子挂起风筝，频频逗引着一帮小孩子，有吉祥的蝙蝠(福)、长尾巴的金鱼、神仙一般的美人、还有莫名其妙的入道风筝……；而那吊挂着天津粗劣的石版画的所谓画棚，有瑞气霭玳“大过新年”之图，有发财心切者喜欢的“财神叫门”图，有喜庆的“瑶池上寿”图，有子孙繁荣的“会亲家”图，稍微风雅一点的有西湖风景、四季花鸟和人人喜爱的戏曲图，都将贴在万家新春的墙壁上，使百姓为之气象一新。

^① 百万塔：日本的一种供养塔。

大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卖灯笼的，写春联的却好像是市井的隐士。灯笼大抵纸制，有鲤鱼登龙门形状的，有灿若明星的金平糖^①形状的、有与日月争光的大红圆灯笼、还有走马灯五彩照人。

喜气盈盈的红纸笺上墨痕淋漓，几对春联迎风招展，市隐先生正在那厢奋笔鬻书，桌上还摊放着几本作为参考的廉价石印本，顾客各自从中挑选符合自己心愿的句子。先生把着羊毫小楷沾着小锅里煮开的墨汁，一本正经地按照拨镫古法，悬腕直笔，极尽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八法^②之妙，作成大楷，颜鲁公^③也为之退避三舍，储河南^④也洗足，扔下几枚铜板，市隐先生的真迹便可到手。

正月以春联开始，以春灯结束。除夕各家把春联张贴在门上或大门两侧，对句都是祝福新春的，多是市隐先生的名笔。门扉对称张贴彩色的神荼、郁垒^⑤的门神木版画，门上挂钱数枚，用红、绿、紫各种色纸刻上种种网状花纹，中间还刻上“福”、“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天宜赐福”等吉祥文字，如果说春联好比我国门松^⑥，则挂钱就像七五三^⑦之饰。

幼时读过谁的文章，记得说除夕之夜是“古时人守岁，今宵不眠”，北京现在仍然称除夕为守岁，彻夜不眠，黎明祭神，鸣放爆竹，迎接新年。爆竹威势赫赫，无论贵贱贫富，万家齐放爆竹，其声响震彻都城夜空，打破游子的孤眠，俨然一场激烈的街头巷战。

满怀虔诚的善良百姓此时在“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神码前献上香蜡，垂南千张，供上元宝和热乎乎的饺子，行三叩九拜接

① 金平糖：一种糖果。

② 八法：运笔的八种方法。

③ 颜鲁公(709—784年)：唐代忠臣，因为在征讨安禄山时立了功，被封为鲁郡公，所以又称颜鲁公。是书法大家。

④ 储河南：即储遂良，唐代著名书法家，曾被封为河南郡公。

⑤ 神荼、郁垒：一对门神的画像，面相丑恶凶怪。

⑥ 门松：日本习俗新年时家家门口装饰松枝，称为“门松”。

⑦ 七五三：日本习俗男孩三岁和五岁、女孩三岁和七岁时，到神社举行祝祷仪式。

神之礼,然后一家团圆吃团圆饭,喝屠苏酒,天亮吃年糕,然后去东岳庙拜神。东岳庙在朝阳门外,道教之庙,此日首先拜此庙,然后到对面观十八地狱,顺路回家。朝阳门外大街,善男信女,来往络绎不绝,乞丐蜂拥乞讨,使“好心的老爷太太”无法脱身。

爆竹持续数日,一日到十五日琉璃厂开古董市,雅俗共济一堂挖宝。小孩子让大人买来玻璃喇叭,吃上糖葫芦;勾栏的姐妹熏沐靓妆,与年少冶游之徒乘汽车巫山戏游。又从一日到十九日白云观御开帐,每日借烧香出来闲逛者数不胜数,坐落于城北之喇嘛庙举行打鬼仪式,以吸引香客。

十三日到十七日乃灯节,长安万户灯笼高挂,其中十五日称元宵节,最为热闹。傍晚宫城、官府、民家各处点着灯笼,瞬间成不夜城。人人出来看灯,对各处灯笼评头论足,雅俗老若,大官人、老百姓,连盲人也去看灯,所谓瞎子看灯是也。街头摩肩擦踵,熙熙攘攘,灯光亮如白昼,令人目眩;锣鼓钹铙,铿锵震耳;朔风刺骨,大地冰封……俱往矣,现在大街上人迹稀少,灯笼亦无,只有小孩子提着小灯在玩耍,东四牌楼大街上有点心铺两三家,店头悬挂着绢制宫灯十几个,还有昔日元宵节余风。前门大街相当于京都的四条、东京的银座,已经实现了电气化,使东海游子徒增惘然。著名演员梅兰芳正上演《上元夫人》,对那种浓妆艳抹的女角我毫无兴趣。

春联大约开始于五代时,《蜀机书》中记载道:蜀国未曾降宋前年(宋太祖乾德二年,966年)除夕之日,蜀王孟昶命学士辛寅逊在寝殿门上贴上“桃符”,因为不满意其文笔,亲自执笔题下“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一般称此即为春联滥觞,虽不可尽信,亦可说大概开始于此时代。

所谓桃符,就是在两张桃木板上画上神荼、郁垒二神像,挂在门上,以驱除恶魔,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这个风俗的记载,大约始于战国末或汉初。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木,树下住着神荼、郁垒兄弟二神,其北有鬼门,乃百鬼出入之所,二神检阅出入百鬼,用苇

索缚鬼喂虎。由此发展为民间于除夕到正月，画二神之像于桃板，与苇索共悬挂于门户，以御凶魔。五代时桃符二神像，在爱好文雅的人士中演变为书写祝福新春对句，经过宋代更加盛行，到近世桃符完全发展为春联，二神像用纸印刷，成为门神，贴在门扉。现在门上的吊钱就是苇索的变形，将纸剪成网状，还残留着几分昔日绳子的影子。

下面举几个古人所作著名春联。苏东坡在黄州时，某年末来到王文甫家中，见其家正整治桃符，便戏题曰“门大要容千骑人，堂深不觉百男欢”。

赵子昂应扬州迎月楼主之需，题一联“春风琅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又应元世祖之召于殿上题一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明太祖爱好文学，对春联犹有兴趣。某年除夕，传旨金陵都中，上至公卿，下至庶民，门上必贴春联一副。帝微行，亲自视察，偶见某民家还未贴春联，明太祖亲自执笔为此卖腌猪肉的人家题联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随着春联的盛行，用途也逐渐扩大，不仅用于新春，平时时也贴在家屋的柱子和墙壁上。或应用于书斋，或应用于庭园；上至店堂寺观，下至商贾店头，只要有左右对称的柱子，就会撰写一副适宜的对联悬挂起来，所谓楹联（俗称对联）就发达起来了。风雅的楹联是建筑物的装饰，鄙俗一些的则是一种有趣的招牌，最吸引到中国旅行游人的就是楹联，好像就是向我们外国人夸耀文字大国的风雅。

爆竹的风俗也由来已久，汉东方朔著《神异经》（实际似为魏晋时书）曰：“西方深山中有兽，身长一尺余，犯人则病寒热，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竿拔有声，山臊惊惮。”梁宗怀《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宋高承《事物纪原》曰：“马钧始制爆仗，吴俗将纸裹硫磺曰爆仗”。即最初

是将竹子投入火中引爆,随着火药的发明,制成了与日本烟火同样的东西。而上文表明从宋代时就已经开始流行。

正月点灯笼的风俗始于何时尚不清楚,道教三元之说将正月十五称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皆大庆之月,此时长斋,诵“度人经”,福及上世,可以身列神仙。三元中中元与佛教盂兰盆同时期,向来道教模仿佛教,附会教祖后汉张角的天地水三元之说而捏造的。

三元又称三官,传说张角为人治病,写着病人姓名和得病服从神罚大意的书做三份,一份称奉天,置于山上;一份埋于地下;一份沉入水中,将此称为三官手书。上元点灯,恐怕是模仿盂兰盆的兰花灯,宋范石湖的《石湖乐府》之序曰:“吴中风俗尤竞,上元前一月已卖灯,谓之灯市”,灯市的情形咏于诗中,可知宋代已经有此风俗。南宋末周密《武林旧事》也记有此事,道“以苏灯”(苏州制品)为最”,可知此风苏州最盛。清道光年间,记录苏州风俗的《清嘉录》记述灯笼的情形,说画人物的有“老陀少”、“月明度妓”、“西施采莲”、“张生跳墙”、“刘海戏蟾”、“招财进宝”等图;花果有荷花、梔子、葡萄、瓜、藕等图;百族有鹤、凤、鸂、鹊、猴、鹿、马、兔、鱼、虾、螃蟹等图;细工巧妙者有琉璃球、万眼罗、走马灯、梅里灯、夹纱灯、画舫、龙舟等,可谓不胜枚举。

灯节期间最富有文学情趣的风俗是春灯谜,春灯谜就是将写有谜语的灯悬挂起来让人猜谜。根据《清嘉录》,灯一面贴于墙上,三面贴上谜题让人猜验,所以又叫“打灯谜”,猜中的人可以得到笔墨砚扇香囊果物食物等奖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说写诗词隐语、旧京(汴京,即今开封)诨语,以戏弄行人,可见当时尚未专记谜语。明末阮大铖戏曲中有《春灯谜》之作,表明当时已经盛行此风。近时将谜称为“商灯”、“春灯”、“灯虎”,谜与春灯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春灯大大地促进了谜的发达。收集春灯谜的书籍不多,早些的据说有《龙山灯虎》《灯虎千文》等,尚未见到。我在北京仅

得到《群珠集》和《玉荷隐语》的合刻本，民国以后的著作有《囊园春灯话》《遼汉斋谜语》《春灯新谜》等流传于世，现在随着灯节的衰颓，灯谜的风俗也渐渐衰废了。

灯谜比我国的谜语之类远为高雅，没有相当的学识，多数很难解。翻阅《群珠集》，见谜题出自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戏曲小说，文人戏作似乎也很多，著名的清末第一诗宗自称年轻时非常好做谜语。其构成法也多种多样，根据《清嘉录》有离合、谐声、别字、拆字、皓首、雪帽等二十四格，今试举一、二平易之例：

春寒赐浴华清池（打一古人名）

答案应为晋代的温太真。这一诗句出自尽人皆知的白居易《长恨歌》，咏杨贵妃太真在温泉沐浴之事，诗中暗含温太真之字眼。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打一器物名）

答案为镜子。此语出自《孟子》，舜的弟弟名象，弟忧，则为兄舜也忧；弟喜则为兄舜亦喜，而“象”与“像”谐音，人站在镜子前，随着人的喜忧，镜中人影也为之喜忧。

更加难解的是以古典为题，再以古典中一句解之，再举一例：

郁陶思君尔。（打《易经》中一句）

答案为“忧虞之象也”。谜题出自《孟子》，舜淘浚水井时，弟弟像要杀死他，从上面把井盖盖上了，还席卷了哥哥舜的财产，当他走进舜的房间时，却愕然发现本应死去的舜正在悠闲地弹琴，像做贼心虚，说“因为惦记哥哥，所以来看看”。易经的一句是卦像的说明，意为“表现出担心的样子”，但在这里却隐喻“忧虞（即虞舜）之象也”。

以上都是一些比较浅近的例子，艰深晦涩的对于我等浅学之徒很难猜中，即使知道了答案，也往往对其所以然感到很费解。

中国正月以春联开始，以春灯谜结束，这表现了文字大国的风雅，也让我们这些中国癖随喜。但是随着西洋文明的袭来，这种风

俗也渐渐衰落了,我希望这斯芬克司^①一样的老大国仍然像斯芬克司一样长眠,留着谜让世人去猜。

昭和二年(1927年)一月

三、烟盐闲话

1. 鼻 烟

我游学于北京时,缘日经常独自前往隆福寺,因为从书本上也许无法了解到的中国人的生活缩影,在那里非常典型地简洁地展现给人。陈列在货摊上的每一件物品,不仅仅让我感到新奇,还是教给我许多知识的良师。隆福寺的缘日是北京有名的盛会,我经常驻足小古董店的货摊,那里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小壶排列着,大小好像能装进口袋里的香水瓶,颜色、形状和雕刻都多种多样,一般是玻璃制的,也有好像是玛瑙等制,大多古雅可爱。我猜测它的用途,想来是用来装宝丹一类药物的,问鬻者,却无法听懂他的回答,只有呆呆地凝望着。

不久我请来了一位师匠教我中国语,我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向他敬烟,但他不吸,而是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件东西,原来就是那令人疑惑的小壶。他打开栓子,把一些茶褐色的粉末倒在手心里,原来这就是宝丹式的药!发出一股奇妙的香气,他吸入鼻子,用大鼻孔呼吸着,他告诉我这不是药,而是所谓“鼻烟”,容器就是“鼻烟壶”,至此我终于明白了。但是对于他吸的鼻烟的奇怪气味,我有好一段时间不能适应。

赵之谦是清末著名的画家、篆刻家,著有《勇庐闲诒》一书,专门讨论鼻烟和鼻烟壶,当时周继煦著《勇庐闲诒评语》,张义澍著

^①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的狮身女怪,常常让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就杀掉行人,后谜底被俄狄浦斯揭穿,她即自杀。

《士那补释》，对赵之谦之书都有所补正。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鼻烟流行的始末。

鼻烟，英语“SNUFF”，汉字写作“土拿乎”或“土那富”。本是西洋传来，明朝万历九年（1518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到广东，后到北京，献上故国的特产。其后清朝雍正三年罗马法王赠送给清帝的礼物中，有鼻烟和各种容器。同五年及乾隆十七年葡萄牙国王赠物中也有此物。清帝将它们赐给王族重臣或者外国使臣，于是也流传到民间，后来中国也能制造了。根据清初康熙年间王渔洋《香祖笔记》，彼时北京已经出现了制品，根据乾隆年间李调元《南越笔记》，称当时广东制品很好。

鼻烟容器鼻烟壶清初已经有了中国制品，根据王渔洋所载都是玻璃制，佳品系官中所制，远胜于民间制品，后来又出现了水晶、玛瑙、翡翠等奢侈品，清中期乾隆以来雕刻也变得精巧了，流行逐渐由上流社会到下流社会，盛况末期道光年间沈豫《秋阴杂记》曰“近日贩夫牧竖亦无不握此壶”，但不知何时又衰废了，我在北京看到的爱用者只有中国语师匠。鼻烟壶出现在缘日的古董摊上，却终不见有人来买，可知现在只有保守老派之人才用。

2. 下酒菜——盐

李白《题东溪公诗》曰：

杜陵贤人清且廉，东溪卜筑岁将淹。
宅近青山同谢朓，门垂碧柳似陶潜，
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
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精盐。

水精盐就是上等的岩盐，因为形状宛如水精即水晶而得名。根据《梁书》梁朝天监年间天竺王献纳品中即有此物，称从恒河水中取得。另梁元帝《金楼子》一书中载胡地（即今日蒙古和中亚一带）从山崖采取白盐，日光照耀下，透明似水精。后世《大明一统

志》撒马儿罕土(今日俄领中亚一部分)产水晶盐,坚致透明如水晶,加工造钵,用水湿润,放进食物,便有味道,如此《金楼子》所谓水精盐或许就是产于撒马儿罕的。总之盐是从外国输入的贵重品,中国本土出产的天然盐叫“池盐”,池中咸水每年于春夏之际,在日光热力下,自然凝结成盐,产于山西、陕西、甘肃等地。晋朝郭璞作《盐池赋》以吟咏,而东溪公家作为酒菜拿出了水精盐。

盐最适宜做下酒菜,我幼儿时代,在九州的乡下,往往听到一种叫做“角打”的喝酒方式,即用酒碗将冷酒一口气喝光,而最妙的下酒菜就是舔一口盐,所以酒馆门口大抵要预备一碗盐。后来酒杯代替了木酒碗,米饼片之类代替了盐,野趣变成了俗趣,酒徒的味觉也变得迟钝了。

我生来理解酒中趣,一直为我因为是个孩子,不能体验“角打”的妙处而遗憾,但是盐味我是知道的。比较讲究的是“煮白石”,这是原北京大学教授的某君教给我的,就是用猪油炒白川沙一样的粗砂,再加上盐而成,舔砂饮酒,菜名颇有仙气,我十分中意。但我还是更喜欢纯粹的盐,晚酌时我习惯一般要用生菜沾盐,有时还只吃盐,相当美味,年来受到专卖局监制食盐的恩惠,借此机会唱一出盐礼赞。

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二月

四、河 北 偶 谈

阵中古董店

日清战役(即甲午战争)初期,著名金石文字学家吴大澂^①先生在中国军阵中。先生字清卿,号憲斋,苏州人氏,著有《憲斋集古

^① 吴大澂(1835—1902年):清末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字清卿,官至湖南巡抚,甲午战争时,曾督湘军出关御敌,兵败革职。在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方面创见颇多。

录》、《说文古籀补》、《恒轩吉金录》等专门著作，作为籀书的名人在我国也受到尊敬。

吴先生研究周代铜器铭文，他指出这种籀书^① 字体，比一般的秦代以后篆书^② 字体古老，他的研究成果，补充了后汉许慎《说文解字》所举古体文字的不足，所著《说文古籀补》也成为文字学史上的划期之作。吴先生有彻底的籀书癖，他曾经作过高官，甚至在批阅公文时也使用许多奇形怪状的周代籀书，令书记和事务官茫然不解，只好谦卑地请教，吴先生便得意地一一解释。

吴先生收藏了很多古铜器和古瓦古印之类，把玩这些是他最大的乐趣，他甚至还在日清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他是湖南巡抚，即行政长官兼师团长一样的要职，他亲自请缨，担当讨伐日本的先阵。据算命的说他有封侯之相，元旦更梦见有一大鹏鸟自天而降，而此时日本驻朝鲜公使名大鸟圭介，真乃吉兆，并自信湖南兵士枪法好。有人笑之，言知清卿者谓之痴，不知者谓之忠。先生率十万大军，宣称“不敢作出为将，人为相之望，但求马革裹尸足矣”，誓师出征朝鲜，保卫平壤。

但是先生到底是个金石学家，更是个金石狂，周代古铜器和汉代古印等须臾不能离身，带到阵中，日夜把玩，并为幕僚讲解。部将无法得到指挥，前线已经与日本军交火，他却在吸着鸦片，昏昏欲睡，炮弹落在屋顶，穿了大洞，竟毫无知晓，忽闻前线溃败，便昼夜兼行逃到摩天岭。

如此先生的爱玩古董都为日本军掠持，阵中古董店也破产了，先生被免职，回到故乡苏州，研究古文字，过着悠闲的晚年。这虽然是以文治国在中国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因见最近中国政坛军阀与政客跳梁，不免想起这一有趣逸事。事据李伯元《南亭笔记》卷

^① 籀书：也称“大篆”，因著录于《史籀篇》而得名，字体多重叠，春秋战国间通行于秦国，今存石鼓文即这种文字的代表。

^② 篆书：王莽时六书之一，即小篆。广义则指大篆、小篆的合称。

十。

昭和十一年(1936年)八月

五、王静庵先生追忆

1. 初次会面

我初次听到王静庵国维^①先生的名字大约是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秋天,狩野先生为考察敦煌发现的古写本赴北京回来后说在北京见到了戏曲研究家王国维,他收集了戏曲珍本,特别是《盛明杂剧》令人垂涎,其后不久在研究室找出了王氏寄赠的著作《曲录》、《戏曲考原》的合刊本,《曲录》附有宣统元年五月(明治四十二年)的自序,应为狩野先生归来后印成。铃木先生为二书在杂志《艺文》作了新刊介绍,当时《录鬼簿》是稀覈之书,王先生抄写,并赠与狩野先生,我也借光得以拜读。如此我的中国戏曲史研究就是从以上三本书入门的,所以王先生的大名经常浮现在脑海。

我大学毕业时,也就是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左右,罗振玉先生来到京都,不久他的女婿王先生也来了,我恨不能飞身往见,却苦于中国语不通,所幸闻得汇文堂主人说王先生会日语,而且其住所离我处不过三町距离,于是于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上旬访问了王先生。

王先生的寓所是一座二层楼的小房子,我在门口打招呼,正在厨房干活的女佣走出来,我沉着地第一次用中国语开了口,后来我才想到她是南方人,也许听不懂北京官话。但我的来意很明了,她

^① 王国维(1877—1927年):近代学者,字静安,清秀才。早年研究哲学、文学,受到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文艺思想的影响,后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以后以清朝遗老自居,并从事古史、古文字学的研究,对史学界也有很深的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在颐和园投水自尽,对其真实死因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

便冲着二楼大声地喊了一句，她的大大咧咧让我吃了一惊，不久楼梯上传来下楼的声音，留着辫子长得像个乡下人似的王先生出现在门口。

我被请进了客厅内，这间房间有六叠^①大小，摆放着汉籍和若干英文书，我本以为是戏曲方面的，却原来是晦涩的哲学书籍。王先生说没读过莎士比亚，问他中国戏剧，答曰一向不喜欢看。问音乐方面，答曰不懂音乐，但告诉我清吴颖芳的《史幽录》对音乐见解颇精。（后来我虽然细心寻求，却从未见过此书。根据目录，北平图书馆藏有《吹幽录》五十卷抄本，其稀覈如此，而先生博学亦如此。）最后我问到《曲录》将《西厢记》归入传奇部是否不当，先生马上说道那是错误的，然后从二楼取出《曲录》和《戏曲考原》的合刊本，赠给我。其他还说了一些，记不清楚了。先生是朴学之人，缺少艺术氛围，我有些失望，便告辞了。

几天后，王先生来到我的住所，先生久久地望着庭院，赞叹日本家屋树木茂盛，我拿出净琉璃^②本请过目，本想邀请先生去听《义大夫》，他却好像一点兴趣也没有。王先生寡言，我也少语，二人对坐，常常陷入沉默，我勉强问了一些元曲方面的问题，但王先生的回答都非常简单，谈话始终活跃不起来。

就这样我和王先生的初次会面不很成功，我已经不敢轻易去访问先生，在敲他的门之前，我应该先准备好问题。《元曲选》中有许多问题，但是太多了，毕竟我才刚刚达到提问的水平，那时我连《元曲选》的句读都不会，就把曲文贪婪地读完了。后来我听狩野先生说王先生把所藏《元曲选》的句读全部标点了，非常羡慕，尽管很想拜借，却没有勇气提出。

因为我的拘谨，终于失去了师事王先生的机会，不久先生就去了上海。先生在京都时主要帮助罗先生从事金石古史的研究，从

① 叠：日本计算面积的一种单位。

② 净琉璃：日本戏剧的一种形式。

那以后就从研究戏曲转向研究史学了。《宋元戏曲史》出版于大正四年(1915年),其稿成于大正元年(1912年)客居京都期间,此书就成为他的戏曲研究的总结报告。

昭和十二年(1937年)五月

2. 王先生的辫子

我曾经读过民国八年刊行的《当代名人小传》,在《王国维传》末段论到:

国维恬雅和静,学品并懋。唯至今犹垂辫以忠于清,则辛亥已有旨听人民除辫。以言立异,则又不类其行谊,是诚不可解。

姑且不论此言是非,先生正值壮年,也接触过泰西新文明,坚持留辫子的顽固举动,我不得不感到有些滑稽。但今天我才明白那条辫子是有着特别意义的。辫子就是先生的主义的象征,他的信念、节义和幽愤,都被牢牢地编入辫子中了。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我初次访问先生的寓所时,并没有注意他的辫子。大正十一年(1922年)四月在上海访问先生的书斋时,已经读了上文小传,不知不觉之间我的视线落在先生的辫子上。谈话当中,有人为了出版物一类的事情来访,望着先生走出书斋的背影,猪尾巴一样的辫子一直垂到腰际,他在灰色长袍上缠着腰带,像蒙古人一样的打扮。数年后即十四年(1925)四月,我游览北京西山的归途,到清华大学内的公宅去拜访先生,当然先生还留着他的辫子。

那时先生说“我还不知道西山”,并补充说自从住进这里,没有去过城里一次。我听了联想到那些王朝代兴之际,数年足不入都城的古代先贤风格,充满了尊敬之念和惻隐之情,不禁低下了头。

先生问我到这里主要打算做什么,我答曰想看戏,关于元以前的戏曲史已经有先生的大著,自己便想搞搞明以后的戏曲史。先生谦逊道自己的著作不足挂齿,又说“明以后的戏曲史没有意思,

元曲是活的,而明曲是死的”,这时我感到一些反感,元曲的活文学当然已经是定论,但明清文学也不全是死文学。如果仅以词曲而论,明清之曲拘泥于诗余风气,缺乏生气,到底不若元曲天籁,但若就剧全体来看,并不一定比元曲退步。先生曾于其著《宋元戏曲史》中论述到“余谓北剧南剧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我也深服此论。我步先生后尘,稍稍得以窥元曲门径,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在资料搜集的丰富和眼光的犀利上,是无与伦比的。现在在没有发现新的珍稀材料情况下,先生的研究是不能做什么增补修正的,而明以后是先生的残羹剩饭,我甘愿拾先生牙慧。现在想来先生当时或许是恳切地劝告我应该采取精华,总之先生不屑客套的寒暄,直言胸臆的风格正是我所敬仰的。

先生居住的清华大学,离先生自沉的颐和园昆明湖很近,但当时先生说还一次也没有来过。先生曾遭遇清社既屋的悲运,慨然做长篇《颐和园词》,我等记忆犹新。先生如此执着于颐和园,咫尺之间,却从不走进,真不可思议。当时我将之归结于学究的疏懒,但现在看来应该是不堪“绿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苍苔石兽间”(《颐和园词》)之情吧。先生之高节始于颐和园,终于颐和园,而辫子贯穿其间,现在他留着辫子的身影也在我的眼前晃动。

昭和二年(1927年)八月